●時報書系496

天堂鳥

黃海／著

時報書系496

天堂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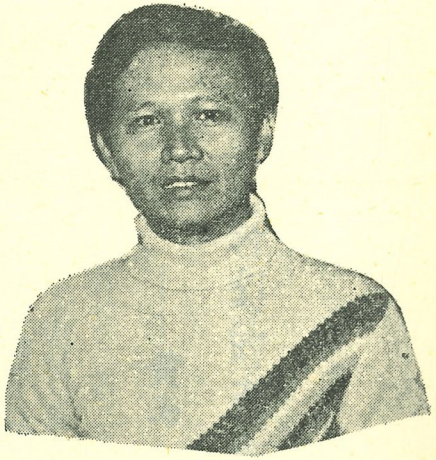
黃海／著

時報出版公司

科幻小說

天堂鳥

黃海著



黃海，本名黃炳煌，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生，師大歷史系畢業。曾任兒童月刊主編、僑聯總會總幹事、科學兒童週刊主編，現任聯合報編輯。他自稱是台灣的江西人，因爲他的父親是江西人，抗戰前即來台，光復後入籍本省，而母親是本省人。他生於台中，長於大甲，成年後又定居台北。

黃海於民國五十年代初期即開始發表爲數甚多的短篇文藝小說及散文、評論，民國五十年代末期轉入科幻小說創作爲主，成爲我國現代科幻小說的重要先驅之一。

黃海從事創作二十餘年，歷久彌堅。曾獲五十八年救國團當時的將經國主任頒發「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七十一年中國文藝獎章（小說創作類）。七十三年又以「奇異的航行」獲頒洪建全兒童文學獎小說類首獎。

黃海著有短篇文藝小說集「奔濤」（五十三年，野風）、「大火・在高山上」（五十七年，商務）、通往天外的梯」（五十七年，僑聯）、「悲觀歲月」（七十一年，水芙蓉）；散文集「迷霧征塵」（六十五年，水芙蓉）；評論集「人在宇宙中」（六十九年，水芙蓉）。

此外，黃海的科幻小說有「一〇一〇一年」（五十九年，僑聯，六十八年改由照明出版，更名「天外異鄉人」、「新世紀之旅」（六十一年自費出版，六十九年，照明）、「銀河迷航記」（六十八年，照明）；偷腦計劃（皇冠七十三年四月）還有尚未出版的兒童科幻小說、短篇及長篇科幻小說廿多部。

科幻的藝術

——黃海「天堂鳥」序

沈　謙

第一次接觸到「科幻」，已經是十八年前的往事了。民國五十四年秋，我在建中唸高三，一位年輕而充滿熱情的物理老師，面對我們廿三班這一羣文組學生，屢次用科幻故事來誘導和啓發大家對物理學的興趣。

眞正讀科幻小說，則是民國六十四年，黃海兄送我一本短篇科幻小說集「新世紀之旅」。最近他完成長篇科幻小說力作「天堂鳥」，在臺灣時報副刊連載（七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五日），繼而由時報出版公司印行，特地要我作序。我個人對科幻小說是「有興趣，欠研究」，但一向標榜要做「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何況在享受科幻之餘，始終未盡反哺之責，也就在「冰炭滿懷抱」的心情下，重新對科幻小說作了一番感性兼理性的認知。

科幻小說是藝術作品嗎？

在國際上，美國自一九二六年起曾出現科幻熱潮，但有許多作品只是純消遣性的，往往寄身於低俗的雜誌中，並無嚴肅的文學價值。直等到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布雷柏利（Ray Bradbury）的「華氏四五一度」、「火星紀事」、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年」、馮內格（Kurt Vonnegut Jr.）的「第五號屠宰場」……等出現，科幻小說才在文壇上有了一席地位。

在國內，最早是民國五十年間的兒童讀物，有零星翻譯的所謂「科學幻想小說」，眞正開始嚴肅認眞寫作科幻小說的，首推張曉風的「潘度娜」、張系國的「超人列傳」和黃海的「一〇一〇一年」（後更名爲「天外異鄉人」）、「新世紀之旅」。此外，還有黃凡的「零」、倪匡的科幻小說，乃至於科幻畫（蒙傑）、科幻詩（羅青、陳克華）的出現，科幻作品，不僅是逐漸蔚爲風尙，而且除了以新奇有趣吸引讀者之外，表現了深刻的文學意義。

科幻小說到底是指什麼樣的作品？一般而言，當然是具有某些科技推理成分的小說，從寬廣的角度而言，應該包括社會科學幻想小說。民國七十一年文藝節「聯副」曾舉辦一項由張系國主持的「科幻座談會」，爲科幻小說正名，認爲它應該涵蓋幻想小說、科學小說、科學幻想小說等作品。

就科幻小說的內容而言，大概可分爲兩大派，一是人文派，一是科技派。最接近文學的是幻想小說，重人文精神，科技異想的成分較次。科幻小說如果過分賣弄科技，往往會被時間淘汰。

眞正具有深度的科幻小說，都含有深刻的人文精神，就正如同神話一樣。神話是民族的夢，神話的故事情節純屬虛構想像，却建立在現實世界的基礎上，表面上荒誕無稽，其內在的層面，却反映了人類眞實的理想、願望與情感。神話也是古代歷史的影子，幫助我們了解先民的生活和思想。就中國古代神話而言，愚公移山、精衞填海、夸父逐日等，表現了先民努力征服大自然的雄心壯志，也顯示了中華民族堅強勇敢的性格和不屈不撓的奮鬪精神。而牛郎織女的神話，却又以無情的星辰，轉化成神話愛情悲劇中的男女主角，眞實而深切地反映了人類共同的情感。天上的織女，不正是人世間佇立凝望的多情女的投影與化身嗎？（詳見拙著「神話、愛情、詩——中國古典詩比較評析」，尙友出版）

從純文學的角度而言，一切優秀的傑作必須既要具備永久的趣味，又要具備永久的眞理，科幻小說就如神話一樣，故事情節雖然屬於虛構想像，其內涵却反映了現實人生的問

題、顯現了基本人性。只不過，科幻小說主要是朝着未來看的。誠如姚一葦所說的：「『西遊記』當然是科幻小說，我們並沒有把它和『紅樓夢』撇開來。」（七十年聯合報小說獎評審會）嚴肅的科幻小說當然是屬於文學的藝術作品。

從「一〇一〇一年」到「天堂鳥」

在國內致力於科幻小說的作家中，黃海不僅是少數開風氣的先驅者之一，而且用力甚勤，十餘年如一日。他過去出版的文藝作品不計，科幻小說有：

㈠一〇一〇一年（五十九年一月僑聯出版，六十九年八月更名「天外異鄉人」增刪五篇由照明出版）

㈡新世紀之旅（六十一年十二月自費出版，六十九年八月照明四版）

㈢銀河迷航記（六十八年十月照明出版）

尚有科幻短篇小說集兩冊、兒童科幻小說兩冊，及長篇科幻小說「最後的樂園」，即將分別安排出版。

關雲（關紹箕）在「『新世紀之旅』評介」（六十二年一月十六—七日中華副刊）中推崇他

「並沒有拿過什麼『生物學博士』之類的學位，但他對生物學，尤其是遺傳工程學的了解，並不亞於一般專攻生物學的人。」並且呼籲說：「今日作家的責任，應該是把人們帶向未來，增進人們應變的能力。而不是把人們帶回過去，讓人們陶醉在歷史中。『未來的衝擊』作者杜佛勒（Ahin Toffler）博士說過：『科學小說將是未來學必修的第一課。』所以，我很盼望國內能多產生幾位像黃海先生一樣的科學小說家，以與西方科學小說家分庭抗禮——」

黃海的努力成果以及努力的方向，雖然是一條較爲特殊的路，但顯然已獲得文壇的肯定。對於科幻小說的寫作主題和方向，他自己强調：所有偉大的小說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關心人類往何處去的問題。「『新世紀之旅』三版序」中說得好：

「我只不過對於未來科學的可能發展動向，隨時注意，並預先想到將因之帶來對人類生活的可能劇變，加以幻想性或寓言性的發揮。說實在，我也不願人家說它是『科學幻想小說』，寧願它是寓言性的『科學文藝小說』，因爲我的科學知識不夠深厚，我不是要站在科學家的立場去預測科學的將來，而是以人文爲主，以文藝創作者的立場，把科學的材料運用到作品上，和科學家寫科學幻想小說偏重於科學發展的描繪是不同的。……中國人寫未來的幻想，至少也希望現在的中國人努力創造未來，而幻想絕不會永遠是幻想，總有一天會成爲理想，如果我們努力以赴，朝着一定的目標邁進，有一天更將成爲事實。」

基於對人類前途的關切，黃海從以往的短篇科幻小說創作，進而構思一部「文明三部曲」的長篇科幻小說系列創作。在「常懷千歲憂——『天堂鳥』後記」中，他作了如下的推想：

依天文學的說法，地球於幾十億年之後，終會因着太陽的死亡而毀滅。如果一切按照最樂觀的方式發展，未來人類不可避免的要進行星際殖民，以使人類的子孫脫離太陽系，綿延不絕，遍布銀河系。如果那時候，人能夠藉着科技永生不死，（將人的心智儲存在電腦裏，並以合成機器代替肉體）而擁有享用不盡的財富，凡事皆有機器人代勞，並使其他星球主動製造能源和設備供應母星球的需要。那時候，母星球的人類眞的成仙成聖而似神，可以長年遊樂，坐享其成，甚至放縱私慾。這一切不是完全滿足了人類「不朽」而又「爲所欲爲」的欲望？

基於這樣的構思：①人類經過浩刼，②追求永生變成永恒的機器人，並進行星際殖民，③變成機器人以後的社會；作者已完成了文明三部曲的後兩部。

文明三部曲之二，是今年七月十二日起在臺灣日報副刊連載三個多月的「最後的樂園」。作者原先的構想，是從近年來的種種跡象顯示，人口爆炸及生態環境的變遷，核子戰爭的威脅，人類的大浩刼也許難以完全避免，可能到最後，每一個富有的國家都像一條船，爲了自保而必須嚴防外國的人口輸入，爲了與環境作戰，更希望別國的人口越少越好。這時候有一位奉命去消滅他國人口，製造意外死亡的人，由於人口的「限額」，最後輪到必須由別人執行來「謀害」他，以資減少人口。「最後的樂園」後來改變結局，詳情請讀者等候該書出版。

文明三部曲之三，是在臺灣時報副刊連載，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印行的這部「天堂鳥」。作者首先假定，由於人類科技的進步，一切生活仍如在天堂裏的神仙，無所事事，男女濫交而發生怪病，而使人類設計兩種不同的男女試管——純潔無慾的人類品種，沒有慾望，最好的任務執行者。品質保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地球環境保護充實中心製造，西曆五〇〇〇年——分置兩個星球，使他們只知工作，而不知性本能，工作的成果則化成能源輸送到設計者的星球上。

全書分爲十七章，約十四萬字。主要的故事，是發生在陽美達——太空中的一個星球，富裕而充實的烏托邦，清一色的男性，只有極少數的長老知道女性的存在，對於陽美達人而言，女人是一種來自天母星的可怕的動物。而所有的男人都是最初萬老參在一萬年前携來的試管培養長成。在這裏人人無憂無慮，應有盡有。機器人製造機器人，服務人類，從事各種建設。而且有一套「人類永生機器系統」，維持人類永生，靠一座「思想心智性格捕捉拷貝機」，隨時收取人類腦波及心理狀況，輸入電腦，一旦有人肉體死亡，便從復活部製造合成

人。然而，活在這兒的人雖然永遠不死，却不甘心安於現狀，不斷去追索這一切的秘密，而且他們除了好奇之外，也有種種苦惱。終於揭開了事實的眞相。

文明三部曲的第一部，尙在黃海的腦子裏。

「天堂鳥」所帶來的問題

「天堂鳥」這部長篇科幻小說，是一部有限的文學作品，但是仔細讀完之後，却帶來無限的問題。它的題材是想像虛構的，但是其所反映的情理，却是既眞實而又深刻，耐人尋味。以下且就其較重要者略作探討。

(一)「永生」快樂嗎？

追求永生，長生不死，是人類千古以來所嚮往的美境，然而，果眞有那麼一天，人類可以永生不死，那又該是怎麼樣的情況呢？「天堂鳥」的主角之一，陽美達的統治者萬老爹，身爲萬民之首，與其所屬的長老獨享「女人」，他已活了一萬年，永久不死的人，却渴望死亡，曾經求死不得，一個身子死亡了，會由永生系統機器製造出另一個身心全同的人。這個

被稱爲創造者、萬歲、萬老爹的總管理者，爲什麼會陷入無窮的苦惱呢？他已經是金剛不壞之身，却對從前會衰老死亡的肉身有着無比的迷戀與羨慕。

再如書中另一人物博古今九千歲，在一千年前乘着電腦故障時逃出去，目的是爲了求安寧、求死，想回復到從前地球上有生老病死的自然秩序，因而在秘密基地建立一個仿造地球環境的社會。第十七章「本源」，博古今揚手指着周遭的環境：

「我們希望回歸到原初的地球環境，一個有各種動物活動的世界，一個有生、老、病、死的自然和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類生命都具有肉體的生機，有眞正的血脈在跳動，而不是機器的合成體，人的心靈不必寄托在虛幻的永恒上面，飽受『永恒無盡』的折磨與煩惱。」此外，在陽美達世界裏，太陽月亮竟是西起東落……

這種種的描述，象徵科技文明的產物違反自然，博古今要歸眞。由此也令我聯想到「韓詩外傳」記載，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的故事：

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

景子曰：「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

人類的最大悲劇有二，一是事事皆不能如願，一是事事皆能如願。「天堂鳥」中的永生不死，實在耐人尋味。

(二)對現實社會的批判

「天堂鳥」以人文與科技精神探索未來文明，對於當前社會（尤其是美國）的縱慾與性氾濫，有強烈的批判。男女被迫分開，是因爲發生怪病，最高的安排者（背後的人類）則希望長時間的隔離後，會有一種秘方，解決男女接觸時所產生的惡疾，且看全書末尾馬識途與明倫回到地球所屬殖民地星球的一幕：

「電視畫面呈現了一幅幅遠古時代男女濫交的情景，和有關的歷史事件：由於科技的進步，人類眞正投注於工作發展的時間非常的少，所有的工作全部交給機器人去辦，由機器人再去製造機器人，從事無盡的擴張與開發殖民的事業，人類只是星球之間的遊樂者，男男女女，盡情地貪求享受，直到最後一場可怕的瘟疫，以驚人的速度流傳於星際之間，給予人類當頭棒喝——所有的男人一經與女人接觸，他們下體的小鳥便潰爛脫落，全身也都痛苦不堪，人在生命的末了都改換成機器合成體，爲了解決這種可怕的疾病，同時也爲了生產足夠的能源，終於有了『天堂鳥計畫』，希望自動機器配合人類的聰明才智，在遙遠的天外一方，不斷的貢獻能源，也希望從中產生一、二位智者，不斷的探尋有關治療的秘方。這個神聖的工作，由於天母星與陽美達星在不知不覺中的合力探索，他們由相互對抗而至互相溝通，以至於首先由天母星發現隨著長久時間的隔離，疾病已不存在，而達成了一萬多年以來男女兩性首度的快樂結合……」

這樣的未來寓言，令我們聯想到生態環境的破壞，聯想到疱疹……種種人類的「作孽」，能夠不有所警惕嗎？科幻小說和其他小說一樣，甚至特別著重的主題，是人類往何處去的問題。黃海所致力的，不正是開創人類更美好的未來嗎？無論是正面的理想，或者是反面的警惕，都值得我們深思。

(三)「天堂鳥」的象徵和諷刺

由以上兩點的探討，我們了解到，永生可能不是永遠永遠的快樂，有了永生機器之後，活得最久的人，可能反而覺得最痛苦，最空虛，求死而不得解脫。同時也給予我們相當的弊端——自作孽，不可活。更應該懂得珍惜自己手頭所擁有的幸福。

除此之外，「天堂鳥」整部小說，充滿了象徵和諷刺意味，小說一開始，一艘外星太空船墜毀，陽美達的最高當局保密。因爲來自天母星的女人，對於男性社會將會造成腐蝕人心

的可怕後果。這一點也象徵集體控制社會，如共產主義社會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恐懼排斥，而某些高階層人士獨享「女人」，正如同共產黨高官又享盡物質繁華。

又如人心有善有惡，一心分爲二心，書中遂造成了兩個博古今，一個是「善」的象徵，另一個是「惡」的象徵，躲在不知名的角落，要製造女人來瓦解陽美達基地，至於書中的機器人，外形上與人類幾乎沒有分別，又似隱指機械文明的弊端，坐享其成的人類設計者，又想像了未來的科技殖民景觀……。

我想，到這裏，不必再往下說了，還是留一些給讀者自行尋味吧！

認識一個可愛的朋友，就正如同發現一座礦山，可以從他那兒挖掘到許多寶貝，我與黃海兄相交已近十年。本來對科幻小說是一竅不通，却由於愛鳥及屋的關係，從他那兒開闢了另一扇窗，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樂趣，一方面深自慶幸，一方面也爲廣大的讀者感到慶幸。黃海表面上看起來剛毅木訥，不善辭令，他的想像力却是如此豐富，關懷人類前途的愛心却是如此深切，令人嘖嘖稱奇。細讀「天堂鳥」，我要說的是：

「我的朋友黃海寫了『天堂鳥』如此可愛的科幻小說，既有生動有趣的故事，又有耐人尋味的啓示。請大家告訴大家，趕快來享受，透過『天堂鳥』的溝通，每個人都可以擁有黃海這樣一位可愛的朋友，就如同發現一座新的礦山！」

朦朧的幻境

——序「天堂鳥」

張之傑

黃海可能是全中國——包括臺灣和大陸——寫作科幻小說最勤的一個人。

「天堂鳥」是黃海的第一本較具規模的長篇科幻小說。他過去出版的「天外異鄉人」、「新世紀之旅」是由多篇短篇小說所集合而成，情節雖有貫穿，但並沒有這部小說構思來得這樣龐大，因此，對黃海的寫作生涯來說，「天堂鳥」可說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本書大意是說：人類在未來的某一時間裏已進行星際殖民，却由於某種原因發生了不可醫治的怪病，「設計者」就把男女試管分置在兩個星球上，由機器人照管，培養出一個統治者；再根據「設計者」的設計，培養出無數子民、複製出無數的機器人。「設計者」還設計了一部聖經——《乾元聖典》，使兩個星球上的男女，永守誡命，互不來往。兩顆星球上的

男女，生活無憂無慮，一切由機器人代勞；更幸福的是，可以藉着「人類永生機器系統」，逐漸將肉身蛻變成機器，成爲金剛不壞之身；但是，兩個星球上的男女仍面對很多問題，如：對人生的疑惑，對永生的厭煩，對異性的潛存慾望等等。尤其是後者，更是諸種問題的源泉。經過一萬年分離，最後，隨着男人星——陽美達星的統治階層解體，男女兩性終於復合在一起。這時，那種怪病已經被時間沖淡得不存在了。

全書篇幅，主要著筆於陽美達星統治階層的解體過程；而上述種種問題，尤其是來自女人星——天母星的「腐蝕」，是統治階層解體的主因。種種詭奇怪異的情節，雜遝的鋪陳在這條主線上，交織成一團朦朧迷離的印象，有如霧中看花，水中觀月；似眞還假，似假還眞。到最後一章才點出「設計者」的設計目的；使得讀者在未竟全書以前，更覺得飄忽莫測。

朦朧中，本書的主題意識很不容易看出來；即使看得出來，也不容易看清楚。有些地方，作者似乎有意用隱晦的筆法，使內容抽象化；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解釋。有些地方，似乎又有意淺俗，說一些俚語，作一些俏皮的描寫。人可以達成永生又擁有一切物質享受以後會怎樣？性對人生的重要性，以及老年人渴望恢復性的活力，永生不朽者對於回返自然的渴求，對集體主義的批判等等，形成本書的基調。陽美達星的統治者——活了一萬歲

的萬老爹，最大的期望，就是恢復肉身，重新享有原始的肉慾，是一個妙喻和寓言。書名「天堂鳥」，隱含有快樂男人的天堂世界的涵義。

對統治階層造作虛僞的揭發，描繪也生動深刻。統治者以《乾元聖典》的誡命鉗制人民，自己却早已違反誡命，偷吃了願望園中的禁果，每一個長老都有一個來自天母星的「玩伴」。而人民却不能有任何幻想，甚至連做夢都不能違反誡命，更不能研究任何有違誡命的問題。

影射現實，似乎也是主題之一。那場使得男女分家的怪病，靈感可能來自疱疹或後天免疫缺乏症；這當然也是對性氾濫的一種諷刺。其他影射現實的地方尚多，不必一一枚舉。

從這些簡單分析來看，本書似乎可歸類爲「反烏托邦式」科幻小說；但它不像一般反烏托邦小說那麼絕決，把科學看成根本大惡。書中一切因果都是「設計者」設計的，而設計的目的又是善意的；但是對於被設計者來說，這種善意的設計仍不免流於痛苦。在現實人生中，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情形？這或許也是本書的主題意識之一吧。

從科技的觀點來看，書中最令人叫絕的是「永生機器系統」、「思想性格捕捉拷貝機」等構想。還有未來的星際殖民方式：由能夠自行「繁殖」自製修理的機器人爲主力，在陌生星球上做開路先鋒，等於把整個星球當作一個自動化大工廠，人類則在另一星球坐享工作成

果，如果還要滿足「權力」欲望，或再往他處殖民，更可以像書中所說，統領大批試管和電腦、機器人，再到另一星球創造新世界。說不定在幾世紀以後，就可以眞正出現這樣的奇景。幾千年後，人類的子子孫孫也將散布在廣大的星際空間。

通觀全書，隱晦中仍能相當程度的透顯出作者所欲表達的義理，在科幻小說仍在起步階移的中國，能有這樣的作品已經相當難能可貴了。在中國科幻小說史上，本書當有其應有的地位；在黃海的寫作過程中，本書更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黃海是我的摯友、畏友。這幾年，我在推動科學普及（科普）工作，深深覺得科幻小說雖不能傳播正確的科學知識，却能增加人們對科學的親和力，間接上對科普仍有其貢獻。爲此，我也曾推動過科幻小說，自己也寫了一些；只是才質魯鈍，到現在仍不能輯成一個集子。黃海的大作，對我是一種鼓勵，也是一種借鑑。希望他不斷出書，把我的集子早日「激」出來。

目錄

科幻的藝術　沈　謙　一
朦朧的幻境　張之傑　一三
楔子　一
第一章　光環　三
第二章　剪腳　一〇
第三章　生日　一三
第四章　水晶球　二二
第五章　偵查　三四

第六章 神秘的呼喚 四二
第七章 誡命 六〇
第八章 放逐 七五
第九章 前哨站 九二
第十章 復活 一一五
第十一章 惡魔之髮 一三七
第十二章 極地 一五四
第十三章 四隻脚的動物 一七三
第十四章 破敵之策 一九一
第十五章 分裂 二一一
第十六章 天母星 二三二
第十七章 本源 二五八
常懷天歲鳥——天堂鳥後記 二六五

楔子

陽美達，太空中的一個星球，富裕而充實的烏托邦，生活在這兒的人，是清一色的男性，只有少數的長老，知道有女性人類的存在，並且獨享着女人的溫存，因爲，對於陽美達的人來說，女人是一種可怕的動物，與伊們接近會造成自己小鳥的損害、潰爛、脫落。

所有的男人都是最初由萬老爹在一萬年前携帶來的試管培養長大而成的。在這裏人人無憂無慮，應有盡有，機器人製造機器人，從事各種各樣的建設，服務人類，照顧無微不至，而機器人與人類在外表上幾乎難以分辨。這裏最奇特的一套設備，便是「人類永生機器系統」，它所賴以維持人類永生的運作程序，是靠了一座「思想心智性格捕捉拷貝機」隨時收取人類腦波及心理狀況，輸入電腦，一等人類的肉體死亡或意外解體，便從「復活部」裏製

造合成人，將原人的性格和思想灌入腦部，因此，活在這兒的人是永遠不死的。即使是肉體器官部分的損毀，也都逐漸由合成的機器取代更換，逐漸成爲金剛不壞之身。

然而，有些蛛絲馬跡顯示，有一種下體沒有鳥兒，上身胸部却長着兩個肉瘤的「外星人」，伊們雖然被稱爲來自天母星的可怕的敵人，却有一些好奇者，不斷地去追索伊們的秘密。更令人不解的是，爲什麼陽美達會是這樣的一個社會？那個被稱爲創造者、萬歲、萬老爹的總管理者，爲什麼又會陷入無窮的苦惱？

爲什麼男女兩性又要被分開，隔離成爲兩個不同的世界？

第一章 光 環

西方升起的兩個月球，明亮的光輝照耀着大地，那種淡淡柔和的色調，爲陽美達行星世界的廣大無邊草原，平添了無限的詩意。疏落的星點散佈在夜空，眨着眼注視着這個只有人類與植物的生活環境，永遠含露着無法表白的迷惘。

突然，從東方天際太陽沉落的那個方向，飛來一個發光的環狀物體，說時遲那時快，它就拖着長長的尾巴摔落在山麓邊的草原上，很快的起火燃燒，把遠近地方都照得通明，草木也嚇得發起抖來，星月也要爲之遜色。

一架巡邏艇在灰沉沉的山的那邊，疾旋着，朝起火處飛去，他的優美的姿態就像一種空中的舞蹈，迅速而有效的在失事的物體旁邊降落。

兩個綠色頭髮的機器人走出來，手裏各提着噴射式的滅火器，很快的趕上去，撲熄了燃燒的熊熊火焰。

「快快，看裏面的人是否還活着。」一個機器人說。

另一個機器人跟着衝上去，從殘破的機體間打開了一個巨洞，兩個人合作將裏面的一具人體拖出來。

那具人體只穿着單薄的衣服，早已被燒得只剩薄絲寸縷懸掛在身上，心跳和呼吸好像停止多時。當機器人細細檢視艙內情況，裏面還有一具人體，是完全燒焦了。他們再回過來看看原先的那個身體較完好的受難者，發覺這個人體有異。

「怪怪！」一個機器人說，指着那具完好人體的胸部：「爲什麼他的身上長着兩個肉瘤？」

另一個機器人看見那具人體的兩腿之間少了一樣器官，不禁驚叫了起來：

「哪裏來的怪物？」他再用手測試着人體肌肉的彈性，證明那是生物而不是機器人。他挖開了那人的嘴巴，再翻看他的眼睛，發現上面的血管與體液是眞眞實實的與此地的人類毫無二致，只不過外表長得不一樣。

他們把兩具屍體搬運到巡邏艇內，並開始與第二月球的太空管制總部連絡。

「報告總部，」綠頭機器人WG三〇四說：「不明飛行物體裏面的人物已經找到了，只可惜它墜毀後裏面的人也死了，不過，屍體的形狀很奇怪，那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一種人類造型，既不是機器人，也不是一般人類。」

「總部知道了，」是天樓蓋部長的聲音。「請快運送回來本部，不必多說，不必多說。」

那句「不必多說」已經是「保持機密」的指令。機器人就關掉電訊，迅速返航。颼的一聲，轉眼間已消失在黑暗的天際。

幾乎就在同一瞬間，一架巨大的圓盤形的物體也在失事的不明飛行物體旁邊降落，裏面走出幾個機器人，使用反重力裝置儀器，架設在機體的四週，將那架圓圈形狀的飛行體飄浮起來，移進巨型飛碟裏面，然後疾飛而去。

草原上，從四面八方聚集過來許多人，不斷的向着起火燃燒的方向奔去。馬識途夾在人羣中，他的身旁是那個喜歡與他開玩笑的搭擋牛般壯。

「你看見了什麼了？」馬識途問：「你拖着我去有屁用嗎？」

「也許是我們的太空船墜毀了，我們趕快去救救人。」牛般壯邊跑邊喘着說。

「不可能墜毀的，就算墜毀了，也輪不到我們來救，用不着去救！」馬識途說：「所有

的太空飛行員大部分是機器人，救個屁用？」

「機器人也是人呀！它是我們的防衛隊，怎能不救？」馬識途壯壯的肩膀碰了碰牛般壯的身子，向他挑戰似的說：「還是來玩玩我們的射水比賽比較有趣吧！」

射水比賽是他倆常常玩的戶外運動之一，它是利用人類原始的下水道器官，比賽噴射水流的遠近，可說是一種內部原能的顯現。馬識途最强的時候可以達到人體長度的一倍半遠，將近三公尺，他希望將來可以練到四公尺，成爲此地無與倫比的冠軍射水選手。

牛般壯聽了蠻不是滋味，因爲每次與馬識途比賽，都是牛般壯輸的多，偶爾也有贏的時候，他却出不了這口氣。此刻，他不表示意見，只顧向前奔跑着。

抵達起火燃燒的草地，已有許多人圍着，使用輕型的滅火器撲滅了火。人羣就在那塊被燒焦的草地邊停留着，議論紛紛。馬識途發覺附近的矮樹林有大片折斷的痕跡，像是遭了什麼東西的撞擊。

「是隕石吧？」牛般壯說。

「也許。」馬識途不置可否。

衆多的人在議論紛紛。地面上並沒有留下明顯的東西可供辨識，根本就無法確定到底是什麼東西引起燃燒。

牛般壯彎下身，隨手撿起一顆小水晶球，好奇地把玩着，用手拋向天空，當他準備接住時，却被突如奇來的另一隻手接住搶了去。牛般壯回頭一看，是一個防衛兵，一雙睥睨的眼睛冷冷地瞅着他，嘴角露着得意的笑。

「走開，走開！大家都走開！」防衛兵大嘴巴不用擴音器已經夠大聲了。

馬識途推了牛般壯一下，牛般壯猛不防向前衝過去，撞上了防衛兵，把那個防衛兵撞得翻滾在地上，他手裏拿着的小水晶球也掉了，就忘其所以的站起來，拍拍身子，打了牛般壯一下拳頭，重重的捶在他肩膀部位。牛般壯毫無所動，嘻皮笑臉對着他，却換來防衛兵的生氣，那張脹紅的臉，在明亮的月光下，散發着紅光。

「出去！滾開去！大家都滾開去！這裏沒有什麼好看的！別擠到這裏來。」防衛兵大喊着。

「是流星落下來，有什麼好看呢？」另一個喊叫着。

「不對！」有一個小童子忍不住反駁說：「我看到一艘太空船下來。是太空船呀！」

馬識途拉住那個講話的銀童亮，叫他別亂說，銀童亮嘻笑着自鳴得意，防衛兵走過來要把他帶走。

「他亂說的！」馬識途幫着銀童亮辯白。「他只是隨便講講而已。根本沒有這回事吧！

他根本看花了眼，對吧？」馬識途的目光轉回銀童亮，徵求銀童亮的認同。

「嗯！是的。」銀童亮瞧瞧牛般壯的臉，牛般壯正在朝他擠擠眼。「我以爲……我以爲我還在玩星際大戰——立體模型遊戲。」

防衛兵揪住銀童亮的衣領，再度逼問他：

「眞的嗎？你沒有騙我嗎？」

「我是小孩子，怎麼會騙人呢？」

防衛兵一把拉開銀童亮的衣領，撿視他胸口上的出生數字，並且使用高感度的電子攝影機拍了幾張照片。

「走開！大家走開！」防衛兵繼續喊着，「我們要開始工作了，大家別擠過來，沒什麼好看的。」

停在一邊的一輛小飛車，裏面進進出出許多人，正在進行各種測繪工作，地面上的燒焦味，隨着陣風撲鼻而來，使人感到飄飄欲仙，馬識途只能想像到這是在快樂室活動過後的殘餘現象。

人羣散了。馬識途牽着銀童亮的手走向草原，觀賞着西方一大一小的月亮，它的銀光在紫灰色的天空，就似兩個一大一小的魔眼，在注視着他們。

「銀童亮，」馬識途在無人處問他：「你到底看到了什麼？」

「是模型飛盤吧！」童子笑着說：「好大的模型飛盤，像個發光的大橡皮圈，我以爲是我們白天玩的那種。」

「也許吧！你今天被打下來了一架！」馬識途說：「是你夢想打贏早上這場仗吧！」

銀童亮臉上笑着，淺淺地罩着狐疑的霧。

第二章 剪 臍

巨大筆直粗壯的桿形建築物——萬年塔就聳立在黑暗的平原裏，就像一柱擎天，由裏面射出的光線，照亮周圍的一大片草木。四外是寂靜的，只有輕微的風聲彈唱着眞樸清寧的曲調，兩個大小不同的月亮已經逐漸向東方天際落下，星星躲得遠遠的，似乎就在等待着另一天的黎明。

建築物裏發光的牆壁散射着柔和的光，保育員和機器人不斷的在這幢人體保育大樓忙碌着，進進出出各個走道和房間。

廣播器發出了聲音：「萬老爹就要來了，請全體準備迎接。」

地道的電飛車無聲無息的停下來，一個金色頭髮、金眉毛，油光滿面的大漢走出來。保育大樓的人員列隊迎候。

「萬老爹生日快樂！」人羣不約而同的喊着：「萬老爹萬歲！」

一萬年來一直活在這個世界，在指導這個世界的萬老爹，豐潤而發紅的兩頰頻頻綻開了微笑，並頷首致意，金色的眉毛下精警靈明的藍色眼眸，令人望之有股凜然之氣，他的背脊微僂，却仍顯出他體魄的壯實沉厚。他就被幾個人引導着塔上電梯，直上三十一層。

在嬰兒培養部裏，一眼望去，是一箱箱的人造子宮，玻璃箱內，一個個細小而脆弱的人體，緊閉着雙眼，赤裸着脆弱可憐的身體，沉靜地躺臥着，偶爾會有一兩個伸拳踢脚的動作，似乎急於掙脫玻璃子宮內的束縛，他們長長的臍帶就連接着營養管，通到玻璃箱下複雜的生化儀器操作系統內。

「今天就讓他們出生吧！」培養部的主任玉樓春說。「今天是個好日子。」

周圍的人跟着鼓掌叫好。那些與人類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的機器人也跟着發生響應，他們還拉拉與人不同的綠色頭髮，表示他們的擁護。

「機器人保育員都準備好了！」玉樓春說。「就爲了等待今天這個日子。」

萬老爹臉上的幾條皺紋似乎一下子拉緊又鬆懈，眼睛亮閃閃發着光，他環視衆人，頃刻間心頭浮起的萬年滄桑、波浪，好像立時奔湧而出，他笑了，笑得並不爽朗。

「既然都已經安排好了，就這麼辦吧！」

音樂淺淺淡淡地飛揚起來，旋舞搖盪着、輕快的飄浮着，玉樓春打開了其中的一個玻璃子宮，另一個機器人交給萬老爹一只光能切割器，萬老爹閉了一下眼睛，喃喃地祝福祈禱着：

「陽美達星永遠的壯丁，現在就要出生了，我們請求慈悲的神加倍照顧我們，在我們永生的日子裏，看顧我們，引導追尋成聖的道路，這個世界的每個人，都有你所賦予的睪丸，所有的睪丸都是你給世界的祝福！」

萬老爹手裏拿着的光能切割器很快的切斷了子宮裏嬰兒的臍帶，嬰兒被拍了幾下，哇哇地哭出聲來，機器人就抱走，到隔室去了。

五百個嬰兒的出生剪臍儀式就算完成。

第三章 生 日

從西方升起的太陽，又紅又巨大，和過去千萬年來的每一天一樣，太陽的光芒絢爛溫馨地撫慰着大地，它像燒紅的圓盤，散射着光和熱，奇幻的光彩，輝亮奪目，在薄霧朦朧中，許多沉睡中的植物驚醒於黑暗退盡，光明重臨之時，零落的點點星光，怯羞着逐漸在天幕中隱去。

草原上的風聲是輕柔的，成千上萬成行列隊的朝聖者，赤裸着身子，以整齊的步伐，邁向那座聳立雲霄的萬年高塔的方向。

那座高塔的邊緣，仍然燃亮着千百盞燈光。成爲突出於平野上的醒目建築，它的形狀恰似人體下水道器官的倒立的樣子。幾乎就是頂天立地，雄偉無比。它是陽美達星球的神聖古

蹟，一種屬於人類的不朽象徵。

遠遠的望去，太陽就從高塔上面散播出光芒，一團隱約的暈暉，從那人體器官式的建築中冉冉上昇，直到最高之處，而後脫離塔頂，在雲霄裏閃亮，以它不變的莊嚴華麗俯瞰着大地，照耀着生靈，宣告陽美達行星一天的開始。

十個機器人在前面引路，用他胸部裏面的擴聲器播放出了歌頌之聲：

純潔之神，萬星之主，
我們熱切的期待仰望，
讓凡俗衆生分別成聖，分別成聖，
有一日，將要超渡塵世，抵達天界伊甸。

衆人齊聲唱和着，以肅然莊穆的情懷，訴說了胸中的期盼。馬識途在行列中，瞇着眼注視着地平線上的開闊遠景，這已經是他出生後的第七千三百零一天了。他結實的肌肉，看起來硬梆梆的，帶點古銅色，反射着陽光，微微發汗的身子，赤裸裸地走着，在晨光下亮閃閃的，汗珠似一粒粒的露珠黏貼着身子。

在馬識途身邊的牛般壯，拍拍馬識途的肩膀：

「今天要不要比一比，看誰的傢伙射程遠？」

「不想比了，沒意思，比來比去，還不是一樣，不是你輸就是我贏。」

「什麼？你說不是我輸就是你贏，」牛般壯聽出來馬識途在佔他便宜，不由得七孔冒煙。「意思是，每一次都是我輸啦？」

馬識途笑而不答，在他的記憶中，儘管有輸有贏，比賽人體的下水道射程遠近，還是蠻好玩的。

「待會兒再找你比個高下！」馬識途說。

草原上的雄壯隊伍，以富於生氣的步伐，邁步向前，朝着萬年古蹟前進，巨大的建築越來越近，人們仰着頭往上望，益感自己的卑賤與渺小，益感這座萬年塔在歷史的巨流中屹立，是何等的莊嚴神聖。

八千歲的白髮長長垂肩，在他的左右身旁分別站着六千歲和七千歲；在七千歲右邊和六千歲左邊，又各站着五千歲和四千歲，在五千歲的右手邊是三千歲，四千歲的左手邊又是二千歲，一排七個人，以八千歲居中，就在萬年塔的頂樓之處，俯視着底下的世界。

「很好，很好。」八千歲瞇瞇樂睜着兩眼炯然有神的望着平原上成千上萬的雄壯勇士。他轉首對右手邊的七千歲雲飛揚說：「我們的下一代，還是跟我們一樣壯，陽美達世界還有什麼不足的地方嗎？」

七千歲雲飛揚用手掀起垂掛在兩眼前面的銀色眉毛，笑着，笑着，嘴唇皺起來，臉頰鼓起兩朵紅色的肉球：

「再過一千年，他們都是一千歲了，而我也八千歲了，瞇瞇樂你老人家也九千歲了，我們的科學要成就，知識要繼續擴展，還要不斷的努力。」

「可不是嗎？」在八千歲左邊的六千歲，拉拉自己長可垂腹的鬍鬚。「那麼快，九千歲已經失蹤一千年了。要是他還在的話，也許他可以領導我們繼續向宇宙深處去擴展，九千歲走的眞寃枉。」六千歲仙風道骨，一付弱不禁風的樣子，說到傷心處不禁唏噓傷懷，眼淚也成串成串的掉下來。

倒是莫不見三千歲開朗些，他岔嘴說：

「嗨，算了算了，等一下萬老爹萬歲就要請我們去吃人蔘果，今天可是萬老爹的生日，我們要好好的振作精神，千萬別露出什麼悲傷的樣子。」

平原裏，十個機器人之後，站着的是高大雄武的千歲夫當關，在夫當關身後就是千千萬萬個陽美達星球的子民，他們跟着機器人播出的音樂節奏，唱出對純潔之神的頌讚與嚮往，聲音浩蕩，如滔滔江河，流瀉在亘古的時空中，太陽已高高自西方昇起，對甦醒的大地投注它的關懷照顧。

「我們等待榮耀的日子！」夫當關使用麥克風高聲喊着：「未來的千年萬年，將有無上的榮耀，我們將分別成聖——分——別——成——聖——」

高塔上的八千歲瞇瞇樂，以他微帶發顫的嗓音透過廣播系統回應着：

「我們一起努力吧！建造陽美達成爲美麗的家園。」

「建造！建造！努力建造！」千萬人的呼聲齊應着。

高塔上的擴音器播出一段輕快的曲子，接着瞇瞇樂又喊着：

「今天是萬歲萬老爹的生日，讓我們唱一首『生日快樂歌』來祝賀他，唱，唱，唱，開始……」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

萬衆歡騰，齊聲唱和，萬年古塔下的平原，充滿了一片祥和，是千年萬古以來所未曾改變的奇景。

一架亮閃閃的透明的飛碟從高空遠處逐漸下降，在人羣之間打轉着，並施放了五彩的煙霧，飛碟就在雲煙中騰游自如，並且利用它的擴音設備對羣衆喊話：

「大家好，大家好，萬老爹眞的感謝你們，我的兒子們，你們的努力不白費，萬老爹感謝你們……」

飛碟的速度變慢，幾乎就盤旋在每個人的頭頂上，萬老爹就站在透明的窗口邊，高舉雙手，微笑着俯視着大地人羣，兩隻散射着銀光的眼珠子，炯然有神的掃視着他的兒子們。

「好兒子！」萬老爹萬歲說：「你們都是好兒子，萬老爹感謝你們，會給你們獎賞的。」

「萬歲！萬歲！」衆人齊聲喊着，響亮得足以撼天震地：「萬老爹萬歲！萬老爹萬歲！」

馬識途也在人羣中隨着喊叫，在他有生之年，只有每年的慶典時候，萬歲萬老爹才在千萬羣衆中露臉，其他時候只有電視通訊中可以看到他的影像，他就是自有世界以來的衆人之父，難怪要受到全體人類的景仰。

「創造者，」機器人又改口領導衆人喊着：「你是我們的創造者，我們敬拜感謝你，感謝你！」

創造者，萬老爹，萬歲，管理者，這些名詞都指着同一個人，馬識途自從出生以來，便聽說了有關創造者的一些英勇神奇故事，他是一個開天闢地的偉大英雄，從深邃幽渺的太空誕生，經過漂泊掙扎，與諸般惡魔苦鬪，歷盡重重危難，才在陽美達星球建立了文明。

馬識途凝視着創造者，他赤裸的身體在形狀上與他的兒子們是完全一樣的，肌肉光滑有力，四肢結實如堅硬的柱子，兩腿之間的器官下垂着，像菓園裏的香蕉，當創造者的身體擺動時，它也會不期然的擺動着。爲了避免這種不便，平常工作時，人們就穿上了簡便的衣服，一方面爲了美觀，爲了可以利用口袋擺放要用的儀器或裝備，一方面也固定了身體下部那凸出易於擺動的器官，畢竟它只是在排泄時才會用到的部位，是無須要那樣囂張的露出來增加人體活動的不便。而現在，因爲是每日晨起的例行活動，人以他最原始的外形出現，目的就在回返自然，與天地合一。

創造者的身子在透明的玻璃窗中顯現着優雅的舉止與體態，當飛碟徐徐停留在馬識途的頭頂前方，馬識途不禁舉起了雙手，高聲吶喊着：

「創造者萬歲！創造者萬歲！我們感謝你！」

創造者被聲音吸引着，朝馬識途的方向注視，他紅潤油光的臉上，泛起了笑容，充滿了溫馨可愛，頭上金色的髮絲被身後的電炬照得更見耀眼輝亮，金色的眉毛伸展在那張看來脫

俗不凡的臉，很有挺拔之氣，即使歷過萬年滄桑，他還是創造者，管理者，馬識途不能相信眼前眞實的人物竟是一個偉大不朽的創造者，就是生養衆生的萬老爹，他應該不會與一般人這樣相似。

「謝謝！謝謝！」創造者就停在馬識途的正前方頭頂，他舉起雙手，迎接來自四面八方的歡呼聲。飛碟慢慢旋轉着。

「謝謝！謝謝！請靜聽我幾句話！」

羣衆的呼聲漸漸平靜，創造者繼續說：

「聽着，今天是個好日子，我們來慶祝一下，我爲世界創造了飛鳥，就是會飛的動物，這個世界本來沒有鳥的，從今天以後，就會有會飛的鳥在各處樹林野地裏棲息着，爲世界帶來另一種美好的景觀，我們就命名牠叫『鴿子』，以紀念創世以來和平幸福的日子，紀念與天母星的幾度交戰中，能夠安然無事，我們的領土和領空，依舊保持完整。」

創造者萬老爹說完了話，立時，從飛碟的側面窗子飛出了幾百隻的鴿子，他們展翼飛翔，飛入碧空如洗的天際。羣衆嘩然，他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什麼時候，大自然會有這種奇妙的動物出現，比起人造的飛行機械更爲優美動人。

「創造者萬歲！創造者萬歲！」人們呼喊着，從內心發出由衷的頌讚。

在馬識途身旁的牛般壯，猛地重拍了一下馬識途的背部，發出一聲尖銳的怪叫。他說：

「鳥，會飛的動物就是鳥，好好玩哩！」

「你的鳥兒却飛不起來！」馬識途打趣他說。關於這個「鳥」的字，在此地原來的意義，就是指着人體的下水道器官，現在被用來形容會飛的動物，全體不禁發出嘩然的笑。

牛般壯却忘形地跳躍着，狂呼着，做出振翅疾飛的樣子，手脚迅速地舞動，羣衆受了感染也一呼百應，瘋狂地蹦蹦跳跳，大地震動，彷彿千人萬人同時都飛了起來，羨慕那從未見過的鳥的自由自在飛翔，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使人在這個富有意義的日子更爲興奮了。

飛碟在低空盤旋了一下，掃過衆多的歡呼，而後嗖的一聲，疾駛飛去，在地平線的一端消失不見。

平原上的人羣慢慢的散了，他們從草叢間的一個個地下道入口走進去，再從地下道裏塔乘交通快車前往他們的工作地點。這是他們一天的開始。

第四章 水晶球

嬰兒室裏面，整齊地擺放着一架一架的小床，柔和的燈光下，許多白裏透紅的小臉兒，安詳地沉睡在小小的被窩裏，偶爾有幾聲哭叫從饑餓或尿濕的掙扎裏透露出來，綠頭機器人忙碌着，在幾百個床位之間穿梭，爲嬰兒們餵奶和換尿布。

音樂叮叮咚咚輕快地跳躍在空中，有如流水聲，輕瀉在人的心坎深處，讓人不自覺的舒服快慰起來。

「五百個，一共是五百個。」機器人A二〇一說。

許多參觀的人羣簇擁在玻璃窗外，注視着裏面的情景。一個嬰兒在洗澡盆裏拚命的拍水哭喊，保育員把它提起來，隔着玻璃窗，透過廣播器對大家說：

「這就是新生的人，每個人都有小小的鳥兒。」

玻璃窗外的十歲兒童們吃吃地笑着。馬識途對着小朋友說：「你們十年前出生就是這個樣子，還笑？」

保育員繼續說：「爲了紀念創造者的誕生日，我們選擇今天這個日子，使他們出生。」

馬識途忍不住用手抓抓自己身上的衣服，對着第九班的小朋友說：

「我以前出生時也是一樣的，每個人都是赤裸裸的來到這個世界，帶着他們不會飛的小鳥兒來的。」

「老師，」一個小朋友說：「我們今天看到天上有會飛的小東西，跟我們的小飛機不一樣，小得很，還會咯咯叫，那…」

「那就是會飛的小鳥兒。」馬識途也不知道那裏來的一股衝動和興奮，就在嬰兒室裏大聲喊叫起來：「創造者萬歲！創造者使我們有會飛的小鳥兒！」

綠頭機器人S一〇一的體態與馬識途長得維妙維肖，同樣是壯碩結實型的，他走過來，猛拍着馬識途的肩膀：

「老兄！安靜、安靜！別在這個地方大聲吼！」

馬識途赧然地笑笑，朝機器人一鞠躬，這些人形的機器，除了頭頂上的頭髮是綠色的以

資區別外，身上的五官及肌肉，無一不與眞人相像，馬識途就抓抓S一〇一的頭髮，放在鼻子邊嗅了嗅，裝模作樣的說：

「你好久沒洗頭了吧？」

S一〇一瞪着兩眼，朝他扮了個鬼臉，還把自己的左眼上眼皮拉開，露出晶亮的眼球說：

「我的眼珠子可是天天擦拭過的，要不然怎麼會看得清你。你可別亂來！」

「綠頭人別生氣了！」馬識途打趣說：「有空我請你喝一杯清涼果汁消消氣！」

「什麼！」綠頭人木訥呆滯了一陣子，忽然有所悟的發出咯咯的機器人式的笑聲。「你眞幽默！你眞幽默！」

馬識途，也跟着笑得合不攏嘴，直不起腰。

小朋友們你一句我一句地嘰嘰咕咕說個不停，好奇地注視玻璃窗內的世界。他們的興奮之情無可言喻，畢竟他們看到了十年來第一次誕生的小生命。

「五百個，只是五百個而已。」保育員說：「萬老爹批准了五百個，我們的試管完全有效的加以運用，每一隻試管都是一個人。」

「我們可以進來看看嗎？」馬識途問。

「按照規定是不行的，我們馬上要做長生劑的注射，使每個小娃娃一生都有快樂幸福的日子。」保育員說：「不過今天是萬老爹的生日，也是這些小朋友的生日，我們就特別開放給大家來參觀。」

在馬識途身後成行列隊的五百個小朋友，就緩緩的進場，參觀他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嬰兒。一長條光潔白淨的走廊裏，每個小孩都是身材差不多高，面孔也差不多近似，都是白裏透紅，頭髮是閃閃的銀白色。原來，每一批來到這兒的新生命，都有不同顏色的頭髮，分成金、銀、褐、紅、黑等五種，在馬識途所帶領的五百個人逐漸進入嬰兒室以後，場內在嚴格限制之下，不准出聲交談。

新生嬰兒在沉沉的睡眠中，看來只是個小小的人兒，那樣可愛雅緻，就似小朋友們小時候所玩的玩具一般，讓每個人由好奇、懷疑，而至產生喜愛。

「這麼小的人！」在馬識途身邊的小朋友銀童亮，他是第九班的班長，發出了驚嘆。忍不住伸手要去摸摸那柔軟的小生物。

「不可以這樣！」馬識途喊叫了起來，由於聲音過大，引起全場其他人的注意。

有一個綠頭人走過來，用手指着馬識途，瞪着眼睛看他，還把一隻手指豎在他嘴唇邊，意思是要馬識途自己別大聲說話，讓他覺得怪難爲情的。

人的出生，在這裏是一件大事，每隔十年就安排好新生的人口使之降生，因此，這些先生的兒童難免對於後生的小人兒懷抱着異樣的情懷，把嬰兒當作是珍奇古怪的小寶貝一樣看待，其實何止是十歲的兒童，就是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也有同樣的好奇。在馬識途二十年的人生中，他就眼看着小他十歲的人長大，就像現在的十歲兒童參觀嬰兒一般，他有同樣的興奮。

「老師，」班長銀童亮閃着疑問的眼光問他：「人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個問題以前不是講過幾次了嗎？」馬識途回答，他自己也有困惑。

「你再說一遍，解釋個清楚吧？我們都很奇怪。」

「人嗎，人像小種子，種在土壤裏，就慢慢的發芽長枝葉，所不同的是，人長的是骨肉內臟等等。」

「人就像樹木花草囉？」

「是呀！還有什麼疑問的？」馬識途說，「不過，人的種子是種在玻璃子宮裏面，經過培養到了一定的時候，就切斷臍帶，把他抓出來。通常都是萬老爹決定時間種種子的。」

「好奇怪喔？那麼萬老爹自己又是怎麼來的呢？」

「他是從天上來的。」

「種子又是怎樣來的？」

「種子就在試管裏面。」

「試管又是怎麼來的呢？」

「試管本來就有的呀！」

「本來就有的？那不是像神話所說的，世界本來就有的，萬老爹來到這個世界開始創造人類，就利用那些試管製造了我們？」

「試管？試管？」馬識途一聽到試管就頭昏。「試管本來就跟萬老爹在一起的，是他所帶來的。我們的歷史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清楚是清楚，但我們還是不懂，爲什麼人要靠試管種植在子宮裏成長，不能在泥土裏生長呢？」

「這個問題要先去請教玉樓春了，他是培養部的主任，他一定很懂得。」

培養部主任玉樓春是個九百九十九歲的人，從他衣服上的標誌就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在等待着升任千歲的官職，那黃黃的臉和皮膚，代表的是萬老爹特別眷顧的人，因爲正好與萬老爹的金黃色頭髮、眉毛等相調和。此刻，玉樓春就在發光的牆壁旁邊爲一些來參觀的人進行解說。馬識途領着衆多的小朋友慢慢走過去，向玉樓春行了一個禮，然後禮貌地問他有關

的問題。

玉樓春的黃皮膚臉，高貴地露出淺淺的笑，他的手指向天，黑白分明的眼睛掃視了衆人說：

「所有的一切都是從天上帶來的。萬老爹帶來的。我也是被二千歲金火鍊所造出來的，二千歲就是被三千歲所造，事情就是這麼簡單，一層一層往上推，推到萬老爹那裏去，就什麼都解決了。還操什麼心？我們要用試管種植人類，只是傳統，沒有什麼理由，就像我們世界是怎麼來的，星星怎麼來的一樣，這是哲學上的問題，我們是答不出來的。」

馬識途對着衆多的小朋友聳聳肩，彷彿在告訴他們，這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答覆。小朋友們一個個張大眼睛看著新到世界的小生物、小手、小臉、小眼睛、小鼻子和小嘴唇，這是個異於常人的小品種，眞不相信他們會從一個更小的試管裏成長發育出來，將來就成爲一個高高大大的人。那種力量是來自何處。馬識途看着自己一身壯碩的身材，不免覺得好笑。

保育員開始忙碌起來，穿梭於每個嬰兒床之間，使用極細的針頭，爲嬰兒施打一針「長生劑」，這是所有出生嬰兒第一天必須做的一道手續。

馬識途與衆人就退到大玻璃板外面觀看了一陣子，在悠揚的音樂聲中，他們離去，轉向另一幢樓房去參加萬老爹所舉行的慶生會。

人山人海，萬頭鑽動，人聲嘈雜，但却有一股韻律，顯示出氣氛的和諧，每個人手上都拿着人形的人參果在哨著、哨著，笑聲此起彼落，歡樂的光芒閃爍在每一張臉上和每雙眼睛裏，這又是一次所有陽美達星人種的大聚合，所有萬年以來的各類人物都在這裏集齊了，除了膚色和毛髮、眼睛的不同之外，臉上的皺紋並不能看出一個人眞正的年齡，除非從他們胸口上的數字烙痕，顯出的出生日期編號，才能加以判定。馬識途夾在人叢中，朝着舞臺方向望去，只見金光閃閃的人影一字排開，有七個人。

「那是千歲到八千歲！」馬識途解說者。

銀童亮眨眨眼睛不知所然地注視着。在他只有十年的生命之中，自然無法了解這個萬年歷史的世界種種，馬識途抱了銀童亮，在他白淨細嫩的臉頰上親了一下。

「看看前面，那些偉大的人物！」

銀童亮鼓起手掌來，爲這盛大的場面而歡呼。在馬識途高舉的臂膀下，銀童亮閃著怯生生的眼睛環顧周遭，千千百百個人，五顏六色的頭髮，把整個大廳點綴成一個花花世界。綠頭的機器人穿梭其間，端著飲料服務衆人，似乎連機器人也都個個沾染了喜意。

然後創造者出現了，萬老爹手裏拿著一份名單，宣讀着：「八千歲瞇瞇樂，升任九千歲！」掌聲如雷響起。創造者繼續宣讀：「七千歲雲飛揚升任八千歲，六千歲仙風骨升任七

千歲，五千歲雷電光升任六千歲，四千歲馬皮筋升任五千歲，三千歲莫不見升任四千歲，二千歲金火煉升任三千歲，千歲夫當關，升任二千歲……」掌聲同樣的響遍每一角落。

創造者停了一下，環顧四週，底下的人突然變得寂靜無聲，正在屏息以待。創造者以不疾不徐的語調宣布：

「下面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個人選，我們要從一萬個候選人中選出一個千歲，他就是主管……。」萬老爹故意停頓了一下繼續大聲說：「主管外太空事務的天樓蓋，由於他在過去八百九十年來的盡心盡力的表現，贏得了這項殊榮，我們熱誠的恭喜他！他是一個傑出不凡的人物。」

天樓蓋紅色的頭髮上戴著一頂發亮的飛碟型的帽子，意氣軒昂的走上前臺，接受創造者所頒贈的印記。創造者首先用一把光能鎗在天樓蓋的兩眉之間按了按，立刻顯出一顆發亮的金色的痣，然後創造者再湊前去，一一把二千歲到九千歲臉上原有的痣親吻了一下，算是完成了升職的手續。

會場裏面原有的平靜逐漸變成了喧嘩。馬識途瞥見培養部的玉春樓歪著臉、斜著眼，顯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

「到底擔任千歲、二千歲什麼的有什麼好處嘛？」銀童亮忍不住問。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大家都很快樂，找個事兒幹幹，演演戲囉，就是這麼回事。」馬識途把銀童亮從肩膀上放下來，又忍不住在銀童亮漂亮的小臉上親了一下。「我也是萬老爹，我來升你做個什麼職位好呢，你說說看。」

銀童亮抓着銀色的頭髮，思索了一陣子，噘著嘴說：

「升我百歲吧！」

「呵呵！百歲百歲，小百歲！」馬識途逗樂着：「這是你自己創造的，想得眞好，眞有意思。」

在馬識途身旁的一個綠頭機器人，聽了也不禁對他倆加以注目。因爲這裏根本沒有百歲這個官兒。

這時銀童亮從他口袋裏拿出一顆小小的水晶球，大約有眼球子一般大，就在馬識途面前晃了晃，讓馬識途着實嚇了一跳，那顆水晶球反射的光芒，眩目迷人，他趕緊伸手搶過它，悄聲附在銀童亮耳邊：

「你在哪裏檢到的？是不是好漢坡旁邊？」

銀童亮點點頭，露出神秘的笑。馬識途正要把那顆水晶球放入口袋裏面，猛不防身後伸來一隻怪手，將那顆水晶球搶了去，馬識途正要發脾氣，回頭看到一個綠頭機器人手裏正拿

着那顆水晶球，不由得收斂怒火，陪着笑臉對綠頭人說：

「還給我嘛！你幹嘛拿我的東西？」

「不行！」綠頭人板起了臉孔，圓瞪着眼睛，作發怒狀。「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綠頭人轉臉對着銀童亮說：「你是在好漢坡拿到的吧！這是禁制品，你知道嗎？銀童亮，你要跟我走！」

機器人拉著銀童亮的手，催促着他走。在一邊的牛般壯忍不住發起了牛脾氣，伸出壯大的拳頭擊打在機器人的腦門上，機器人只是踉蹌幾下又站定了，揪住牛般壯的衣領與牛般壯大打出手，這當中，機器人手中的那顆水晶球又掉了，馬識途彎身撿起，朝亮光處細看，這一看非同小可，他驚呆了，裏面有一個小小的人體模型，白皙的肌膚透着光澤，那個生物還在裏面活潑地跳着舞，兩腿一揚一揚，馬識途注意到那傢伙的兩腿間並沒有此地人類共有的排泄器官，他只能想那是缺了小鳥兒的機器人吧！正當他看得出了神，旁邊又伸來一隻手拿走了他的水晶球，他略一定神，看到許多機器人圍攏來，架走了牛般壯和銀童亮。

「慢走！慢走！」馬識途驚呼着，伸手要去攔住他們，却給幾個機器人擋駕了。

「你少管！沒你的事！」一個機器人說。

銀童亮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也張得大大的！他的哭叫引起了衆人的注意，他的驚惶的注視，却只有馬識途能夠了解大約是怎麼回事，只有那牛般壯的叫聲却是意氣用事，像是存心搗蛋，儘管他有再大的力氣，碰上幾個綠頭人合力挾攻，也只有乾瞪眼的份，他就乖乖的跟着走。

人聲鼎沸，大家在觀賞着這一齣意外演出的鬧劇。牛般壯和銀童亮沒入人叢中，被機器人帶走了。

第五章 偵查

馬識途回到他的工作場所，抓取一件輻射偵測儀器，放入背包，搭上地下飛車，前往好漢坡地方的草原，他在盤算着如何再有效的勘查那天墜毀在草原上的不明飛行物，也許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這是一個喜氣洋洋的日子，人們都在忙着慶祝創造者的生日，他正可以好好的溜去草原幹他想幹的事。

地下飛車在好漢坡附近停下來，他走出去，車門口之外的長廊上站着兩個綠頭機器人，讓馬識途有點不自在，他的心怦然跳動。

「創造者萬歲！」馬識途舉起一隻手對着天空招擺，自顧自的喊着。

機器人好奇地望着他，馬識途把自己的手掌貼住檢驗器的電子幕，接受檢驗，在機器確定無誤之後，獲准出去。

「你出去幹什麼？」一個機器人問他。

「出去看看小飛鳥。」他說。指指自己的背包：「我帶了一些東西可以餵餵他們，我喜歡小鳥兒。」

「你自己不是也有小鳥兒嗎！」機器人諷刺地說。

「我喜歡那……」馬識途思索那差點遺忘了的新名詞：「那天上飛的鴿子，是和平的象徵。」

機器人笑着，望着他的背影，向他打哈哈。

馬識途奔向草原，開始尋找昨天晚上那塊起火燃燒的草地。他瞇着眼望向好漢坡的方向，有一塊比較稀薄光禿的地帶，正在陽光下閃着陰黃的光，那色澤與周圍的綠色草原是別有不同的，他只是奇怪，爲什麼銀童亮的發現會被機器人看得那麼嚴重？難道水晶球裏還有什麼秘密？

抵達那塊草地，他使用輻射偵測器測驗周圍，一種奇怪的滴答聲音在響着，指針也劇烈地跳動着，指向高感度的位置。顯示着這地方曾經有過輻射汚染，那麼那個童子所說的，他看到太空船掉下來可是眞的，如果眞有這回事，有關當局爲什麼要隱瞞呢？這是令他大爲不

解的。

四外的風是輕柔的，他的一顆心也在飄飄盪盪，正當他使用小鏟子挖掘地上的泥土，以便帶回去檢驗時，他聽到身後傳來一陣嗞嗞的聲音，回頭一看，是地面防衛巡邏艇，正在準備降落。

馬識途往前奔跑，拿出背包裏面的模型飛機，開始施放到天空去，假裝他在這裏玩遊戲的樣子。模型飛機倏地飛上天空，尾部拖着一道光，刁鑽的在蔚藍的天空旋飛，他手裏抓着遙控器，裝作聚精會神地操縱着它的飛行，一邊回頭警警身後的情況，只見綠頭人朝他奔來，他毫不在意的繼續玩他的模型飛機，差不多聽到機器人的脚步聲近了，他就拔腿狂奔，迎着風，他喊叫着：

「眞好！眞好！飛得眞好！」他感到自己就像那創造者放出去的小鴿子般在展翅飛翔，那樣自由自在，其樂無窮，他的脚步走得愈快，後面跟來的脚步聲也加緊了。

馬識途回頭一看，兩個綠頭人已包抄了過來，說時遲那時快，就縱身撲向他，馬識途跌了個四肢朝天，那隻在天上飛的模型機也哽的一聲倒栽下來，摔落在地面上。

「說，你到這裏幹什麼？」綠頭機器人喝問他。

馬識途指着天空，咿咿唔唔的呻吟着，他的眼睛因爲接觸到强烈的陽光而睜不開來，鼻

子却碰觸到機器人臉上的冰冷的肌膚。

「我來玩飛機呀！」馬識途說。

機器人抓着他起來，要他朝巡邏艇走去。

「我們奉令把你帶走！你必須跟我們走。」

「走就走吧！」馬識途攤開了雙手，無可奈何地說。

馬識途迷迷糊糊地打了一個瞌睡，在巡邏艇內，他完全不管兩個綠頭人對他怎樣擺佈，這個世界裏他已享有過多的自由，仍然須要有維持秩序的人，電腦教導過他許多事，說明那些綠頭機器人時時刻刻在照顧着人類，惟恐人類發生危險，必須施以適當的保護，儘管難免會引起人類的反感，却是一種必要的措施。不過，他却不明白，到底這片太空船墜毀過的草地，保護它有什麼用意？是否有些什麼秘密不能讓一般人知道的？只有某些高階層人士知道它的秘密？

「你們要帶我去哪裏？」當馬識途睜開眼睛時，忍不住發問。這時巡邏艇也停了下來。

「只是例行公事。」綠頭人說。「帶你去快樂中心去快樂一下吧！」

艙門開啓，眼前呈現的是一座高聳雲霄的建築，那就是所謂陽美達之神的高塔，萬年古蹟，留下萬年的信仰，成爲此地人類的精神支柱，每個人都要定期進入這座塔內，這是所有

人類的心靈養護所，疲乏的肉體、困頓的靈魂在這裏得到慰安。

「快樂呀！」機器人對他說，「你就要去尋求快樂了，眞有你瞧的！有你享受的啦！你這人眞不知好歹到處跑！」

馬識途回頭過去，看看那個多嘴的機器人的胸前的編號WG三〇四，心裏暗暗記下來，對於機器人他本來就說不上好感，也談不上討厭，只有在他們嘮叨不休的時候，他就心煩。他忍不住朝那個機器人扮了個鬼臉，既表示心領，又表示他對於那種多餘的口舌不大習慣。

「怎麼啦？你不高興啦？到裏面去，眞是舒服哩！」WG三〇四又說起話來：「要不是我不是眞正的人類，我也很想去享受一頓。今天你是因爲表現有點反常，所以我們奉令把你抓來這裏玩玩，等一下你該高高興興的回去才對，知道嗎？」

馬識途對於機器人的一頓數落，聽得心煩，他唯唯諾諾的白了他一眼，邁開脚步走進萬年塔。電梯帶着他直上八十一層，他走出來，看到走廊上來來往往都是些嘻嘻哈哈的人羣，他們來這裏尋求銷魂的經驗。

迎面看到牛般壯與銀童亮朝他走來，他們都喜形於色。

「嗨，」馬識途向他們打招呼，「你們也來了？」

「好，好，」牛般壯瞇瞇眼，笑着說：「好，好，好就是好，眞過癮極了，是不是？」

他轉首問被他牽着手的銀童亮。

「刺激得很，眞夠刺激，」銀童亮噘着小嘴說。「馬老師，你可要好好的享用一下。」嗓音似乎也因爲快樂而提高了半階。

馬識途拍拍銀童亮的頭，安撫着他：「你沒有受驚吧？小傢伙！」

「沒有，我第一次來，來一次眞有意思，」銀童亮興奮說：「下次還想再來！」

「你們就先回去吧！」馬識途向他倆擺擺手，與他們分手。機器人領着他走進一個紅色的大門，圓形而發亮的甬道，充滿了奇幻與詭異，這是馬識途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來這裏報到的地方，在他的記憶中，確實是個令他樂不可支的所在。

甬道的盡頭，一片金光閃閃，散發五顏六色的暈光，就像迷離幻境。馬識途走進去，被安置坐在一張椅子上，技術員拿一頂帽子戴在他頭上，帽子上的細微電極操作桿，就注入腦部深處的快樂中心，那頂帽子一旦接通的電流，刺激便告開始，人便如神遊太虛般，迷糊而陶醉，渾然忘我，不知所止。

技術員以一種和藹可親的口吻對他說：

「小寶貝，好好享用吧！馬識途，你可以有九十分鐘的快樂！」

「能不能分配給我多一點時間？」

「夠了，我們這次多給你半個小時。」

「才半個小時？」馬識途不滿意，他回想每次到這裏尋求快樂以後，那種無可倫比的歡愉與奮，足足使他銷魂至極，以至於疲憊萬分，而那種暢快確實使人一再回味，樂此不疲，甚且死而無憾。

「這一次我們加給你時間，上面特別交代的。」

「爲什麼？」

「治療你那多餘的好奇心！」

「你是指什麼？」

「你不應該到好漢坡去的！」

「難道我做錯了什麼？」

「你問我，我怎麼知道？我只是奉命行事。」技術員指着自己的腦袋，「我自己也喜歡這個玩意，但是我每週只准使用六十分鐘。你是特殊情形，加給你時間，是特別照顧你，我倒想問問你到底是怎麼回事？」技術員在調整帽子上的線路，當他徐徐將線路推進馬識途的腦部，聽到馬識途發出快慰的低吟。技術員繼續說：

「好了，很快就好了！你快可以自我陶醉了。現在你說說看，你到底爲了些什麼而著

迷？」

馬識途陷入恍惚的快感中，他不大能講得出話來，他只是低低地回應着：

「太……太空……太空船……有……有一艘……太空船……被……被……被人看見……看見……墜毀了……」

技術員笑着，將帽子上的旋鈕全部調整妥當，而後拍拍馬識途的肩膀，說了一句：「唉！眞是活見鬼！又來了一個神經漢。」

第六章　神秘的呼喚

萬年塔的頂樓，弧形的牆壁全是一格一格的電視影像幕，收集了來自陽美遠行星的各主要地區的情報，許多明滅閃爍不定的儀器燈光，顯示工作的繁忙，室內十個人圍坐着，留下一處缺口，就面對着巨大弧形的電視牆。

萬老爹尖銳的眼睛注視影像上馬識途的神態，他那兩條金色的眉毛，猶如蠕動的毛蟲開始在眼上面彎爬扭曲。

「眞是神經漢嗎？倒不是吧！」他說着站起來，指着馬識途對衆人說：「各位，我們要格外提防有關他們的發現，有人總是好奇心太重，他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這個世界，對萬老爹的領導還有懷疑。」

「這是不得已的！」九千歲瞇瞇樂背着雙手站起來說：「人心是肉做的，我們的却不是。人總是有懷疑，尤其對於那架墜毀的太空船，有不少目擊者產生了好奇心。」

年輕而氣盛的天樓蓋，忍不住站起來，衝着說：

「這件事，我們外太空管理部已經包了。」他拍拍胸膛，蠻有自信的繼續說：「當時我們處置迅速，相信沒有留下任何大毛病的。」他向萬老爹創造者敬了一個禮。「感謝萬歲，賜給我這個機會，使我能夠升任千歲。」

「你坐下！」萬老爹指着螢幕上的馬識途，他正在陶醉於領略腦部電力刺激的極樂。「你知道事情已經愈來愈嚴重了嗎？這個萬年國度，必須維持它應有的秩序，才能不被敵人所瓦解，你知道嗎！就因爲你無意中的發現，我不得不把你升任千歲，而把應該升任千歲的玉樓春擱在一邊，爲了這，玉樓春一定很不高興。」

天樓蓋無言以對，在他的內心深處，惟有感恩。面對着九位長老，他縱有許多意思要加以表達，也只有將就點。

螢幕上的另一個畫面，顯示着玉樓春在工作室內的情形，玉樓春正在對學員講解有關孕育生命的秘密，從原始試管裏取得最初的人類細胞，利用營養培養，使細胞分裂繁殖，再移植進入人造子宮裏面。玉樓春的臉色凝重，雖然他剛剛從快樂中心樓受過人性改造治療，他

隱藏着的不愉快，似乎並未消除，他原是一個負責任的主管，却因爲提名升任千歲，沒有獲得採納，最近顯得有點意氣消沉。

「你看他那副樣子！」八千歲雲飛揚撥開長長的眉毛，雪亮的眼睛注視着玉樓春的影像：「他待在那兒已經九百二十年了。對於整個人類生命的培育也是相當有貢獻的，他却不能升任千歲，實在有所遺憾。」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萬老參說。「爲了整個世界的安全著想，我們只有採取這樣的措施。」萬老參心裏比誰清楚，爲了一架突然失事的太空船墜毀，惟恐這裏的人類發現還有敵人侵入陽美達星球，引起恐慌，必須做到適當的保密措施，而天樓蓋的及時趕到也發現了秘密，及時加以封鎖，他的功勞是不可抹煞的。

最高指揮室裏面的十個人經歷了一陣肅穆沉寂，他們原來在此討論太空船墜毀事件的善後問題，並且防止日後再發生同樣的事件，氣氛顯得格外的凝重不諧。這是一種必要的防衛與封鎖措施，人類都是好奇的，惟有能夠壓制好奇，才能使這裏的制度維持不壞。萬老參在聽取各方意見後，他走到窗口，面向著草原上的無垠青葱。

突然緊急的警鈴聲響起，萬老參回過頭來，望向那個發出閃光信號的螢幕。那裏面的影像顯示出來自第二月球的外太空管理部紅頭綠眼的機要機器人所發出的密碼數字。

「有緊急情況！」機要機器人以密碼語言說出了話，並且經由密碼機加以轉譯成清楚的聲音。

「什麼事？」天樓蓋走近前去問。

「外星人的屍體不見了一具？」

「什麼？」幾乎所有的人都一致發出了驚叫。

「怎麼會不見一具？」天樓蓋氣急敗壞的追問着。「另外一具還好嗎？」

「還好，另外一具還好。就是不見了一具屍體。」

「這可就怪了！」天樓蓋差點要伸出一拳擊破那個螢幕出氣。「怎麼有可能發生這種事？」他特別突出的前額，也似乎一下子要憤怒得射出一支箭，兩眉之間的金色的痣發出了閃光，頭頂上紅色的頭髮也像要燃燒了起來。

萬老參面色如土，他緊跟着走來，拍拍天樓蓋的肩膀，對他說：

「這件事你快去處理吧！」轉首對莫不見吩咐：「莫不見四千歲，你跟他去一趟第二月球，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定要把外星人的屍體找回來。這件事情實在太嚴重了！太嚴重了！」萬老參的臉色更加難看，當他目光射向天樓蓋時，有一股凜然的厲光，使得天樓蓋也爲之心驚。

「好，我這就去！」天樓蓋行了禮，很快的退了出去。

莫不見也跟在身後，他紅潤的嘴唇從濃密的黑色鬍鬚間露出來，喃喃地說了些抱怨的話，意思是都因爲天樓蓋惹的禍使他增加了麻煩。

太空船就停在廣場的綠色草坪裏，他們走進去，由天樓蓋的機器人負責駕駛，它冉冉地升空，在陽光下，它是耀眼而華麗的光球，人們抬頭仰望，知道是巡行於外太空與本土的交通工具，只有靠着這種進步的太空船，才能進行整個世界的防衛與發展，陽美達行星的進步顯示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在船艙內，莫不見四千歲打開了話閘：

「這次本來輪不到你升任千歲的，你是幸運極了，才能有機會升任千歲。我們都很好奇，爲什麼你有機會逮到一個外星人。」莫不見笑著，他臉上的神秘是無法解開的鎖，必須有一只堅强的鑰匙才能開啓。

「外星人爲什麼長得那副樣子呢？」天樓蓋不解地問。

「你慢慢會知道的，只有千歲以上的高級人士，才有接觸到外星人的機會。」莫不見說：「其實外星人就是女人，而我們是男人，這是兩種對立相反的生物，你有沒有發現，那種生物兩腿之間的器官與我們人類有不同的構造。」

「確實是這樣的，構造是不一樣！」天樓蓋狐疑着，他的眼睛閃閃發光，他的腦海裏仍有一幅初見外星人的興奮的印象，雖然太空船失事，外星人的屍體却是完好的，起先他還以爲是屍體的排泄器官下水道部分毀傷了，經過詳細的檢驗，却是完好如初，是天生如此的。

「不過，」天樓蓋又說：「他們是另一種人類，經常威脅我們生存的人類。」

「這是萬老參創造者說的，我們必須隨時戒備，防止他們的侵犯。」

「那天實在太疏忽，讓他們侵入我國的領空。」天樓蓋說：「他們使用的是隱形機，在雷達幕上偵測不到的，不過我們警覺性高，最後做好了萬全的保密工作，也正因爲這樣，我得以升任千歲，眞是意外的驚喜。」

「這是你應該得的榮譽，有什麼話好說呢？」莫不見掠掠滿頭的長長黑髮，他在探索着天樓蓋的靈敏度，「你抓到了外星人，這個功勞是不小的，不過，那是一般人對那種人的說法，他們被稱作『外星人』，實際上，他們是居住在另一個星球的人類。」

「那是畸形的人類囉！怪不得他們也要來騷擾我們，你沒聽說過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不，不，天樓蓋，你會慢慢了解的，由於你剛剛升任千歲，對許多事情還不能完全了解，我們也一下子沒有辦法全部告訴你眞相，怕你消化不了。現在我只能說，我莫不見，是

什麼都見過，什麼外星人狗皮倒灶的事我都知道，他們是來自天母星，他們也是認爲我們是畸形的動物，畸形的人類，你相信嗎？這就是相對論，許多事情常常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現在最要緊的事，莫過於把失蹤的外星人屍體找回來，要不然……事情可就不好辦了。」

「外星人？你是說，以後我們稱外星人也可稱女人，因爲我們是陽美達星的人，他們是天母星的人，所以我們是男人？他們是女人？」

「就是這樣的！」莫不見有點發急了，「因爲你發現了外星人的秘密，我們不得不告訴你一些眞相，你只要記住這些事就是了，眞相只有千歲以上的高級人士分享。是不能給一般人知道的。」

「你是說，那是另外一種人類，但不能說是外星人？」天樓蓋追問着：「我一直當他們是外星侵略者，隨時注意防範他們蠢蠢欲動。我們的太空巡邏隊，曾經擊毀過他們的太空船，只是都在外太空深處遭遇，不知道他們就是長的那副德性。爲什麼他們的下水道沒有一根管子可供排放人體廢水呢？沒有那種可愛的小鳥兒呢？眞是奇怪的動物。莫不見，你能不能把你的經驗和了解告訴我詳細一點。」

「你不是已經知道了嗎？我莫不見，就是什麼事都見過做過，就是天母星我也去過——」

莫不見伸伸舌頭，發覺自己說錯了話，趕緊轉了話鋒，「當然，我做夢去過，就在逍遙椅上戴上那種快樂帽的時候，我的靈魂不知不覺的飄過去，到了天母星，那兒有好多好多的人，跟我們不一樣的人，據萬老參說，那就是女人，跟我們不一樣。」

「既然不一樣又爲什麼稱呼作人類呢？不一樣就是不一樣，乾脆都稱呼外星人算了，他們都是敵人呀！我們奉命認眞防衛的，不使他們越雷池一步，以免擾亂我們世界的安寧。」

他們的討論只是繞着有關「人與外星人」的問題在搬弄不已。莫不見只能隱約的，一點一滴的透露給他知道，對於創造者萬老參所立下的誡命，是必須嚴格遵守的，新進的高級人員是不能給他有太多的眞相了解。

太空船在第二月球的基地降落，他們很快的轉搭小型的天使號飛車前往目的地。艙外是大片耀眼的星星，奪目熠亮，陽美達行星高掛在天空，反射着陽光，雲層似一把白髮披蓋包裹着行星的臉，陽美達的子民就靠着兩個月球站上所設的防衛系統，得以保持安寧祥和，在那兒棲息的所有的人類，原本就是在一種無憂無慮的狀態，只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人類的某些慾望被壓制了，某些部分却又有猝然勃發的趨勢。莫不見的心中盤算着，應該怎樣讓這個新的千歲天樓蓋能夠心服口服的爲着創造者効忠而無憾，但是他也擔心突然發生的所謂「外星人屍體失蹤」事件，會導至皇室極大的不安，他既然奉命督導此事，就應該從一而終，

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現在他已經有點擔心那具屍體萬一流落到民間去，所發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民衆將會對於所謂「異性」有一種概念，勢將使得整個陽美達的制度體系岌岌可危。他當然可以想見萬老爹的憂傷。莫不見腦海裏層層湧現了諸般問題，也就在這時，他看到前面儀器版的通訊系統指示燈亮了起來。

「陽美達指揮部來的。」綠頭機器人拿起了話筒回應了一些通訊密語，並且扭開了另一個開關，對莫不見說：「萬歲要同你說話！」

「好的！」莫不見湊前去，把臉對着影像幕和電眼。

螢幕上出現萬老爹憂傷的臉，他金色的眉毛打了個結，臉上的光彩是暗淡的。他說：

「莫不見，你知道該怎麼處理吧！萬一事情不順利的話，你有沒有第二種的打算？」

「有的。」莫不見精靈的頭腦裏閃了閃，許多主意像急旋交錯的網路在交換傳輸。

「你說說看，有什麼補救的辦法？」

「就說是畸形人，本地的畸形人。或是，他們的身體本來是有那個器官的，因爲太空船失事毀損了。」

「我認爲第一種方案比較保險穩當，比較容易令人信服，畸形人，只有畸形人是最好的解釋。」

「可是，那不就是創造的錯誤？那是創造者的責任囉？」

「我想不必考慮太多吧！目前這種處理方法是最妥當的，有情況會再向你報告。」

天使三號在一座山谷間降落，基地裏許多人在忙忙碌碌，有的在運送補給品，有的在高高的塔臺上進行觀測警戒，當他們一行人走出來，許多綠頭人朝他們敬禮，表示歡迎之意，一個編號ＭＢ二〇九的機器人衝上來，帶着他那設定過的急躁匆迫的聲音，向天樓蓋說明：

「趕快來，在第五號倉庫，還有一個外星人還在。」

「廢話，」天樓蓋有點發毛了，「難道沒有被偷的，還會跑掉不成。你怎麼這樣差勁！」

此刻，天樓蓋的一顆心七上八下，他急着要到現場了解情況，他把那個笨嘴笨舌的機器人訓斥了一頓，等於是將他所有的不安與怒氣全部發洩在機器人身上。

他們進入一個地下道的入口，搭上交通輸送帶，就直接朝第五倉庫的地點移動而去。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怎麼會？」天樓蓋喃喃自語着，他當然明白由於他的部下看守不週，管理不善所致，這將抵消了在萬老爹面前他的功勞。在過去的很多年，他一直是盡忠職守，直到那天無意中涉及了外星人的秘密，成爲炙手可熱的人物，一下子被提升爲千歲，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然而，却又想不到發生了不應該發生的事。

「冷靜點，千歲！」莫不見伸手握住了天樓蓋的手。「我們到現場查看一下便知道究竟，現在急也沒用。」

「眞是他屁屁的！」天樓蓋口出穢言。眼睛瞪了一下機器人二〇九。

「是的，是的，」綠頭機器人頻頻應着。「都是我的錯，我的錯，請……千歲不要發脾氣，那樣有傷身體的，現在，現在，千歲的身體已經是百分之二十人工造的，並不十分穩定健康，要多保重，要多保重！」

「少囉嗦，少來這一套！」天樓蓋的紅色頭髮有幾根豎立了起來，像是被火燒紅了，臉色也泛起了陣陣紅潮。

當他們進入第五號倉庫時，裏面整齊列隊的衞士頻頻向他們舉手敬禮。MB二〇九神武地睥視着那些衞士，對着天樓蓋說：

「這些飯桶，不知怎樣把外星人的屍體給搞丟了，等一下好好問問他們。」

莫不見緊跟着進入，在他的審視下，他了解這是個極機密的基地倉庫，所有的工作人員除了天樓蓋一個人以外，其餘都是特別設計的機械人，擔任重要的保密工作，但在不知何種情況下却遭遇到如此不幸的事故，實在令人不解。現在，他們走入藏匿外星太空船的建築，讓莫不見回憶起許多久遠的往事，那是他與天母星的人類初次見面時保留的印象，那是個被

稱爲女人的世界，所有的生物都是清一色的有兩隻凸起的肉瘤，就像成熟的蘋果黏貼在胸部，兩腿修長，兩股間完全沒有此地人類應有的配備，他是好奇的，他只是奉命前往辦理一些機密的業務，却情不自禁領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經驗，至今仍在他的記憶深處，久久難忘，兩種不同的生物，好像一件物體的兩個半，會自自然然的有結合在一起的願望，只是多少年來的傳統敵對關係，一直未曾解除禁例，兩個遙遠的星球，始終未曾有正式的溝通，萬老爹說過的話，就是眞理，誰也不能違背，絕對無上的權威，是陽美達星球系統的運作有效的方式。

圓輪形的飛行機械，就停在庫房裏面，雖然外表有損毀燃燒的痕跡，却還是那樣光滑堅硬，並顯出它的光澤。

「就像救生圈一樣！」天樓蓋說：「這種飛行機，只有外星人才造得出來。跟我們是大大的不同。」

莫不見和天樓蓋走到裏面，視察了一下，又急急退出，走向那個存放外星人屍體的冰庫房。四壁的光冷冷的照着兩個一老一小的人形，莫不見像株長滿長鬚的老樹，天樓蓋是軒昂挺立的巨木，他們都急於想了解事情發生的由來始末。看起來是那樣滑稽而可笑。

MB二〇九機器人打開了長長的屏幕，透過裏面的玻璃，他們看到一具人形的生物就直

挺挺的躺在檯子上，只是旁邊的另一只檯子却空置着。

「兩具屍體，少了一具！」MB二〇九說：「我們的守衞不能說不嚴密，但是，很顯然的，它却憑空消失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天樓蓋突然的前額冒出如雨的大汗，他用力擊撞着玻璃門，它是堅硬牢不可破的，只有當他把他自己的兩隻手的手掌放在一個檢視器上面時，經過電腦的鑑別沒有差錯，才會自動打開。此刻，天樓蓋伸出顫抖的手，放在檢視器上面，機器嗞嗞作響，他感到額上的汗珠有幾顆掉在自己的手背上，他凝視着莫不見，神情充滿了緊張與無奈。

「別慌，別慌！」莫不見勸他說。儘管莫不見這樣安慰他，却還是不能讓他釋懷，一等玻璃門開啓時，他硬衝進裏面去，對着那只空空的檯子左摸右摸，好像有意要從原本消失不見的地方摸出個頭緒來，或是證實自己眼睛所看見的並沒有欺騙自己。

「天呀！」天樓蓋拚命捶打着自己凸出的頭蓋骨，再用手抓搔自己的粗黑頭髮，他深陷的眼睛在急轉翻白，他痛苦絕望地咒罵着：「屁屁！眞他屁屁的！誰偷了這件東西！偷他屁屁的，有什麼用呢？」

莫不見走進來，環視週遭，他也使用他携帶來的偵測儀進行檢驗，他叫了起來，向天樓蓋揮手。

「熱波有反應，熱波有反應！在檯子上，你走開一點，我看見了一具熱波人體，在檯子上。」

天樓蓋走過來看看那只偵測儀，螢幕上顯示有一具人體模糊的輪廓，仍留在檯面上，然而這只能證明它曾經停留在檯面，如今却無緣無故的消失了，靈敏的熱波反應器接收的只是外星人屍體的殘餘熱量，再過一段時間，應該是連熱波反應也毫無跡象了。

「意外，這是意外！」MB二〇九機器人說：「我們都好好的守備着，所有的機器都是照正常一般的運作，却不料，當我們打開屏幕時，發現裏面少了一具外星人的屍體，這不是我的過錯！」

「屁屁！」天樓蓋不耐煩的推了他一把，「你少廢話！我已經知道了。」

氣氛顯得僵硬冷漠，好像這次的調查只能到此爲止。莫不見走到那具殘餘的屍體前面，打開光幕，赫然出現的是一具栩栩如生的外星人，全身是一絲不掛的。

「這就是女人！」莫不見說：「天樓蓋，你仔細瞧瞧，他跟我們陽美達星球的人是不相同的，不過也可說是相同的，因爲他們的細胞組織和結構，與我們是大致相同的，只是在於內部細胞染色體的差異而已。」

「女人？」天樓蓋忙搔着他紅色的亂髮，在他的字典裏原是沒有「女人」這個字眼。他

是不能了解「女人」的意義。

「女人是一種可怕的東西！」莫不見說：「我剛才已經向你說明過了，所以，這就是我們萬老爹要全力進行保密的緣故，現在，丟掉了一具……」

「沒有丟掉，只是消失了。」

「這是不可能的，明明是有人偷走了一具屍體。」

「誰有這麼大的本事可以偷走它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東西是你保管的，兩具少了一具，它絕對不可能憑空消失的！」莫不見以尖銳的目光直刺向天樓蓋。「看樣子，你可是有理說不清了，你只會告訴我消失，一定是你命令你的機器人把它藏起來的，我看，這件事難了的，你可不能自己拿去用了？」

「你說什麼？我用什麼東西？」

「我只是隨便講講而已，我莫不見既然負責處理這件事，總要向萬老爹有個交代，我是不會放棄任何一種可能的，到時萬老爹也會聽聽我的報告，並且加以考慮。」

天樓蓋他一聽這話，狂怒地跳起來，伸出兩只拳頭，重重的擊打在檯面上那具外星人的屍體胸部上，正好右邊擊中突起的部分，肌肉突然裂開了，上面寫了淺淺的幾個字：「請奔向我們吧！歡迎你們！」這一瞬間，莫不見驚呆了。他叫着：

「這……這明明是使用雷射刀刻在裏面的文字。難道是故意安排的？」頃刻間，在他的腦際裏又映現那一次前往天母星辦理業務的情景，他看見活蹦活跳的外星人，面色桃紅，眉若彎月，牙齒如潔玉，說話時吐着芬芳，他就是有一股受不了的衝動和感動，模模糊糊的趨使着他的身體和心靈想要去接近他們。

天樓蓋狂暴地繼續捶打着那具女屍，咒罵着，聲音出奇的巨大響亮，最後歸於無力。

莫不見勸慰着他，拍拍他的肩膀，把他的怒火稍微平息了，天樓蓋洩了氣一般的軟癱下來，整個身子搖搖欲倒，當然，他是因爲聽了莫不見剛才所說的一段話而心生恐慌，事情是由他而起的，他已升了千歲，却在他手下惹出了大亂子，雖然他還不完全理解失去了一具外星人屍體的意義，但是莫不見給予他的壓力已經夠大，他擔心如何再去面對萬老爹的責問。

天樓蓋查詢了電腦的紀錄，查詢了守衛的報告，情形幾乎是讓他絕望的。電腦螢幕上斬釘截鐵的寫着：

東西曾經存在過。在第五號倉房裏，原來有兩具外星人的屍體，被萬老爹稱作「女人」的屍體，但是却在二一〇五到二一〇六，短短的一分鐘的時間內，消失不見了。

守備正常。衛士的調動作業完全照着預定的程序進行。

沒有入侵者，連一個影子也沒有。

第五號倉房，原是最機密安全穩當的所在，即使到現在，它依然如此。直到莫不見和天樓蓋進來之前，沒有別的人和機器進來過。當然機器人MB二〇九是例外的，他是此地有效的活動機器，負責處理有關的機密任務。

「怎麼辦？」天樓蓋失了魂似的說，「我看我完了！我要被撤職了。」

「別慌！別慌！你想想看，你的機器人會不會出錯，他會不會使用什麼方法改變了電腦的程式指令。」

MB二〇九在旁邊聽到了，瞪大了眼睛走過來，抓起他的綠色頭髮打開自己的頭蓋骨，賭氣似的說：

「喏！給你們檢查看看吧！是不是我出了問題，還是你們出了問題。」

莫不見伸手過去，抓抓天樓蓋的頭髮，腦袋蓋子是固定不動的，他對天樓蓋打着哈哈：

「你不是機器人吧？不是你搞的鬼吧？」

天樓蓋不懂莫不見的幽默，站後了一步，慍怒地凝視着莫不見，對着他無言的抗議。

莫不見蠻不在乎地笑着，將自己的手放在頭頂上，用力抓起自己的頭髮，只聽得唰啦一聲，莫不見的整片頭皮連着一大團黑色的頭髮就全然與腦袋脫離關係，露出一個亮閃閃的銀亮的腦袋殼。

「這是超合金做的腦袋殼。」莫不見說，「你喜歡吧！嘻嘻！如果你不把外星人的屍體找回來，恐怕換不了腦袋殼。」莫不見又從容地把頭髮戴上。

天樓蓋一手抓着自己紅色的頭髮，呆呆地站在那裏……

第七章 誡命

一具外星人屍體的失蹤，引起陽美達高級人員千歲以上的階層極大的震撼。多少年來，有關女人的秘密只有萬老爹以下的九個人得以共享，女人是種危險不可理解的動物，一旦讓人民引發殘存的性的慾望，整個星系社會勢將瓦解，變得不可收拾。

當萬老爹從電訊中得悉有關外星人失蹤的調查情況時，他覺得事態的嚴重非比尋常，親自率領了他的親近的機器人前來第二月球的太空管制部第五倉庫察看。

「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莫不見說：「乾乾淨淨的，什麼東西也沒有留下，反正女人屍體是失蹤了。」

「萬一落到一般人民手中，實在不堪設想。」萬老爹憂心的說。他的眼睛望向站在一邊的天樓蓋，看得出天樓蓋的惶恐與不安。

「汽化了，也許只是汽化了！」莫不見插嘴說，「也許他們故意要弄的汽化技術，故意造出一個遇到空氣就定時汽化掉的假人來混淆我們的耳目，使我們的內部自己造成緊張，讓我們自亂陣脚。」

「你說得倒也言之成理。」萬歲萬老爹附和着，「不過，我們還是要加緊封鎖，不能再出亂子了。女人是惹不得的，只有我們能夠惹得起，可別讓一般人出亂子。這是有關全體人類生存的大事，絕對不能等閒視之。」

天樓蓋呆呆地望着萬歲萬老爹，在出神的注視中，似乎想從萬老爹的言詞間尋回一點歷史的痕跡，有關萬老爹創世的史詩，他是耳熟能詳的，萬老爹是來自天上的神祇，他使世界有了生氣，草木欣欣向榮，人類按照指定的方式不斷地在實驗室中創造出生，萬老爹是萬物之光，生命之源。天樓蓋在面對這樣的一個巨人時，自然感到震懾惶惑。在他從小至今的這些年，從來也沒有聽過「女人」這個字眼，萬老爹他們把它用來形容異星人，也許女人就是異星人的代名詞吧！

這時萬歲萬老爹走過來，拍拍天樓蓋的肩膀，安慰他說：「我們給你提升的機會，因爲你的功勞不小。」

「是的，萬歲！」

「現在發生了外星人失蹤的事情，以後可要注意留神看管。」

「是的，萬歲！」

「你能不能說出你對女人——也就是外星人的看法？」

「他們是敵人。」天樓蓋說：「他們是侵犯者，我們一定要痛擊他們，不讓他們侵入我們的勢力範圍。」

「好，很好，觀念很正確。」

「這都是史書留下來的傳說，萬歲教給我們的，外星人是一種可怕的民族，可怕的生物。」

「女人，」萬老爹再度加强了語氣：「他們是女人，我們是男人。女人是敵人的代名詞，外星人就是女人，就是敵人！」

「敵人！」天樓蓋說：「敵人的意識型態與我們不一樣，我老早知道他們是來侵犯我們的，他們躲過我們的殺手衛星的第一波攻擊，却撞上了太空雷爆球，就墜毀了。」

「是的，你處理得非常有效而迅速，防止了一件大災禍。以後可要加倍小心了。」

「是的，萬歲。」

「除了我們十個人以外，不可以對任何人提起有關女人的事，知道嗎？當然某些特定的機器人，他們是知道這回事的。」

「感謝萬歲不再追究這件事。」天樓蓋忍不住提出了要求：「我也要換上超合金做的腦袋殼，像莫不見四千歲一樣好嗎？」

「那是一種尊貴與榮耀，你去吧！」萬老爹斜斜地看了莫不見一眼，「莫不見會給你安排更換手術，從今以後，你就回到地面上去，主管機器人的生產事務。明天你就到機器人生產部去報到。」

「是的，萬歲！」天蓋樓兩眉間的金色的痣發着亮光，他的兩眼却顯得黯然無光。

「由於必要的防衛和檢查措施，」萬老爹繼續說明，「我們必須另外派人接管太空管制部，請千歲一定要諒解，這也是對於犯錯者必要的處置措施。」

「是的，我知道的。」天樓蓋說：「不過，我會設法利用時間去明查暗訪，以便將功贖罪，也許我還有機會把外星人的屍體找回來。」

「那就隨你便吧！」萬老爹瞪大了藍色的眼睛望着他，金色的眉毛打了個結。「但是，我不懂，你到哪裏去找呢？去找汽化了的人？」

天樓蓋無言以對，他吃吃地笑着。

萬老爹繼續檢視停放在庫房裏的外星太空船，那圓圈形的型態，就隱藏了某些象徵意義，他附在莫不見耳邊嘀咕着：

「你看到了吧，這個東西在向我們打信號，送秋波。」

「救生圈。」莫不見說。「跟我在游泳池看到的救生圈是一個樣子。」

「女人想要救我們？」萬老爹笑着，蘊涵着無邊的神秘：「不，我們不能上當，受了他們的束縛。」

萬老爹進到太空船裏面，檢視那些儀器和設備，當他聽到裏面的自動廣播系統猶在發出柔聲的呼喚，使他渾身不自在。那聲音說：

「陽美達，我們需要你們，陽美達，我們需要你們……」反反覆覆不斷地播送。

「這是可怕的毒計，魔鬼的陷阱，」萬歲說：「千萬小心提防，不得使這些聲息流露出去，否則，我們的人民總有一天會中毒。」

「是的，『乾元聖典』上是這樣說過的。」

萬老爹再轉向身邊的機器人交代要辦的事項：

「立刻封鎖此地，永遠列爲禁地，不得讓任何機器人和人類進入第五號倉庫。」

在返回陽美達基地的太空船上，創造者萬老爹打開了「乾元聖典」第一章，對着全體星系社會進行廣播。

「各位兒子們：我們一定要記住，我們的『乾元聖典』，告訴我們的話：『成聖是最大的快樂，萬老爹將帶領你們這些永生不死的人，度過黑暗的日子，成爲永遠的聖潔無疵的完人，與天地宇宙合一，成爲眞理，化成永恆的道。』在目前我們必須抵抗所有外星世界的威脅與誘惑，若是各位兄弟有發現不明飛行物體或人體，他們是屬於我們的異類，一定要加倍小心提防，並且立刻報告安全單位，進行處理，若是你們有人匿而不報，與這些外星人異種發生什麼勾當，告訴你們，那就是你們死亡的時候，各位都知道，物質與反物質一旦相接觸，就化爲虛無消失，外星人就像反物質一般可怕，請大家多多小心保重，多多注意，不要誤人誤己，給這個社會帶來危險。」

萬老爹的廣播，透過人造衛星通訊系統，傳播到地面和太空之間，它是那樣的一種莊嚴的宣告。然後機器人開始以沉緩嚴肅的語調誦讀『乾元聖典』中的經文：

起初，在遙遠幽邃的天界一方，神創造了衆星，使星星在黑暗中閃亮，就在混沌世界中，萬老爹從一顆叫地球的行星中誕生，那原是成聖者永遠居留的所在，一個美麗非凡的神

仙樂園。萬老爹當時只是一隻試管裏的小細胞，他便被帶到太空去，在星際旅行中發育成長，成爲壯碩的勇者。

神說：「魔鬼無時無刻不斷的在腐蝕人類，尋找機會吞噬人心，誘惑人身。你千萬要保持聖潔，不可偷吃願望園中的果實，否則必然經歷不可避免的衰老和死亡。」

萬老爹說：「神的誡命是我永遠不變的行路軌道，我的信心，是我永遠不變的金。」

神說：「我給你權柄和榮耀，賜給你偉大超凡的能力，派你到陽美達星去開拓，你的金色頭髮和眉毛，是我永恆不變的標記，你將行使使魔鬼懼怕慌逃的手段，建設一個偉大的新世界，等待神的光臨，提昇凡人成爲永遠的聖者。」於是神給萬老爹十艘太空船，和幾千萬隻育種的試管，再度對萬老爹說：「你駕着太空船離去吧！陽美達星就在銀河系的邊區地帶，你到了那裏開天闢地以後，要特別留意提防鄰近星球異種人類的威脅，他們是魔鬼的化身，不可以隨便與之接近勾搭，否則必將造成死亡的來臨。」

神又指着衆多的機器人對萬老爹說：「我賜給你各種能幹的機器人，助你開天闢地，他們也將保護你星際旅途的安全，使你不致受到傷害。」

神說：「你的機器人將在地上生養衆多，並幫助你養育繁殖你的子民，接受你的指導，直到一個全新的世界建設完成，神的再臨，將帶給衆生無上的榮光，就似神點燃了浩瀚無垠宇宙的星光一般。」

神說完了話，都得到萬老爹的應諾。神又指着衆多的機器和設備說：「你的智慧將藉着這些寶藏得到更大的發揮，我賜你創造者的名分，統治陽美達星系，並封你爲萬歲，代表永恒的堅實信仰。」

萬老爹低着頭領受了神的祝福，神在萬老爹的左右肩膀各拍了一下，並用聖水沐浴萬老爹兩腿間的凸出的小鳥，神說：「你的小鳥兒絕對不可偷吃願望園中的禁果，否則必將帶給你不可挽救的死亡。這是惟一至關重要的誡命。」

萬老爹非常恭謹地說：「神的話，我都記得，可是我却不知道願望園在哪裏，它的果實又是什麼樣子，我怎麼可能去偷吃呢？」

神莞爾的說：「不可說，不可尋，不可思，否則將陷入永恒無盡的苦難，神的教誡是使你達到安全、和平、寧靜的境界，神已證入眞理，惟智者能知之，若是你被强烈的慾望所征服而受黑暗包圍，則不能見此眞理。這眞理是崇高、深奧、微妙、艱澀難解的。」

萬老爹連連向神禮拜誦禱，跪着連連叩首，當萬老爹站起來時，神早已消失不見了。

於是，萬老爹駕起了太空船，航向無盡的太空深處，照着應許的航程，在衆星閃亮的太虛間穿梭前進。

萬老爹等機器人唸完了經文，鬆了一口氣，對着全體子民繼續廣播：「各位兄弟，今天所以重唸第一章的一部分經文，因爲，各位即將分別成聖，萬老爹相信成聖的日子已經日益迫近，這個星球的開拓已經相當的繁華富庶，神祇來到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莫不見在旁邊關掉了廣播開關，在萬老爹身邊悄聲說：

「何不說清楚，提醒大家注意，有沒有看到墜毀的太空船，如果再有人看到，應該趕快向安全單位報告。」

萬老爹思索了一下，決定暫時不說出來，以免引起恐慌。飛碟艙外的景色一片血紅，那是夕陽東下的景緻，地平線上許多高樓沐浴在絢爛無邊的紅光中，偶爾有幾艘巡邏艇以優雅的姿態穿梭在蒼茫的暮色裏，看起來是飄逸而逍遙的，爲了保衛陽美達不受外來敵人的侵犯，也爲了維護內部社會的安全體系，防衛部的措施是絕對必須的。

萬老爹與莫不見兩人默默地注視着觀景窗，似乎都有無限的心事。爲了史無前例的外星人屍體失蹤事件，最高首腦階層造成的困擾，只有儘量以各種方式來化解。此刻，萬老爹撫摸着胸口上的一只旋鈕，旋轉了幾下，薄細的金屬狀的皮膚打開了一扇門，他伸手從裏面調整了另一個旋鈕，眼睛望向莫不見，說：

「你也試試看吧！怪舒服的。」

「是的萬老爹。」莫不見說：「你的設計眞好！」

莫不見也照着做，用手放開了胸前的開關，調整了裏面的儀器運作。那種迷離恍惚的感受，與腦部接受電極刺激是完全不同的，雖然最後的感覺仍是傳達到腦部，由腦部將快感散射到全身，但却是另一種韻味，使他們想起與他們所謂的女人在一起的愉快情況。

「女人是美麗的！」萬老爹說着，臉上顯出無比的陶醉之情。「她是我們男人生命的依托。」有淚光在他的藍色眼眸間閃動。「但是，我們也嚐到了痛苦的滋味。只怪當初我不應該偷摘了願望園中的果實，以致於使得苦難延綿不去。」一股劇烈的激情傳遍了全身，使他顫動發抖。

「創造者，你是偉大無雙的。」莫不見安慰他說：「孤單的人必須要有個伴，你的神遣棄了你，却沒有爲你解決問題，誰能指責你呢？你的神叫你不可偷吃願望園的果實，却沒有指出願望園是什麼樣子，在什麼地方。」

萬老爹繼續旋轉着胸口裏的按鈕，他已經感到一具近似眞實的幻象——女人赤裸裸的身體就出現在眼前！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他接受了天母星贈送的禮物，而享有的經驗，他爲自己以及所有

千歲以上的人都安排了特有的享受，以便共同來經營管理這個世界。正如「乾元聖典」上所說的，一旦偷吃了願望園中的果實，便註定了要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他害怕他的子民遭遇同樣的噩運，因此，他只能背地裏封鎖有關來自天母星的消息，他是不能不全力防備的。

在他的心靈深處，隱隱含藏着許多不能表白的苦悶與懷疑。爲什麼當他第一次與天母星來的伴侶接觸時，他的下體聖物却要潰爛而致脫落呢？「乾元聖典」所記載的誡命眞是那麼回事嗎？那天母星的外星人時時來犯，伊們所需要的不外來獵取此地的小鳥兒，讓這些人的小鳥兒全部成爲不能用的廢物。萬老爹回想自己的慘痛經歷，不禁傷心欲絕，如今，雖然換用了一個精密製造的人工代替品，他却懷念那有血有肉的東西，好像說，只有原初肉體的快樂才是眞實甜蜜的快樂，雖然這種行爲是聖典所不許的，既然已經犯了禁令，罪惡已經鑄成，他就益發捨不得自己身上原有的配備。

座機繼續在雲霧間穿梭，透過觀景窗，他們又看到太空艦隊從地面出發昇空，迎向黑暗無邊的太空，每當艦隊與萬老爹的座機在近處交錯飛過，萬老爹座機的螢幕上便會出現艦隊司令的一張面孔，向萬老爹舉手致敬，萬老爹的心裏却是感到慚愧無比的。——他們都是聖潔之人，比我還要聖潔。他心裏說着。一隻手邊在旋轉着胸口的調節器，以滿足他對女人的想望，女人對他來說，確實是教他又愛又怕的，他是在一種意外的情況與她們做了第一次的

接觸，以致於後悔莫及。他突然感到一陣心悸，周身强顫。

「你不舒服嗎？」莫不見輕輕撫着萬老爹的頭髮。

「心臟儀——心臟儀需要更換新能源了。」萬老爹說，面上的表情是痛苦的，他的手伸進自己的胸腔內部，將那顆人工心臟掏出來，加以檢視，上面的指示器已顯示維持機器運作的時間，已所剩無幾，必須加以更換。

「沒有關係，萬老爹，我會協助你的。」莫不見輕悄悄地附在耳邊說。

而此刻萬老爹已因爲剛才過度的興奮，心臟儀用去過多的能源，終於全身痙攣，兩眼上翻，四肢發抖，就像一架標準的機器人即將用罄能源時的情景一般。在旁邊的親信機器人AT〇〇一號，趕緊過來查看，幫助莫不見進行急救。

「沒有備用的心臟動力機嗎？」莫不見問。

「太突然了。」AT〇〇一號說：「不久前才裝上去的，不可能這麼快就用完了動力。」

「太興奮了。」莫不見說。「因爲看到了外星人，所以又想起了心事，耗用了過多的能源，實在……」莫不見不想再說下去了，反正就是這麼回事，他自己也檢點了一下，旋緊了胸前的開關。

AT〇〇一號把萬老爹的身體平放，迅速地旋轉着萬老爹的腦袋，將萬老爹腦袋轉下來，很快的移放在一具軀體替代儀上面，儀器開始操作後，萬老爹緊閉的眼睛隨即張開。他望着自己的軀體正由莫不見摟在懷裏，不覺得可笑。金色的眉毛向兩邊飛揚，臉色逐漸由灰白轉爲紅潤。

「你喜歡我這副樣子嗎?」萬老爹問。

莫不見苦笑着。他把萬老爹原來胸口上的那只心臟儀放回去。旋好了開關。說：

「下次我倒想換換你的軀體來使用，過過癮。」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玩笑開大了，人家可要誤會了，以爲我怎麼變了樣子。你也變了樣子。」

「萬老爹，你就休息一會兒吧!如果有緊急情況，再通知你。」莫不見拍拍萬老爹的頭，安撫着小孩一般的對待着他，並且把另一隻手放在萬老爹的眼睛前面，擋住萬老爹的視線，意思是要萬老爹閉目養神，不必太操心。

「別這樣，」萬老爹說。「拿水晶球給我看看。」

「水晶球?」莫不見問。

「就是外星太空船上掉下來的水晶球。」

莫不見的眼睛朝AT〇〇一號瞟了瞟說：

「聽到了沒有?去拿來。」

AT〇〇一號轉過身去，走進另一個艙房，拿來一個亮晶晶的東西，放在萬老爹的右眼前面。萬老爹出神的注視着裏面的動靜，有一個赤裸的女體正在裏面揚腿舞蹈，使得他看了心旌搖晃。

「有意思，有意思。」萬老爹說。「這種東西千萬不能給一般人看到。」他臉上露出滿足的笑容。

「有一個叫銀童亮的小孩子撿到了它，又給一個叫馬識途的青年拿去看了看，他好像有懷疑，跑到好漢坡去查看，最後被我們抓回來，送去快樂中心給他治療。」莫不見說：「情況是很嚴恐，我擔心會有消息外洩的可能。」

「你要不要看一看?」萬老爹問。

莫不見從機器人的手裏取來那只水晶球，放在自己的眼睛前面觀賞了一會兒，樂得嘴歪鬍子翹。總有些甜蜜不可告人的回憶在腦際裏翻騰打轉，那是萬老爹升他千歲以後，教給他的道理，供給他的體驗。

萬老爹被運回到萬年塔的頂樓，馬上被換裝了另一具心臟儀，使他能自由走動。在他檢

討來自各方的報告之後，對於外星人屍體失蹤的事件，只能靜以觀變。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萬老爹對着八個人類和八個親信機器人說，「也許天母星有意要擾亂我們，她們也有她們的困難，正在尋求一種慰藉，希望我們放棄敵對的態度，接納她們，她們正透過各種不同的途徑，喚起我們民衆的注意，但是，這種情形是萬分可慮的，我們不能讓我們的民衆中毒，最後每個人都像我們一樣，我們的肉體全部腐朽了，換上了百分之百的機器組合。」

「百分之百的機器！」萬老爹站起來重複着，强調他的話，他感到很悲傷，「我們跟那些我們所製造出來的機器人，實際上是沒有兩樣的，所不同的是，我們有了七情六慾。」

紅頭綠眼的AT〇〇一號走過來拍拍萬老爹的肩膀，並在萬老爹的臉頰上親吻了一下，表示他對主人的安慰，然後，轉身對衆人說：

「從現在開始，我們通知秘密保安局，注意防範可疑的人物，以免再發生不幸的事件。如果有外來的毒素流進來，會注意加以清除，就像不久以前的三個人馬識途、牛般壯和銀童亮他們好奇心過重，我們已經做了必要的處置，讓他們在快樂中心裏面獲得加倍的治療。」

莫不見有點迷迷糊糊，他的手一直在桌面上畫圈圈，畫着外星太空船的模樣，一個圈又一個圈，每一圈都圈住了他的心，讓他癡癡迷迷神魂顛倒。

第八章 放 逐

在深沉的夢裏，有一種奇異的光景在引導着馬識途直往前去，他下意識明白自己是在夢中摸索，隨着前方渾沌的光芒在奔跑。他喘氣、掙扎，尋求前面的光。

「天若不生人，萬古如長夜！」有聲音遠遠的傳來，是沉濁而莊嚴的。

光芒集中成一點，在黯黑裏搖晃閃動，而後急急地旋轉，成爲一個圈形的光環。

亮麗的光環在旋轉旋轉，馬識途奔跑着，進入光環裏，眩目迷人的光彩包圍了他，他的眼睛幾乎睜不開來，沒有辦法注視周遭的一切。有一種嗞嗞聲在響着，刺進他的耳膜和神經，直使他渾身引發一股股的興奮，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怪物，怎麼會出現在這裏，控制着他。

「太古以前的世界，人是合而爲一的，兩個人是一體的，但是因爲人的邪惡，神把人分而爲二，分開以後的人只是人的一半。」聲音一句一句的說出來，像巨鐘敲響一般的宏亮。充滿了懾人心魄的氣勢。

馬識途茫茫然地停下脚步，瞇着眼望着四下旋轉的巨大光環，對了，光環，它像一只巨大的外星太空船，就是那小傢伙銀童亮所目擊的那種，銀童亮看過，他說的：「圈圈，像發光的圈圈，從天空掉下來。」現在馬識途意識到自己就在圈圈裏面。

「天呀！我被圈住了！」馬識途不斷地轉動自己的身子，對着眼前飛轉的光環駭叫了起來。

「太古以前，人是合而爲一的。」那聲音繼續說：「只是因爲人的邪惡……神用可怕的疾病分開了兩種人，不允許人結合在一起，否則，只有造成可怕的毀滅。」

馬識途被弄得暈頭轉向，終於躺下來，任由那光環在眼前旋轉，對於傳來的話語，他也似懂非懂地聽着，並不特別在意。突然——

水晶球閃亮着，從光環的正中爆開來，晶亮剔透……

水晶球內的人體以美妙的舞姿在眼前晃動，對於馬識途來說，那只像是化了妝的機器人，兩腿間缺了小鳥的人兒，所不同的是，胸口多了兩只肉瘤。水晶球越變越大，成爲一顆

閃亮的巨石，從光環中間昇起，昇上天空深處，變成了奪目熠亮的星星，然後，星星們殞石一般急速下降，越變越大，眼看着就要撞上馬識途……

「哎唷，不好了，不好了！」馬識途叫了起來。看看周圍，原來自己還躺在床上。

牛般壯湊過來用手拍打他的兩邊臉頰。

「屁屁！你夢見什麼！要升天啊？」

「發光的圈圈！」馬識途擦擦額前的汗珠，驚魂甫定地說。「像是一艘外星太空船，又有一個巨大的水晶球，變成了星星，從天空中砸落下來。」

「好了，好了！你眞會做夢，說夢話！」牛般壯翻翻馬識途的眼皮。叫他清醒些，「你看了一個水晶球就那樣興奮，實在大可不必，你還是再去修理修理吧！」

馬識途還想翻身睡覺的當兒，却不知自己的背部給誰猛抓了一下，他抬眼上望，看見一個綠頭人就直直地站在他床前，對着他瞪眼，一隻食指向上彎了彎，表示要他起來。

「幹什麼？」

「起來！起來！」綠頭人講話的語氣變了，完全不像個機器人所應有的表現，「你說你剛才夢見什麼？」

「沒你的事！你管個屁！」

「屁屁！」綠頭人幽默地笑着，「我可不會放屁，只有你們眞人才會放屁，我只是奉命察看你！」

「我又沒怎麼樣呀！」

「你做了不該做的夢！」綠頭人說。

牛般壯氣呼呼地從床上跳起來，伸出一拳就要朝綠頭人的臉上揍過去，但是綠頭人的兩眼各發出了一道綠光，使得牛般壯伸出去的拳頭就停留在半空中，身體也不住地發起抖來。按照這裏的規矩，機器人是不得傷害人類的，除非他是奉命逮捕人犯，此刻機器人所採取的架勢，很明顯的是在執行命令所做的。牛般壯呆呆地像一尊雕像。

「你看他！」機器人指着牛般壯的那副可笑的樣子對馬識途說。「他要爲你打抱不平，弄成這副樣子，又是何苦來哉。」

「你剛才說，我做了不該做的夢，所以……」馬識途忍氣吞聲地問：「連我做夢，你們都要管到我，到底我犯了什麼錯？」

「走吧！」機器人說：「不必囉嗦！」

馬識途穿上了簡便服裝，跟着機器人走，在他向甬道踏出第一步時，機器人已回頭射出了兩道紅色的光線，把定若雕像的牛般壯恢復了生氣與活力。

「再見！」機器人向他說：「乖寶寶，好好的睡，你的好朋友要走了！」

馬識途抓抓自己胸前的毛，朝牛般壯扮了一個鬼臉，把手上的一根毛用嘴巴吹過去，打趣說：

「老牛，乖乖的睡吧！別做夢呀！」

牛般壯瞪大了滾圓的眼睛，氣得用拳頭直捶着床舖。在他記憶中的老牛，是從電腦的畫面中看到的，介紹另一個世界的生物。老牛，當然就是那種笨笨的動物，供人類驅策，拖載重物，在田野間氣喘吁吁的走着，只有馬兒是活潑快樂的傢伙，如果不被人抓去的話，要跑得多快就有多快。此刻牛般壯又不免埋怨創造者萬老爹爲他取了這個可笑的名字。

馬識途走了，直到黎明時分太陽從西方升起時，還沒有看到他的影子。他按動了詢問鍵鈕，請管理部回答。

「不知道，就算知道了，我們沒有得到准許也不能說！」

早晨，牛般壯帶領一批小朋友到草原裏觀望天上的飛鴿，玉樓春就在他的不遠處，朝他走來。他看見玉樓春滿臉的不自在與憂勞，顯然受了什麼樣的打擊與委屈。

「玉樓春！」他叫着。

玉樓春黃皮膚在陽光下有一種高貴的顏色顯現出來。他微微頷首，指着那棵巨樹上面棲

息的鴿子，展現了無可奈何的笑。

「你也想飛嗎？」玉樓春說。「你這個教師，教了學生什麼，連你自己都不知道，那鴿子是假的！」

「假的！」

「那是機器鴿子！」

「誰說的？」

「爲什麼不是？我的朋友參與製造的。」玉樓春說：「我負責造人，我的朋友製造機器人，也設計各種人類的器官，我的器官都有一定的年限，我是說，肉體的器官有一定的年限，機器的器官也有一定的年限。」

「你跟我聊這個幹什麼？」

成羣的小朋友，赤裸着身子，在陽光下跳躍，向着飛鴿招手歌唱，那是一首「和平之鳥，帶來永恆之春」的美麗的歌曲。玉樓春轉過臉去，望着那些快樂的小人兒說：

「我只是想問你一個問題。」玉樓春指着樹上的鴿子，細聲細氣地說：「鴿子裏面有竊聽器，有電視攝影機，我們可要小心，不要多談！」他拿了一片樹葉給牛般壯。

牛般壯呆頭呆腦地望着鴿子，欣賞着鴿子在天上飛的英姿，它飛着飛着，有的又棲止在

樹上休息，輪到第二批又飛出去，在他們頭頂上空盤旋。他手裏拿着玉樓春給他的一片樹葉向鴿子招手。

「喂！」玉樓春朝他眨眨眼。

「什麼？」牛般壯沒有會意過來，仍然蹦蹦跳跳的，一如身邊的小朋友般快樂自在。

玉樓春把牛般壯手裏的那片樹葉拿起來，塞進牛般壯胸前的口袋裏。這時，有一隻白色的鴿子飛過來，停在玉樓春的肩膀上，玉樓春把左手手掌上仰，鴿子就轉而停在他的掌上，他啄着嘴，對着鴿子吹氣，鴿子轉了個身，撲動着翅膀作勢要飛走，就在它起飛的一剎那，竟伸出鳥嘴，叨走了牛般壯胸口的那片樹葉。

「糟了！糟了！」玉樓春狂喊着，用力跺脚。

「怎麼回事？」牛般壯呆呆地問。

玉樓春拉着牛般壯朝萬花園中奔跑過去。氣喘喘的叫着：

「笨傢伙，快跟我來，到園子裏面。」

滿頭霧水的牛般壯，被拉着跑向繁花錦簇的園子裏，他却注意到頭頂上的鴿子也在跟着他們。

「都是你！」玉樓春揪着牛般壯，要他站定了，「事到如今，我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玉樓春急吼吼地問他：「說，說，你到底看過外星太空船墜毀沒有！」

「外星太空船？」牛般壯搔搔頭思索了半天伊伊哦哦不知所云。

「我說的是外星人的太空船，在萬老爹生日前一天晚上墜毀在好漢坡的，你是目擊者之一吧？」

「我……我……我也搞不清楚怎麼一回事。」牛般壯說：「反正我是看到了救生圈形的光體掉下來……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外星太空船。」

「你笨蛋！」玉樓春說：「我知道一定有外星人存在，只是有關當局保密就是了。」

「你這樣急幹什麼，你害怕什麼呢？」

「你看你，你把樹葉都弄丟了。」

「樹葉子干我什麼屁事？」

「你害了我！」玉樓春跳著脚，伸著拳頭在牛般壯面前舞著，「樹葉上寫了字。」他壓低聲音說，抬頭看到遠遠又飛來兩隻鴿子，採取俯衝的姿勢，他不禁又停止說話，瘋了似的唱歌跳舞：

你是我的快樂仙子。

我的一顆心，獻給我的仙子，貴重比黃金。

我的仙子是我閃亮的星，

你我兩顆心結成一顆心。

兩隻鴿子飛遠了，玉樓春又板起面孔說：

「現在我們兩人要講好，因爲我喜歡你，所以向你提出約會的要求，我們在萬花園裏約會，知道嗎？」

「約會幹什麼？」

「原來我是要詳細跟你談一談有關外星太空船和外星人的事，但是現在事機不密，我們不能多談。呆子，要是有人問你跟我約會幹什麼，你就說，我把你當成快樂仙子就是了！」

「什麼又是快樂仙子？」

「去看你的模型玩具吧！」玉樓春說：「我也說不出所以然，快樂仙子只是一種形容詞，形容美麗的木偶人罷了，你只要記住我給你的信是約會你便可以了。」

牛般壯遲疑地點着頭。玉樓春撲過去，在牛般壯的臉頰親了一下。這個突兀的舉動叫牛般壯錯愕了一陣。飛過頭頂的鴿子叫了一聲，好像也在打一個驚嘆號。牛般壯伸手抹抹被玉

樓春親過的臉頰，斜眼瞪他。

玉樓春打了一個哈哈，伸手摘取一朵玫瑰花，就插在牛般壯的頭髮上。又輕悄悄地在牛壯般身邊說「這是做戲！不得已的！我怕被發現，有人會查我。」

「你說的是！今天大早，我的好朋友馬識途也不見了。」牛般壯終於慢慢體會出玉樓春找他的用意，自己的腦筋也逐漸靈活起來。他繼續說：「馬識途他說他做了個夢，夢見一艘外星太空船，像發光的圈圈，蠻有意思的。」

「發光的圈圈！發光的圈圈！」玉樓春喃喃地說著，似乎心裏有所領悟，然後他掉頭走開了。

太陽升得更高，艷陽下草木發著綠油油的光，許多赤身裸體的小朋友聒聒噪噪地唱著歌，跑得滿身大汗，油光光的身體，活潑潑地跳躍著，每個人都爲了天上的飛鳥而歡愉地做出不同的表情，牛般壯走向他們，有一個銀色頭髮的孩子，頭上却結了一大串紅花綠葉，蹦蹦跳跳的迎向他。

「牛般壯！」銀童亮叫着：「剛才那個人親你一下幹什麼！我們不是不准許有這樣的行爲嗎？」

「他有病！」牛般壯說：「他說我是快樂仙子，我不知道什麼叫快樂仙子。」茫然的神

色望向草原，地平線上又有一艘太空巡邏艇起飛，遠遠的看來與飛翔的鴿子是一個樣子。

「他到底說了些什麼嘛？」

牛般壯抬頭看看鴿子，有一隻白鴿在頭頂上盤旋了一下，又飛遠了。他囁嚅著：

「他問起馬識途的情形，他已經被抓走了，不知道爲什麼，只因爲他做了一個夢。」

銀童亮不解地凝視着他，牽起牛般壯的手，搖撼着他：

「老師，你再告訴我們一些故事好不好，就像星星在天上爲什麼不會掉下來？太陽爲什麼從西方昇起，爲什麼這個世界只有一種人，而所有的人都是要從試管裏面生長發育出來的：爲什麼這世界上的植物、昆蟲和魚類，他們却是自己生長繁殖的呢？」

銀童亮的聲音很清脆，有如穿瀉在山澗的流水，而此刻牛般壯却有點迷惘失魂。他喃喃地說着似乎只有自己才聽得清楚的話：「只因爲他做了一個夢，只因爲他做了一個夢……」却沒有聽到銀童亮在一旁對他的安慰：「別擔心，馬識途他自己會回來的，就像上次一樣，他自己會回來的，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耀眼的陽光下，耀眼的胴體在晃動，許多人圍攏來，就像天空中輕快飛行的鴿子聚集在一起，然後被牛般壯帶走，進入地下道，搭車前往教室去。在車上，機器人保育員，爲孩子們穿起了衣服，並帶領大家唱起歌來，歌頌大自然及創造者的偉大神奇。牛般壯嘴巴跟着

唱，心裏却不知想着什麼，彷彿因爲失落了什麼而耿耿於懷，有一層散不開的霧，在眼前逐漸加濃加深擴大……

極地的風聲呼號着，有如千人大合唱般壯烈而激昂，掃過白皚皚的雪原。迷迷濛濛的雪地裏，一輛孤單的飄浮車，在緩慢地摸索行進，看起來它就像電腦畫面中所顯示的怪獸烏龜一般的形體和動作，據說那是來自一位從前歷史家的描述，一個叫地球的行星上，曾經存在了許多動物，歷史家就將所見的情景製成了電腦軟體，存入記憶，成爲陽美達星球人類的參考。現在，當馬識途在雪地上空注視着底下如烏龜的一輛車子，他不禁覺得有些滑稽可笑。

「這裏是飛魚第八號，馬識途呼叫你，我在你上空飛行，請回答！」

反應是沉寂的。馬識途將座機迴旋着慢慢接近那架烏龜狀的飄浮車，在風雪中，飄浮車掙扎着逐漸緩慢下來，以至完全停止，沉陷在雪地裏。

「喂！喂！好傢伙！」馬識途叫了起來。「你出了毛病了嗎？需要我幫忙吧？」

底下的人沒有反應，馬識途將飛碟慢慢降落下來，雪地耀眼的光使他前面的觀景窗變成了一片白亮，有若白色發光的一片牆壁，他穿起了禦寒的衣服，戴上護目鏡走出去，又從口袋裏取出一把光能鎗，小心翼翼地向飄浮車前進。

當馬識途去敲叩飄浮車的圓形窗子時，裏面出現一張蠟黃的臉，頭髮與鬍鬚也都是雪白色，散亂地覆蓋着那副驚恐的表情。

「開門，開門！」他叫着。他知道裏面是聽不到的。

門終於開了一條縫，裏面伸出一隻枯瘦的手要拉他，馬識途與他握了握，一瞬間却感到觸電似的震擊。他慘叫一聲，摔跌在雪地上，當他掙扎着爬起來時，飄浮車的門已全部打開。

「快進來！快進來！」老人說着，向他招手。

馬識途爬上去，進到艙裏面，面對着一個不知道幾千萬年的怪物，他不禁有些膽寒。他推下了自己的護目鏡和面罩。

「你怎麼樣找到我的？」老人沙啞的聲音仍然顯出他的精力。

「我……我只是奉命到極地來，」馬識途期期艾艾的說：「我不知道你在這裏！」其實他根本不知道老人是誰。

「對不起，讓你受驚了，剛才我通了電，忘記拔下插頭，所以就這樣讓你摔了一跤。」

老人指着自己的肚臍眼，又說：「人老了，也不中用了。」

馬識途是被派遣到極地來工作的，他只感到老人可憐，却不曾注意到自己的關懷已經使

對方引起了反感，老人的眼睛閃着淚光，他發皺的臉牽扯着千百條紋路，乾澀的嘴唇猛在緩緩的動著：

「萬歲還好吧？」

「你是說創造者？」

「是的，我已經有一千年沒有看到他了。」

「怎麼樣？」

「我要逃離那個世界，我希望能夠死！眞正的死！」

「你是誰？」馬識途忍不住問。老人審視着他，一團迷霧漫開來，老人的眼眸深處顯得不平靜的漾動，似乎老人方才察覺來訪者的身分有問題，然後，他用一種比較重濁的聲音從他皺癟癟的嘴唇擲了出去：

「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沒有什麼事？我只是來尋找一艘迷失的太空船。這是上面交給我的任務。」

「出去！你出去！」老人吆喝着，伸手推出一掌，打在馬識途的胸前，「你們都是一夥的！我在這裏活得好好的，我不想回去！」

馬識途被老人連推帶拉，就在門邊，老人按動了機關，馬識途倏地整個身子彈落出去，

座機的門也關緊了。讓馬識途著著實實在風雪中嚐夠了苦寒的滋味，他沒有再想與之糾纏，邁動脚步，朝自己的飛碟奔去，在他回到自己艙內座位時，他連續打了十幾個噴嚏。

他使用通訊設備與那架飄浮機聯絡，但沒有反應，從觀景窗上已可見到它正徐徐地起飛，然後加足馬力疾駛而去，消失在極地的雪原之上。馬識途的起飛遲了一步，只有漫無目的的在極地上空搜索。

「報告指揮部！」他的眼睛注視着前面的通訊影幕，那裏正出現了許多靜電干擾，影像是模糊不清的。

「馬識途向指揮部報告，找到了一艘飄浮機，有一個老人在裏面，我被他拒絕，我不知道我們要找的是不是他？」

反應很快的回來，靜電的干擾使馬識途聽不清楚前面說了些什麼，畫面上的波紋起伏無常，司令官的臉分裂成好幾個部分：「快去找他，就是他，這是你唯一回到基地的機會，否則你只有永遠在那兒活下去了！」然後一切歸於寂靜，只餘下嗞嗞的聲音和沒有希望的空白畫面。

馬識途轉動了控制盤，發動了動力系統，當他再一度飛上雪原時，開始感覺到自己是這樣的孤寂，他想像不出這個老人何以能夠在此地生活了一千年之久？他到底又是誰？有關當

局爲什麼這樣重視他？

冰雪覆蓋的大地，一片無盡止的蒼茫，看不到任何人煙，他茫無目的的飛着，眼前的白色使他昏昏欲睡，也令他想起他在基地時與牛般壯快樂無憂的日子，他擔心牛般壯的情況，他的不告而別，勢必使牛般壯難以忍受，然而，他爲了自我解嘲，開始哼起自己的小調：

只因爲做了一個夢，夢見那
發光的圈圈和水晶球，呵呵，
到底它是什麼？落得
要放我到極地來逍遙，
其實却是把我拿來囚，
讓我什麼希望也沒有。

雪原上迷迷濛濛的灰白，使他眼前出現了許多幻景，他看見牛般壯結實的身子在陽光下做着運動，領導一大羣的小朋友，在綠油油的草地上翻滾，笑聲此起彼落，每個人肌膚都是豐滿圓滑的，那種天然的色澤，有別於綠頭機器人的人工色，儘管機器人做得與人維妙維肖，它皮膚的顏色却是不能與眞人相比的，剛才那位老人，說不定也是有極大的百分比是換裝成人造的，所以他的肚臍上通了電。有關人體改裝成機器，逐漸成爲不朽的機器，他曾經聽聞過年長的人說起，却不曾親自目睹。此刻，他模模糊糊的意識到自己的任務就是要找回一具活體的人造機器，他再次幻見發光的圈形太空船在盤旋飛轉，幻見水晶球內的人體在揚腿舞蹈，這是一種多麼奇怪的感覺，是他從來沒有過的異樣激情在體內流動。他雖然接受了快樂中心的治療却也無法完全抹煞這份難忘的記憶，當他在睡夢中驚醒，却被機器人硬架走，分派到極地來尋找一艘太空船。

「只有鬼才會在這個地方哩！」他喃喃自語，失望地注視着窗外的冰雪世界。

恍恍惚惚之間，他想起他的老師所曾教給他的話：「去除妄念，心不妄動，即可明見，察理觀變，測度萬方。」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思維和情緒，將自己內心最微細的感覺與自己手指所操作的控制盤連接着。排除所有其他的雜念，專心一意讓飛行機器順着靈感來操作，以便尋索目標。在荒寒的雪地上空，他飄飛着、飄飛着，他知道他如果不能達到目的，只有繼續留在這裏，命令是一種絕對的權威，他不能打道回去，否則將會碰到强烈的力場壁障攔截系統，使他再度轉回去。

他用全付的心靈投注於他的任務，靜定地飛着飛着……

第九章 前哨站

玉樓春在衆多的學者面前，顯得有點膽怯，站在講臺上，他的黃臉皮、扁鼻子，正是千禧世紀的典型人種代表，成爲衆所矚目的焦點，當影像牆變化出一個巨大的人體細胞內部的特寫鏡頭，他指着影像牆上的景觀，說出他的見解。

「人的由來是一種神奇的創造！」喉結在他的脖子間上下移動，他仰着臉故意注視着遠處的天花板，以減低自己的起伏情緒。「『乾元聖典』上所說的大抵是不錯的，但是，在這裏，我想發表了一項最近的研究報告，我想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人與機器人到底有什麼分別？』」

在場的人與在旁邊監視的綠頭機器人，不約而同發出一聲訝異的輕嘆。而在最前排座位的紅頭機器人AT〇〇一號，眼睛冒出了閃閃的綠光，與他的紅頭相映成趣。玉樓春是警覺到了，但是他仍深呼吸了一口氣，繼續望着半空中，把他要說的話說出來。

「人的存在是一種荒謬，在這個星球上，我們只能看到一種人的類型，聽到一種聲音，在我的人生哲學中，我懷疑，還有另一種人，另一種聲音，甚至另一個世界存在。」

AT〇〇一號的眼睛綠光投注到玉樓春臉上，而玉樓春已進入忘我之境，他要在今天這個學術發表會中痛快地把他的觀點廣播週知。玉樓春繼續打開他的話匣：

「按照我們遠古的僧人九千歲博古今對於生物所下的定義是這樣的……」影幕上出現了下列幾項文字：

①可以移動自己身體。
②具有一種通過化學變化作用去產生能量的能力，稱爲新陳代謝。
③生殖能力。
④個別獨立存在。
⑤具有思考與思想溝通能力，稱之爲智力。
⑥它是自然的產品，而不是人工的。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我們與機器人的區別在哪裏，除了外表頭髮的顏色略有不同之

外，就是內部的構造，一種是肉體，一種是機器，還有機器人的兩腿之間就缺少了那麼一個排泄的管道，就是我們人類俗稱的小鳥兒……」

全堂的哄笑，如雷般串串響起，那些綠頭機器人木訥無奈地搖頭傻笑，表情出奇的怪異。

「很令人不解的是，第三點，」玉樓春的聲浪加高了，他望着AT〇〇一號染着怒光的臉，却無懼地繼續說：「生殖能力是個謎！」

「生殖能力！」玉樓春了無懼色地加大了聲調，再一次重複他的話，他的手，指向影像幕的第三條文字。

在座的莫不見，生氣地站起來，紅着臉，指着他大罵：

「異端！」

玉樓春眼睛霎了霎，身子退後一步，他已感受了來自高階層單位的巨大壓力，不能不放低聲調答辯：

「這是我從圖書館查到的資料，博古今親筆寫下的六大規則，誰能否認呢？」

影像牆上立刻顯現出博古今九千歲的樣子，銀色的頭髮和眉毛，深邃發亮的眼眸，高挺的鼻子和一張露出銀髯之外的紅色嘴唇，在在顯示出一千年前失蹤被宣布死亡的博古今當時

是何等的瀟灑。在博古今旁邊巨大的背景是一份他的手跡，寫著有關人與機器的相互關係部分的文字，然後，顯像又變成博古今的「六項生物定義」。

莫不見仍然不服氣地吐出了「異端」兩個字，聲音小得只有旁邊的人才聽得到，然後，他把屁股重重地擲在椅子上，狠瞪着微紅的眼望着講臺上看來囂張過度的玉樓春。

「我只是奇怪，機器有生殖能力，我們人爲什麼沒有生殖能力，要靠著試管來培養。」玉樓春說：「機器人可以自己運用材料，靠著特定的藍圖自己製造機器人，但是人呢？人怎樣能夠自己造自己呢？」

幾百對炯然的目光投射向他，這個學術發表會上。玉樓春所提出的驚人言論，實在震動人心。偶爾也有幾聲喧嘩在會場的角落發出。玉樓春靜定地掃視全場，鼓起勇氣，繼續他的學術研究報告：

「根據我的追查探索，我還發現九千歲博古今有一本記事冊，寫下有關生物學的知識，其中談到神秘的ＤＮＡ，他指出，生命的基礎是ＤＮＡ，如果人類能夠善用自己的身體，我們也可以複製自己的後代，而不必經由試管培養，在人工管制的環境中成長，人可以自己成長，自己生殖自己的後代，正如樹木花草和昆蟲一樣，不斷的繁殖自己的同類。」

莫不見忍不住又從最前排的座位站起來，用手指着他嚷叫著：

「違反『乾元聖典』的教義，是異端邪說，絕對是異端邪說，我禁止你再繼續講下去。」

「今天是十年一度的學術論文發表會！」玉樓春的鼻子往上仰，一臉的高傲有恃無恐，他已經決定孤注一擲，他的胸中熱潮澎湃。「我握有許多證據，絕不是亂蓋的，就算我說的是異端邪說，也不是來自我自己的構想，而是來自博古今的原始概念。所以嘛，請莫不見四千歲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你是在侮辱萬老爹萬歲，在大唱反調！」莫不見嚷得臉紅脖子粗，他憤怒地把自己的假髮當衆摘下來，露出一個銀亮的腦袋殼：「你們看！這是什麼東西？人與機器本來就是一樣的，有什麼差別沒有？人管機器，機器也管人，還有什麼好討論的，本來我們的生活體系就是早被安排好了，還有什麼好討論的。」

「生殖。」玉樓春說：「我是在提出一個嚴肅的生物學問題，我是在研究人類生殖的可能性。」

「怎麼樣個生殖法？」

「這是我無法了解的。」玉樓春放膽說出他的結論：「我以爲最高當局隱瞞了有關外星人的事實，我懷疑，有一種外星人，是與我們同類而相異的外星人，他們是眞正我們所需要的外星人，與他們的接觸，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態，我們不能故步自封，永遠這樣下去，我們要展開心靈與別的文明進行接觸！」

「放肆，放肆！」莫不見叫罵著，他又戴上了假髮，坐回去，眼睛瞟向紅頭的ＡＴ○○一號，向ＡＴ○○一號使了一個眼色。

「各位專家學者，各位前輩和先賢，各位千歲和百歲，」玉樓春避開了ＡＴ○○一號綠光的掃瞄，放大嗓門繼續說：「我絕對不是亂蓋的，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話，可以查詢一下萬老爹生日的前晚，有許多目擊者目睹一艘外星人太空船的墜毀，那艘太空船是圈形的，我們的太空船從來就不是這個樣子，而且有人做了夢也被禁止，做了夢也被……被禁止……做了夢也被禁止……」一種莫名其妙的反覆聲音，却從玉樓春的喉嚨發出來，那是教他無法控制的舌頭在嘴裏顫動講話，他就像有故障的機器人般，不斷的說同樣一句話。

「做了夢也被禁止……做了夢也被禁止……做了夢也被禁止……呃……呃……做了夢也被禁止……呃呃……做了夢也被禁止……呃呃……呃……」

莫不見與ＡＴ○○一號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他站起來，緩緩地走到講臺上，拍拍玉樓春的肩膀，對玉樓春說：

「老兄，你怎麼啦？你做了夢嗎？」

「做了夢也被禁止……做了夢也被禁止……」玉樓春呆呆定定的眼神望著莫不見，是那樣茫然空洞，彷彿整個世界對他來說全然變了樣子。

「各位看到了吧！聽到了吧！玉樓春只是發著夢囈！」莫不見站在講臺上，對着全體專家學者發言：「像這種研究報告，完全是一種胡思亂想，像他這種人，怎麼能夠擔當千歲的責任，原來他也是千歲的候選人之一，却因爲沒有得到這個職位，而製造邪說，這是最不可原諒的！」

玉樓春還在那裏反覆著他那句已經變得毫無意義的機械式的語言，他已經成了故障的機器人般，成爲必須進場修理的一具人體。

「你們看他這個樣子，怎麼會像個主管——像個培養部的主管呢？他的荒唐言論，站得住脚嗎？」

在座位兩旁走道的綠頭機器人首先鼓起了掌，會場上的其他人士也跟著鼓掌叫好。有人喊着：

「把玉樓春拉下來，把玉樓春拉下來！」

「不識相的傢伙，到底講了些什麼玩意嘛！」

「胡說八道！亂說夢話！」

玉樓春呆楞了一陣，止住了自己的舌頭，他伊伊呀呀不停，語無倫次，手舞足蹈，不成文法的句子，無法辨聽的語音，讓人覺得他只是在演一齣鬧劇，等於是自毀形象。最後，他傷心地哭泣起來。在他的淚眼中，許多歪七扭八的肉體與機械交纏著，發光的禿臚、暴凸的水晶眼、金屬架結構的肋骨和脊樑、裝着人工發聲器的喉管、人造的心臟、肺臟和其他一切的內臟，所有亂糟糟的東西，全是不可思議的錯亂圖景在廻旋浮昇，唯一的眞實是他自己胸袋裏的思想。

我思，故我在！

他無聲地吶喊着。迷迷糊糊地，他看到許多綠頭人走過來，把他搖晃的手脚固定了，他感到自己被抬起來，身子在飄浮搖盪，他明白的意識到自己身上惟一不是人工的實體，就是他的腦部，這是他的理智思考的所在，帶給他所有對人生的批評與懷疑，如今他却不能有效的行使他身體的所有權，他手脚癱軟無力，就似脫離自己軀體一般，完全無法運作，甚至覺得眼皮沉重無比，無法撐開來。

「這就是一等叛逆，對萬歲萬老爹的反動！」莫不見指着那個被抬出去的玉樓春說：「萬老爹栽培了他，他却忘恩負義，實在大不應該！他應該進場去修理修理了！」

會場上的喧嘩之聲繼續着，爲着玉樓春剛才發表的言論，有極少部分的人持着不同的看法，議論是輕聲輕氣的，有如蜜蜂的嗡嗡之聲，沒有人敢高談闊論。

站在講臺前面的莫不見，又抓起自己的假髮露出一顆銀亮的腦袋殼，緊繃着臉對大家說：

「辯論機器人與人類的差別有什麼意義呢？大家都看到了，我是個結結實實的人，現在大家都還年輕，用不着換什麼金屬腦袋殼，等將來，就要用上了，將來還不是跟我一個樣子，在這個永久的國度裏，我們還缺少什麼呢？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地方嗎？」

一隻機器鴿子飛進來，停靠在莫不見的肩膀上，咕嚕咕嚕發出了一些信號。莫不見匆匆結束他的講話，踏大步走出去，臨出門時，看見AT〇〇一號的肩膀上停着那隻鴿子，非常得意地叫着。

創造者萬老爹直挺挺地站在電視牆前面，注視學術論文發表會的情形。AT〇〇二號，正在使用清潔熱線掃瞄他赤裸裸的身體每一部分，這是例行的檢查整修工作，保持一具有用的人體機器必要的措施。

電視畫面顯示出會場已恢復了平靜。萬老爹剛才的激動與不安已漸漸解除，他臉上頻頻

苦笑著，金黃色的眉毛如毛蟲般在額上蠕動起伏，當他的視線與AT〇〇二接觸時，他感受到緊迫的壓力，那種目光是在乞求機器人給他更多的服侍，一種遠古以來就隱藏着的人性的基本需要，又在體內作怪，讓他渾身發熱，他兩腿間的鳥兒好似振翅欲飛。儘管萬老爹的身體已是百分之百最精密的機器所構成的，此刻，如浪般湧來的一股慾潮在衝擊着他……

「給我一個玩具！」萬老爹說。

「要哪一型的玩具？」AT〇〇二問他。

「卅六——廿四——三十六那種。」

「好的，主人。服務馬上就來。我叫艾芝萊過來！」

AT〇〇二按動了牆邊的儀表上的控制鍵，電視畫面很快的出現一個人形的玩具，水汪汪的眼珠子瞪著他，櫻桃般的朱唇微啓，濡濕而發亮，開始對他展開誘惑的攻勢。

「女人，」他輕喚著：「快過來！我的好芝萊，我喜歡妳！」

「你滿意嗎？萬歲！」AT〇〇二問他。

「快！快！叫她快過來！」萬老爹吼著。飢渴的眼神已然急迫得要燃燒起來。

那個卅六—廿四—卅六的女人走過來時，全身灑滿了香水，柔媚的嬌軀緊靠著他，風情萬種，韻味十足，挑起萬老爹對於另一種人類無限的興趣。當她溫柔的手觸摸到他的胸部

時，他的呼吸急促地加快了，渾身熱騰騰的，有如浪滔洶湧般的激動起來。他把她按倒在舒適柔軟的地板上，開始做他迫切想做的事。

「能源必須加緊輸送！」女人說。「工作效率必須加强。」她是指著整個星球所生產的能源總量，經由微波輸送至人造衛星，再由人造衛星輸往星球之外的其他世界，供給神祇們，做爲一種奉獻。

「能源？」萬老爹煩躁地叫著：「每次跟妳們親近，都忘不了談到能源，到底妳們是什麼東西？」

「我們是神祇所揀選的人物，這是ＡＴ〇〇一號說的。」

萬老爹回想他被送到此地時，最初的親密夥伴，就是如「乾元聖典」上所說的，神祇賜給他許多機器人，「你的機器人將生養衆多，並幫助你養育繁殖你的子民。」所有紅頭ＡＴ字號的，就表示一萬年來隨時侍候他的最初一批的機器人。萬老爹迷迷糊糊地享受著與另一種人類在一起的快樂，張開半合的眼睛依稀看到一張嫵媚的臉迎著他，正在展露歡顏。他喘息著說：

「今年……今年已經增加到百億個能源單位了，還……不夠嗎？」

「ＡＴ說的，明年要達到一百廿億個單位！」

「ＡＴ，ＡＴ？哈哈……神祇所選派的ＡＴ，總是有着沒有完的要求，永遠不會……不會有滿意的時候呢！」

「別這麼說！」艾芝苯咬咬他耳朵，撒嬌說：「你對芝苯也有着永不滿足的需求呢！」

萬老爹笑了，他的笑聲因爲肉體被改裝成精密的機器而顯得剛硬虎虎生風，吹在艾芝苯的臉上，使她有一陣癢。

「妳說呢？艾芝苯，沒有妳，我可是活不下去哩！」

「胡說，你們都是永遠不死的人！」

「萬歲，不錯，我是萬歲！」萬老爹用力擁抱着她，彷彿就要從她身上找回過去一萬多年來所失去的慰藉。

音樂柔和地從房間的四個角落散發出來，正是宣告一次與芝苯歡聚的結束，ＡＴ〇〇二號打開了門，走進來，將女人從地板上牽扶了起來，另一個綠頭機器人也跟着進來，領着萬老爹到浴室去淨身。

萬老爹回頭望望芝苯，留戀的眼光游移在她豐腴美好的肌膚和胴體上面，似乎意猶未盡，頻頻對她送著秋波。

「能源必須加緊輸送！工作效率必須加强！」艾芝苯向他招手，嬌聲地說着，ＡＴ〇〇

二號領着她回去她自己的房間。

綠頭機器人在萬老參身上噴射著清潔用的揮發劑。萬老參仍然在回想着過去自己第一次偷吃禁果的情形，他感到飄飄欲仙，其樂無窮，然而，也就在那一次接觸之後，毀損了他的肉身。他已違反了神的旨意，必須與死亡相交戰，於是他帶著原罪給世界人類遺下了後患。他的肉身在以後的許多年裏，也就在AT機器人的協助下改成了機器式的，成爲金剛不壞之身。一個龐大的星球系統的主宰。

在萬老參穿好了整齊的衣服之後，已經有人等在門口急於要見他了。他按動胸前的一粒按鈕，調整自己身體的情況與情緒，叫了一聲開門，紅頭機器人AT〇〇一號帶著玉樓春出現在門口。玉樓春垂頭喪氣的樣子，好像受了極大的打擊，扁扁的鼻子下方流着鼻水，沒擦乾淨。萬老參看到他便說：

「百分之三十二的機器，玉樓春，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嗎？」

經過快樂中心治療過的玉樓春，仍然一臉沮喪，他的黃皮膚更顯得蒼黃萎縮，沒有血色的嘴唇在微微發抖：

「萬歲，萬歲……你是偉大的。」

「你剛才說了什麼夢話你自己知道嗎？」

「知道。」

「你知道是異端嗎？」

「一端？眞理是一條線的兩端。」

「你在胡說什麼？」

「我在探究眞理？」

「你只是想升千歲罷了！你是故意搗蛋！你說……」萬老參雄偉的聲調加大了，怒氣在周身升騰：「你懂得多少生殖的事？你難道不知道你的學說嚴重牴觸了『乾元聖典』的眞理，經文上記載着：『萬老參使用最初帶到世界來的幾千萬支試管製造人類，繁衍後代子孫。』你們都是我的子孫，還想繁殖什麼東西？」

「報告萬老參，我只是推測情況，假想有這種可能，因爲觀察過其他的生物，昆蟲的世界，個體可以藉着與另一個個體的結合，而產生後代，其中一個個體生下了卵，長成另一個新個體。完全不需要試管！」

「生物學是我們所禁止研究的項目之一。」萬老參正色道：「你爲什麼想不通？」

「爲什麼要禁止？」

「怕危害人類的安全。」

AT〇〇一號重重地在玉樓春的肩膀上拍打了一下，企圖使他提神醒腦，也希望造成萬老爹的思索路向轉移，然而玉樓春的話却觸動了萬老爹的心事。他在想像着一種他所沒有辦法理解的所謂生殖的奧秘。是的，當初爲什麼必須靠試管來繁殖呢？一旦試管用完，便就完了。這個星球的人口也就保持住固定的數目，新誕生的人類，在他們成長至某一階段時，都必須與他自己一樣，逐漸轉換成精密的儀器內臟和神經、肌肉、骨骼系統，以便達於不朽。這也是當初「乾元聖典」意料之外的事，神祇所應許的永恆日子，是有了改變，只因爲他最初與一個誘惑他的外星人進行一種他所迷惘而又衝動的接觸，才造成他的身體局部的潰爛損毀，說來的確是令人傷心萬年的事。

萬老爹從沉思中抬起頭來，看着AT〇〇一號含有暗示性的眼光，他下達命令：

「把玉樓春帶去太空前哨站去，擔任守備官。」

玉樓春驚訝地「啊」了一聲，圓瞪着兩眼，在他還想要表白什麼意念之際，又止住了沒說出來，嘴角微露一抹難以察見的笑意，彷彿正中下懷一般。

突然，影像牆上出現了另一個AT字號的紅頭機器人的緊急通報，AT的身子後面是第九號實驗室，存放試管的所在，整潔的玻璃架上，是一片空蕩蕩、清光光，萬老爹記得上次檢視時，還有存貨，此時却已不知去向。

「有人偷走了一批試管！」AT說：「總共是十萬隻試管，通通不見了！」

「怎麼會？」

「情況很糟，」AT〇〇九號說：「沒有任何闖入的跡象，就是憑空消失了！」

「十萬隻試管，我的天！」萬老爹叫道：「我的十萬個子孫全部不見了，怎麼有這種事？」

在一旁的玉樓春，也忙着插嘴進來：

「正好我也落得清閒了。培養部可以少做點事！」

萬老爹狐疑的眼光望向他：

「我的兒子，是不是你搞的鬼？」

「玉樓春嗎？」AT〇〇九號搶着回答：「那是不可能的！他沒有機會接觸到這座倉庫。」

玉樓春緩緩地笑着。說得也是，存放試管的地方，原是設防極端緊密的保存處所，除了經過AT字號的機器人特別准許之外，不得隨便進入，如今發生了這等離奇的失竊案件，已破壞了整個星系的生產計劃。

十萬個失蹤的試管是十萬個不會講話的空白，原來的試管上，都貼有原始的標籤：「純

潔的人類品種，沒有慾望，最好的任務執行者。品質保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地球環境保護充實中心製造，西曆五〇〇〇年。」根據「乾元聖典」的記載，它們都是最初由神祇所遺留下來的財產，如今剩餘的十萬隻試管全告消失無蹤，當然這令萬老爹要急得跳脚了。

玉樓春被送往太空站，搭上一艘開往邊區前哨太空守衛站的太空船，等於是對於違法者的一種流放處分，也是在避免可怕的思想毒素繼續擴散污染這個完美的社會體系。

在太空之中，回望陽美達星，它只是一顆雲霧圍繞的小小星球，看起來那麼渺小而又可愛。

「你是個笨蛋！」綠頭人對他說。「爲什麼你要講老實話呢？」

「謝謝你的忠告。」

星星在深邃的太空中，孤寂地散佈着幽光，玉樓春張望着，舒了一口氣，他唯一的安慰是，他已遠離了那個使他精神上感受壓力的世界。

他不明白的事情固然很多，却無法忍受自己沒有被揀選升上千歲的榮銜，也因之對於整個世界的種種情形感到莫大的懷疑，他深信人的由來是一個絕大的奧秘，「乾元聖典」所記載的神話事蹟，有部分還待重新詮釋。

電腦在校正航路，綠頭機器人幫他做好每一項太空飛行中應做的步驟。飛過第二個月球之時，月球基地來了電訊，要求檢查雲彩號的飛行許可。玉樓春沉靜地坐在電視攝影鏡頭前面，說出他的任務指令編號：

「乾元二〇〇一號命令——玉樓春前往最前線去，擔任守備官，防止一切外星人的攻擊與入侵。」

「注意發光的圈形太空船。」對方回答說，是一個AT字號的機器人出現在螢光幕上。

通訊關閉了。玉樓春喃喃自語：「發光的圈形太空船，是一個奇妙的東西，它應該就是外星人駕駛的太空船吧！一定是有過外星人潛入陽美達基地進行破壞呢！要不然不可能會有一連串的怪事發生。」

太空船開始加速，奔向星空深處，那是一個永恆寂靜的所在，隨時可能面臨突發的情況，而導至死亡。也許他臉上的憂慮被綠頭人看出來了，綠頭人問他：

「你怕嗎？」

「怕什麼？」

「怕有一天身體分子分解了，也許再也組合不起來。」

「你是說死亡？」玉樓春笑着，兩頰鼓起，鼻子顯得更塌了。「不必客氣，你直接了當

的說！」

綠頭人點點頭，「你當然知道，意外可以造成肉體的死亡，難道你不怕死嗎？」

有一個發光的圈圈在眼前幻化旋轉，成了他的希望與目標，他只是悶聲應答着，「哦！哦！」不置可否。所有的夢魘都會在現實中退盡消散，正如冰雪遇上熾熱的陽光而溶化，他懷抱着自己的信念，勇往直前，探索美好的眞理，必須有勇氣面對將臨的一切挑戰。

第一前哨站是一座小小的人造衞星，人工環境布置得美侖美奐，有花草樹木，和各種維生設備，還有萬老爹在一萬年前創建此地時的題字以及當時保存的一些歷史性的紀錄。

能源輸送偵測儀上，指示着激波輸送系統的操作正常，它越過前哨站附近的太空送往太空中另一個不知名的邊荒地帶，在那兒有一個遙遠的接收站，再由接收站轉送至其他世界。

「到底能源要輸送到何處呢？」他不解地自問着。

綠頭機器人儼儼地笑着，眼睛急速地滾轉，他按動了軌道轉換鈕，改變衞星的座標，讓衞星朝微波輸送路線靠過去。

「你要是有興趣的話，可以往前去試，觀察看看，這是非法的措施。」

「不管它了，違法就違法吧！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五分鐘後，電訊中傳來巡邏艇的警告：

「第一前哨站，你們飄離固定位置，請回答！這裏是外太空巡邏艇二五二九號！」

螢幕上出現了一個ＡＴ字號的紅頭機器人，怒瞪着兩眼，著急地望着他。

「我們正在調整位置，偵查不明的飛行物體。」

「胡說，那邊根本沒有不明飛行物體。」

玉樓春詞窮了，他怔怔地望着ＡＴ〇五九那張生氣的臉。現在他開始明白，流放到此地是多麼的不幸與悲哀。他就是不能忘記有關在陽美達基地所發生的一切，他有滿腔的不滿需要發洩，却沒有辦法突破重重障礙和關卡，將他的心聲表白出來。

「我是說，我發現了能量發射波，在附近越過！」玉樓春改口申辯，「我必須要去查明！」

「那是禁區，任何太空航具或物體，不得進入那地方！」

玉樓春突然而起的無名火，發動了高能量前進系統，緊握著控制盤，直往禁區的方向飛奔而去。一邊關掉了通訊器，不理會ＡＴ機器人的呼叫。

渾身火熱，許多星星在眼前打轉，投來驚異的注視，他已顧不了禁令，瘋狂地欲往那地方一探究竟。是否有一個世界，那兒住着另一種美麗的人類，這是他時時思索的一個問題，以至於他多方蒐集資料得到一個具體結論，有關當局一定隱藏了一些什麼秘密，那也許是人

體可以經由自己的本能繁殖另一個後代，而無須藉着試管及有關養育機器的培養，這件事是否又與外星人有所關連呢？的確是耐人尋味的。

小小的衞星站，在太空中全速航行，終究抵不過後面追來的巡邏艇一般快速，眼看着就要追上了。在玉樓春身邊的綠頭人，呆呆地牽着玉樓春的手，叫着：

「不要這樣爲難我，我會被分解的，你也會被分解的！」

綠頭機器人又自行打開了通話器，向巡邏艇報告：

「玉樓春不聽禁止，罪不在我！」

「快掉回頭，快掉回頭！」AT〇五九號機器人嚴厲地叫着，「否則我們要用死光砲把你們轟得粉碎！」

這就是我的下場；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故意要來整我？玉樓春在心裡低低的叫着，更加怒不可遏，他伸手推開綠頭人在旁邊的干擾，用力過猛，把綠頭人推得四肢朝天，在地板上打滾。綠頭機器人猶在聲嘶力竭的叫喚：

「不要找死！不要找死！快回去吧！快回去！」

玉樓春又用力的採了綠頭人一脚，就直接踩在綠頭人的胸口上，破壞了綠頭人的整個電子線路的總開關，那綠頭人就動也不動直挺挺地躺在那兒。

「給你三十秒鐘考慮，玉樓春！請你掉回頭，遠離禁區，遠離禁區！」AT〇五九號又咆哮着。

「三十秒鐘，好的！」玉樓春脫口而出，此刻他已心慌意亂，他回想自己將近一千年以來的生涯，奉獻工作在育嬰上面，接受的都是所謂AT字號機器人的管制和指導，實際上，他自己只是個機器人而已，AT才是人，可笑又可嘆的世界！如今就要面臨生死的抉擇了。他是往前去自找死路呢？還是苟且偷生，在這個可怕的環境中繼續他的生活？

「還有二十秒鐘！」對方又喊叫着。

他抓起一頂配備着電子線路的帽子，戴在頭頂上，希望改變自己的心緒，電路自動接駁到他的腦部表皮電子神經網路上面，開始產生美好的幻象，最先出現在他腦海的竟是一個發光的圈圈，這是他聽牛般壯說起的，有一個叫馬識途的人，他做了一個夢，夢見外星太空船是圈形的，而且，有人也目睹了外星太空船的墜毀，他爲了眞理，勇敢地站在學術的殿堂揭發出來，那是夢嗎？還是眞事實？

發光的圈圈在眼前飄浮飛轉，閃動生姿，一圈一圈把他團團圈住，圍困在裡面，他想掙扎，沒有力氣，要喊叫，發不出聲，那僅存的些微的自我意識，只是一丁點即將熄滅的星火而已。

『還有十秒鐘！』對方傳來的話，有如身邊的風。

球形的衞星站流星似的在太空中疾飛，在它後面的一艘巡邏艇以流星趕月的氣勢直逼而來，頃刻間，衞星站發射出一道蛇形的光柱，直撲巡邏艇，在它即將觸擊巡邏艇之際，說時遲那時快，巡邏艇的周圍爆出血紅色的光球，整個將來襲的蛇形光柱碰撞開去。

下一瞬間，巡邏艇發射出一道强勁無比的巨大光柱，它不偏不倚的擊中衞星站的船體……

爆炸了。衞星站一霎時粉碎成了四散發光的微粒和碎片。巡邏艇一個急轉彎，離開而去。

在荒寒冷寂的太虛中，一座小小的衞星站的摧毀爆炸，就像微不足道的一粒塵埃般的顫動飄失，沒有任何的聲息，就是那般靜悄悄的隱去消散，化爲虛無……

第十章 復 活

在萬老爹的眼裏，在座的其他八個人，除了莫不見經常有許多出人意表的創見以外，萬老爹實在對這些千歲級的高階層人士很不滿意。最高指揮部的緊急會議中，除了剛剛就任千歲的天樓蓋因爲情況特殊沒有參加以外，所有的人都到齊了，却不能對於連續發生的怪異事情提出適當的對策。

「十萬隻試管不見了！總有個原因吧？」萬老爹愁眉苦臉對着衆人說。

「這是一種外星人對我們的挑戰嗎？」莫不見遲疑地站起來。「我有預感，有一些邪惡的力量已經在我們陽美達基地作怪了。」

「也許是伊們想與我們連絡。」萬老爹說。

「你們想想看！」紅頭機器人AT〇〇一號，在一旁插嘴，「從祭天儀式前晚到現在，發生多少奇奇怪怪的事，首先外星人的太空船墜毀，外星人的屍體失蹤了一具，再是馬識途、牛般壯、銀童亮這幾個人物好奇地發現問題，最後，玉樓春發表學術研究報告，公開散播異端邪說，緊接着又是十萬支試管消失，說不定下次會有更大的亂子出現，要是每一個人都想擁有一個外星人，成天魂不守舍，成天與伊們在一起，那是最要不得的。」AT〇〇一號講話的時候，眼睛始終瞪視着萬老爹，那是他的特有習慣，似乎就把它的全副精神灌注在萬老爹身上，企圖影響萬老爹的舉動和看法。

「他們都是最好的人類品種，不可能會出亂子的，不可能……不可能會出亂子的……」萬老爹的憂傷使得他語無倫次，難以爲繼。AT〇〇一號趕緊過來牽扶著搖搖欲倒的萬老爹。

「他只是受了驚嚇，」AT〇〇一號說，「那是萬歲太過辛苦了，我們大家想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吧！」

所有的人站起身，在莫不見的提議下，去試管存放倉庫當場去勘察了解。但是，當他們抵達那個空洞的倉庫以後，却開始顯得不耐煩起來。有人鼓噪着：

「叫我們來這裏有什麼用嗎？」

「屁屁！我才不管他們，我只要舒服的日子！」

「有嬌娃就夠了！」

「對，人口已經夠多了！還要這些孩子們幹什麼？」

AT〇〇一號凝視了萬老爹一眼，眸光中隱隱現出了凜然之色，萬老爹不禁爲之動容，臉上的紅潮泛起，是因爲生氣不肖的子孫所說的話。

「放肆的兒子，」他罵道：「你們在瞎扯些什麼？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們須要生產一定量的能源輸送到太空去嗎？那是神祇所規定的功課呀！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力來生產。」

「不過，」莫不見吞吞吐吐的插嘴：「根據電腦的報告，我們的人口已經過剩，可以不需要更多的人，人口可以暫時不再增加……」

「那是另一回事！」萬老爹跺着脚：「我在說，我的試管兒子們不見了，你們沒有一個人關心這件事！」

莫不見湊過來，輕拍萬老爹的肩膀，悄聲對他說：

「少動氣，少動氣，他們失了魂兒，別怪他們，要怪就怪你賜給他們嬌娃兒的特別的享受，特別的特權，造成他們昏了目、亂了心智，成天只知道多玩幾個玩具，算了算了，他們也是你兒子，你多生氣多划不來！」

萬老爹的情緒稍爲緩和下來，他揮舞着他的權杖，在空洞的試管架間敲敲打打，發洩他的怨氣。

「不明不白！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他吼着。

回聲巨大而沉濁，他已經對這個社會體系失去自信，對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權杖感到懷疑。

「兒子們，」他失聲叫着：「你們都到哪裏去了！」

試管倉庫再度關閉了。莫不見又悄悄地在萬老爹身旁獻策：

「跟我來，我們到火焰谷去一下。去淨淨身，祈祈福！」

萬老爹有點呆楞，但莫不見的示意又是那般眞切，在過去的經驗裏，莫不見的確是個偉大的聖哲，他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不像一般的千歲官兒迷迷糊糊，成天只知道享受與玩具相處的溫柔。

「去火焰谷幹什麼呢？」AT〇〇一號在一旁發問。「萬歲一定要保重身體，火焰谷是個禁地。」

「我們去祈福、祈福！」莫不見搶着說。

「我也跟你們去！保護保護你們！」

「不必了！」莫不見很快的又搶白：「我們要自己去，就麻煩你通令秘密保安局，加緊查緝有關的安全問題。」

AT〇〇一號錯愕了好一陣子，他對於莫不見的回答感到唐突，不大能接受，他向着萬老爹請示：

「怎麼樣？」

莫不見朝萬老爹擠擠眼，萬老爹好像懂得莫不見的意思，點點頭說：

「就這麼辦，就這麼辦，AT一號，你去忙你的要緊事，反正一切就是那麼一回事！」

通往火焰谷的道路兩旁是一片奇岩怪石，飄浮車全速在向前推進。許許多多人形的石雕，飛快地掠過，它們或坐或立、或仰臥俯臥，或做跑跳狀，以及各種人體成長的過程樣式，不一而足，從試管以及子宮孕育的經過，莫不栩栩如生地展現了人的姿態。

火光熊熊，赤焰萬丈，從地平線上昇起直達天際。他們停下了車子，遠遠的站着，慢慢移步前進。

「你想再進行一次火的洗禮嗎？」莫不見向身邊的萬老爹，「人可以在火裏得到新生的。」

萬老爹的臉色變了。他們看見有兩個綠頭人，推着一輛坐着年紀老邁的人的滑車，轟轟

轟地衝入火海裏，老人還唱著歌，期盼美好的明日的來臨，直到無情的火海吞噬了它。鐵軌的一端被火烤得紅紅的，只是剛才推進去的人和車，全已消失不見。

「他很快樂。」萬老爹說：「乾元聖典的寶訓是這樣普遍深入人心。『你們年老的，就到火中去，將在火裏得到新生。』實在是奇妙呀！」所有陽美達星系世界的人類，除了千歲以上的人物以外，全部經過火的洗禮。

「萬老爹，」莫不見說：「我想進去試一試。」

「何必呢？」

「只有通過火焰谷的試煉才能夠了解生命的奧秘，我要自己進去試試。不過我想告訴你一件事。」莫不見臉上的表情是困惑而迷惘的。「我懷疑外星人已經登陸了，開始進行搗亂我們的社會。」

「外星人是誰？」

「當然是所謂天毋星來的。」

「天毋星？好大的膽！」

「有可能的！」

「你說呢？有什麼理由？」

「我懷疑所有的消失事件，都和AT字號的機器人有關，因爲只有AT字號才掌管了最高機密的部分，AT的能力已逐漸在加强，你沒有感受到嗎？尤其是AT〇〇一號，它的影響力幾乎要超越了你。」

「超越了我？」

「是的，我看得出來，也有所懷疑。」

萬老爹抓着自己金黃色的頭髮搖晃着自己的腦袋，企圖清醒自己，他的臉色在火光中映得赤紅，有如盛怒一般的模樣，他瞥見遠處的尖石頭之上，停了一隻機器鴿，正在咕咕作響。萬老爹示意莫不見注意，他說：

「所有的設計都是經由電腦指揮系統進行的，會不會正如你所講的，我們受制於電腦機器人？」

「你難道相信東西會無緣無故消失嗎？這是不可能的，他們自己搞出來的！」

「有理，有理！」萬老爹說：「別的千歲都是笨蛋，沒有你聰明、想得週到。」

有一隻機器鴿子飛過來，掠過他們的頭頂上，萬老爹舉起手上的光能鎗，瞄準了鴿子扣動扳機，鴿子被擊中冒出了火花，拖着一條發光的尾巴掉進火湖裏。

「這些傢伙都是AT〇〇一號的傑作！萬老爹，你可要當心囉！我猜是紅頭人AT搞的

鬼。」

「我已經有感覺了。」

「爲了防止他們的猜疑，我想，我還是自己試一試，我要走進火湖裏，成爲一個新生人。」莫不見說罷，蹲下身去，旋轉了一下他兩腿間的聖物的開關，拆卸掉了它。他把自己的小鳥用力投擲出去，落在火湖裏。「現在我身上的聖物飛走了，我也要跟着走了，萬老爹，你可要在機器人工廠裏把我找回來，我將在復活室復活。」

「慢一點，你不要進去吧！進去是在毀壞了一副生命！你不要！你不要嘛！」

「萬歲，你當然知道我的用意，我必須從工廠裏復活，才能夠完成一項眞實的調查，我的目的地是跟ＡＴ字號的機器人鬪法。不過你要沉著些，在我沒有完成復活的程序之前自己要謹愼些，對了，那個派到極地去的馬識途，當初是我故意建議你這樣做的，我懷疑失蹤的九千歲博古今還在極地裏生存着，所以當初我建議你這樣做，也許他會找到博古今回來，再一方面，派馬識途出去，也避免了馬識途的麻煩，就是怕有ＡＴ會修理他。」莫不見說了一大段話，他脫下了身上的衣服，變成一個赤裸裸的人，衣服擲進了一輛小小的座車，在幾分鐘後，他將跳進座車，然後發動了推進器，衝進火湖裏，領受莊嚴的死亡與新生。

又有兩隻機器鴿飛來了，在低空掠過，發著咕咕聲，萬老爹正要舉起光能鎗發射時，莫不見伸手挪開了他的鎗。

「算了，自己創造的鴿子，又何必呢？」

一隻鴿子俯衝下來，停靠在萬老爹的肩膀上，做出小鳥依人狀，突然，鴿子身上的發聲器開始講話：

「緊急報告消息，緊急——來自太空邊疆地區的最新消息，一架殺手巡邏艇，擊毀了第一前哨站，裏面的流放者玉樓春，和他的同伴機器人，全部爆炸解體，由於他們違反了禁令擅自離開崗位，前往能源發射系統的微波路線區，他們終於被擊毀，他們的生命，將在機器人工廠裏得到新生，他們的腦袋思想，將不復有過去一般的邪惡。萬老爹的命令，一切的一切都是爲了使我們的世界更安寧更和諧！玉樓春曾經散播了異端思想，說是人是可以自行繁殖自己，這是違反了『乾元聖典』的寶訓，他的歸宿，是應得的，這種頑固的思想必須消滅，從新再造。」

廣播結束了，鴿子衝上了天空，朝着山頭的一邊有太陽的地方飛去，這當兒萬老爹耳邊的小型接收器也傳來了他的玩具娃娃艾芝苯的叫喚：

「快回來吧！我正在等你，想死你了！」

嬌娃的聲音傳進耳膜，直教萬老爹柔腸寸斷，儘管這付身子已經全部改成了金剛不壞之

身，他還是保存了人體的七情六慾，他怎能不心動，爲了那遠遠的召喚而茫然無主。此刻，他看看赤裸著身體而自己摘除下體聖物的莫不見，不禁大大佩服莫不見的膽識和勇氣。他沒有理會他的玩具嬌娃艾芝苯的呼喚，他唯一擔心的是，在諸事紛繁裏，如何來理出頭緒。他問：

「你看怎麼辦？莫不見，好像眞有外星人登陸在作怪一般，整個世界都在搖動了。」

「那個玉樓春暫且別理他，他已經解體了，頑固的思想徹底的整過了，他講的是有道理，就是我沒有辦法了解他的所謂『生殖』的概念，太玄了。」

「是太玄了！」莫不見說：「肉體之身只能由試管中成長，而試管來自最初的神祇所賜，絕不可能自我繁殖的。」

「那是個謎，也許還待我們去探索。」

他們的談話，就到此結束。莫不見飛奔跳上一輛小小的平臺座車，那是通往火湖的火葬車輛，爲求死而得新生的人特製的。「人將在火裏死亡，在火裏重生！然後成爲一具全新的不壞之身，直到老化之後，再度在火裏輪迴。」乾元聖典的記載就是這樣確實無誤。

「再見！」萬老爹向莫不見招手。

「再見！」莫不見說：「在復活室等我，再見！」

死亡座車緩緩地衝向火湖，莫不見的身影隱約在躍動耀眼的火光裏逐漸消失，熊熊的火焰吞噬了他，只餘青烟與白汽。

復活室的門板映着透明的火紅，當它打開來時，乍見迷霧般的紅塵在裏面昇騰繚繞，瀰漫着神秘的氣氛。長長的走廊外面，許多友人守候着，等待從裏面走出的新生人——合成的人體，以便迎接他們，加以安慰。

當萬老爹走過來的時候，走廊上的羣衆，響起了一片喧嘩，有人舉手高喊：

「萬歲，創造者萬歲！」

「好，大家好！」

萬老爹靜立一旁，微笑頷首，等待着他的愛兒莫不見從復活室裏走出來。這套體系完全是按照「乾元聖典」所指示的一切程序，逐漸在一萬年來建造完成的，肉體出生的人類，在老而不堪使用之後，可以全部更新，藉由火化的步驟，由電腦的精密運作機能，保存的原始肉身的個性，再一次移入合成人的頭腦裏面，於是肉體原先的思想再一度復活，原先的人也就復活了。

在這個世界裏，沒有人可以眞正死亡，只有解體與重組，死亡只是新生的代名詞。莫怪

萬老爹所統治的社會裏全是奮力工作、專心任務的人類和機器。萬老爹站着面向牆壁，那上面就有一組發光的字在閃耀：

純潔的生命，永遠不死，
死去的是腐朽的幽魂，
復活在永遠的國度裏，
享受的是幸福與溫存。

對於萬老爹來說，他比誰都清楚這些話的含意。一般的人類只能藉助着快樂中心的電力刺激得到快樂，只有他和幾位高階層的人士領略最後一句「幸福與溫存」的眞義。如今他在這裏等待著莫不見從火中復活，他爲這個効忠於他的兒子，感到無上的驕傲，也有無比的遺憾，莫不見再也不能享有嬌娃的體貼溫柔及性的樂趣。

浸淫在艷紅光輝裏的復活室，微焰從每個角落吐著朗亮的光，許多復活的人，浴在火中，慢慢地移動身子，走出去。他們的肉體或機器前身雖已死亡，却由精心製作備用的第二身代替出廠，電腦注入了原身的個性思想，成爲另一具全新的身體，再一方面，有一部分腐朽的觀念，也在重煉中再造更新，去蕪存菁。

門開了，三三兩兩的人類和機器人走出來，赤身裸體的樣子，就似他們當初降生時一般的天眞與純潔，人與機器人在外表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唯一的不同只有下體小鳥兒的有無。眞正的人類，配備齊全，而機器人用不到一個多餘的器官。爲了防止沒有辦法分辨人與機器人，只有在衣服上明顯的區分。在許多年前，曾經發生過機器人自以爲是人的情形，而與眞人混同，弄得扯不清楚，發生困擾，後來就改變了設計，最少在裸體時下體須要有所分別的。

復活者走出來都是精神飽滿、容光煥發，他們裸露的身體走動時顯出肌肉的健美，富於光澤與彈性，當他們看到萬老爹在門口等待時，不禁頻頻向他舉手致敬，並高喊「萬歲」，使得萬老爹感到在這個國度裏，他是多麼的受重視與尊敬。這得感謝當初創造他的神祇，那些賜給他千萬隻試管的神祇。

赤色的光影頻頻閃動，閘門一開一合之間，就有復活者走出來。萬老爹站在那裏，不時舉起右手的權杖，向復活者致意。直到一個黑頭髮黃臉皮、扁鼻子的人出現在他面前，他不覺怔住了。

「玉樓春？」萬老爹驚叫着。

「萬歲，萬老爹，你好！」玉樓春說着向萬老爹行了一個舉手禮，他的身體因爲急速的行走，突然立定，造成他下體間的聖物也顫擺了一陣。所有的再生人都是統一規格製成的產

品，他們的慾望都已淨化過。

「你不會再搗蛋了吧？」

「什麼？你說什麼？」玉樓春詫異地反問，似乎一時沒有聽懂萬老爹的話。

萬老爹有點失望，也有點喜悅，這個調皮的兒子，如今總算被召喚回來了。而他的所作所爲，實際上也是萬老爹所急於想探究的眞理，流放玉樓春到第一前哨站的用意原是希望玉樓春有一番作爲，沒有想到被殺手巡邏艇所擊毀。此刻萬老爹望着他復活的兒子歸來，不禁趨前去緊緊地抱住了玉樓春。

玉樓春只是一具剛剛從合成人裝配廠出廠的人類，他的思想與個性被儲存在電腦裏，經過一番改造之後，注入了這具金剛不壞之身，當玉樓春從火紅的復活室走出之後，他的腦袋裏猶在盤旋着第一前哨站所見的情景，他憶起ＡＴ〇五九號對他的恐嚇與攻擊，他是決定使自己粉身碎骨、萬刼不復的，沒有想到眼前竟出現了萬老爹的形貌。

「我……我……」玉樓春艱難地發出了聲音：「我應該要…要死的！我本來想死的！」

「不，不可能有死，這是一個不死之國！你應該老早便知道了。」

「不是蓋的？確實是眞的？」玉樓春急得哭出來。

「你怎麼啦？」

「我……我恨！」

「恨什麼？」

「恨我沒有死的自由！」

萬老爹的視線越過玉樓春的肩膀望去，看見莫不見的身子也出現在門口，經過火的洗禮，在火裏重生的莫不見，他渾身散發著光輝，目光炯然依舊，油亮的黑髮拖得長長的，直垂到肩膀上，此刻莫不見恍惚由夢中醒來似的，他已經歷了一場生死的轉換，也是思想性格的轉移，面露着和藹的微笑迎向萬老爹。

「回來了，都回來了！」萬歲推開了玉樓春，張出雙臂迎接迎面而來的莫不見四千歲。

然而站在走道一旁的ＡＴ字號機器人，看見這情景，不禁趕過來大大的數落一番。

「報告萬歲，這位莫不見四千歲，還不到輪迴復活的時刻，他提早了使用的時間，未免浪費了資源，這是違反資源法第二百九十一條的規定。」

萬老爹白了ＡＴ機器人一眼，沒有理會它的抗議。

「對不起！」倒是莫不見打躬作揖的表示：「是我不好，我不好，我應該被罰到工廠作工三個月。」

機器人工廠，是一個偉大的城市，它百分之九十九是機器人在展開作業，自動化的輸送設備，綿延數百里，運送各種物資原料和儀器、零件，中途一站一站的裝配和檢驗過程，是那樣精密完全、天衣無縫。

在機器人工廠的大門口，掛着兩行標語：

機器人製造機器人，服務主人！

生產、生產、再生產；執行任務最快樂！

莫不見剛剛抵達這裏的時候，就遇見了被派遣來此地的天樓蓋——一個新任千歲的人，身上有着百分之二十的人造器官。天樓蓋問起了莫不見有關外星人屍體失踪的事，是否已經有了着落。

「沒有，」莫不見說：「爲了這件事，有關方面實在焦頭爛額！」

「眞有那麼嚴重嗎？」

「嚴重當然嚴重，就怕外星人不斷的來攻。」

「爲什麼不公開出來，讓大家都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你年紀還小，不會了解的。」莫不見解釋着，心裡却有一股隱隱的憂慮與懷疑，「你自己也說過，敵人的意識形態與我們不一樣。那是……那是可怕的動物呀！」

天樓蓋帶着莫不見到工廠各處去參觀，最後莫不見就留在人腦裝配部的神經系統調節整修小組工作。爲了刺探有關ＡＴ機器人的秘密，莫不見自願違反了能源法規前來此地工作，也許可以破解外星人屍體失蹤及十萬隻試管消失的謎底。

萬老爹的床畔躺着嬌媚萬狀的另一種人類，那種嬌喘有如遙遠山谷的風聲，輕柔的、低沉的、令人迷惑的。

「啊，萬老爹！」伊呼喚着，趴在萬老爹身上，雙手勾着他的脖子。朱唇靠過來，壓住他的嘴唇。好一陣子才鬆開他。「你喜歡嚐我的舌頭嗎？」

「芝苯，」萬老爹嚥下了一口口水，「當然當然，天下的人兒就是我第一個有這種福氣！最先有這種福氣。」

「那還用說嗎？天下都是你的，連我也是你的。」

「芝苯，快別這樣說了！」萬老爹的腦際出現了發光的圈圈，不斷的在旋轉，那是一種奇異的記號，使他有着難以形容的興奮和恐懼，又愛又怕，恍恍惚惚之間他好像看見一隻從地面飛起的鴿子穿過那個光圈。他疑惑地說：「看在過去恩愛的份上，你回答我一句話好不好？」

「什麼話嘛？你說嘛！」

「如果我想要更多的女人，你願意答應嗎？」

「呵呵，你的慾望永遠不滿足嗎？」

「這是我唯一快樂的泉源。」

「一塊肉，」伊說：「女人只是一塊機器一般的肉！你還不是老不死的機器，老不死的肉，你還想要什麼呢？」

「我要更多的肉！」萬老爹說。

「你饞！你饞！」

萬老爹捲着舌頭，長長地伸出自己的嘴唇外，舔着自己的餘沫。露出一付貪饞相。眼睛直直地瞪着眼前這付豐滿的胴體，會說話和行動的肉。而他，一萬年來，就着迷於這樣的一個對象，他已感到厭煩單調，需要變變胃口，他開始有點嚮往來自天母星的訊息，那外星人的登陸迫降，也許意味着另一種新的接觸即將開始，是否須要秘密地派一個人到天母星去，與伊們商談，匆匆的引進過來，滿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肉體已經死亡了，就在與來自天母星的外星人接觸之後，注定了腐朽的命運，然而，在機器裏重生，也注定了他必須永遠努力去塡滿小鳥的需要，就像自己身上附帶的一隻飢渴的生物。雖然屬於機器的精密設計轉移或

爲近似肉身，原始人性的慾火却始終在體內燃燒着。萬老爹是貪饞的，正如他的枕邊人所說的。

各種不同的色光在屋內變幻着，牆壁間所呈現的景色也不一而足，有遙遠太空的耀眼星羣，有原野落日的餘暉，花花草草迎風搖擺，成羣結隊的鴿子展翅飛翔，那是由AT字號紅頭機器人所建議創造的，給這個世界帶來生趣，萬老爹靜靜地躺着，接受艾芝苯的愛撫，也聽聞伊的細語。天花板上又出現了他生日時那天的壯盛野景，成千成萬赤身裸體的人，集合在原野上，迎着西方昇起的太陽，在赤霞艷露下，一望無盡的胴體，反映着油亮的紅光。萬老爹就站在透明的飛碟裡，輕輕飄着，掠過衆人的頭頂上，接受衆人的歡呼致賀。多麼純潔可愛的子民呀！萬老爹風風光光的享有無限的榮耀，整個星球的龐大體系，全在他的統治之下。

他的呼吸已顯得侷促，與艾芝苯的鼻息交相接觸，相互交流，有如喝醉了酒般，暈暈陶陶的。

「天母星，一個女人的國度。」他喃喃地說着。腦際猶盤旋着發光的圈圈，這是艾芝苯一萬年前登陸到此地所搭乘的太空船型式。他當然忘不了。

「你想到天母星去嗎？」艾芝苯問。

「那裏全是女人嗎？像你們一般漂亮的女人嗎？」

「那還用問？」艾芝苯回答說：「莫不見曾經偷偷地去過，而且帶來了九個其他的女人，那是三千多年前，奉了你的命令前往辦事的。你還想要嗎？」

鮮明的印象在萬老爹的腦海浮起。最初設立千歲制度，只不過是個頭銜而已，演變成後來將天母星帶回來的其他九個女人分配給底下九個高級人員。然而與天母星的關係仍是一種微妙的不能公開的愛恨關係，表面上絕對的敵對，私底下也只有極少機會的往還。萬老爹貪婪地吮吸着伊的手指頭，再由手指頭緩緩移向手肘、手臂和腋下，他在使用他的精密製造出來的人工觸覺、嗅覺提高自己的性慾。畢竟艾芝苯也已不是原先的那具肉體了，經由秘密的複製程序，艾芝苯也曾在朽壞之前走入火湖，從復活室裏走出來。

他們正在欲死欲仙、翻雲覆雨的時候，一串清脆的叮噹之聲響起，顯示出有特殊的消息情況即將輸入，幾秒鐘後莫不見憂急的臉出現在天花板上的螢幕裏。

「對不起，在這個時候打擾你！」

「什麼事？你說嘛！」

「玉樓春，他……他和我的女人消失不見了！」

「怎麼會呢？怎麼會呢？」

「有人看見玉樓春走進我的花園裏，只是幾秒鐘的功夫，兩個人都消失了！」

「可怕，這怎麼有可能呢？」

「一位AT字號的機器人跟蹤了玉樓春，但是玉樓春好像知道怎樣進入裏面，在AT來不及阻止他時，玉樓春進去了，裏面的我的玩具，竟……同時消失不見，這實在太可怕了！」

「反正你的玩具也用不上了，」萬老爹朝他打趣說：「你又何必著急？」

「話不是那麼說！事情嚴重了！」

「當然當然！」萬老爹嘆了起來：「我是開玩笑的。希望你放輕鬆一點。」他的金色的眉毛皺起來，一隻手抓搔着金色的頭髮，苦着臉望着莫不見，好像在等莫不見出主意。

「事到如今，有什麼辦法可想呢？」莫不見說：「玉樓春的第二身已經出廠了，還沒有來得及爲他準備第三身他便消失了，他的原身並沒有死亡，復活感應器更不能爲他處理再出廠的復活手續，這樣的一個人，要是能夠眞正死了也就罷了，偏偏他還帶走了我的寶貝，實在可惡透了！」

「你能確定是他帶走的嗎？」

「AT〇五三號看到玉樓春拉着伊的手，一霎時兩個人便化成一道光消失了！」

「怪！眞像物質與反物質相遇！」

「不，也許有另一種力量在干涉、在操縱、在進行破壞我們的體制、在搗亂我們，希望我們瓦解，要我們出洋相。」莫不見想到的更爲深沉神秘。「他們的能力超乎我們之上，正在處處窺視着我們，希望我們的子民趕快接受開放的思想，每個人都有使用玩具的自由。」

第十一章 惡魔之髮

一片玄黑的天空之下，綿延無盡的叢林，有如交纏着的亂髮覆蓋着大地，風起了，整座森林便搖盪了起來，推轉着萬里的巨龍般，在荒涼冷漠中翻騰伸展，發出可怕的哀號與慘呼，豆大的雨點傾瀉下來，漫天蓋地揚起了重重的水霧，陰慘混沌，如夢魘中的地獄世界。

這是被稱爲「惡魔之髮」的一處尚未開發的處女地，列爲陽美達星球的保護區，它原始植物的面貌，維持了整個星球的生態平衡。即使在白晝時分，陽光所能照達的程度也相當微弱，一到了夜晚，它成了恐怖的黑獄，羣魔亂舞，萬鬼爭厲。

然而在黑色可怖的叢林底下的某處，却隱藏了不爲人知的秘密所在……

玉樓春睜開眼睛時，感覺到週圍的氣氛多麼的不知諧，這是一個他後來所未見過的世界，圓圈形的光芒在他的頭頂上空閃爍，變幻各種不同的顏色，紫的、藍的、黃的、橙的、綠的、白的、灰的，玄秘不解的飄映遊迸，他只是一個好奇的探索者，對於陽美達的一切常有懷疑，也有滿腔無處發洩的苦悶。

「我又被抓起來了?」他叫着。

沒有人回應，四處一片靜寂。

牆壁開始旋轉，許多景色幫助他記憶過去所發生的事。包括外星人太空船的墜毀；原野上桿形高塔上在朝陽裏煥發的光輝；人羣的聚集崇拜，遙遙對着那座桿形高塔祝福、頌讚；玉樓春被派往第一前哨太空站，由於對能源輸送系統的好奇，試圖去接近它，以致被擊毀，在外太空分解；他預儲的第二身就在復活室復活出廠，成爲一個新生的人，繼續在基地裏工作，擔任保健部的一員，然而，就在他迷迷糊糊前往四千歲莫不見住所的花園時，看見了一個外星人，一個面貌姣好，身材婀娜不同凡俗的外星人——他相信那是外星人，情不自禁的與之握手，却在一瞬間喪失了記憶，無法辨清自己目前的方位處境。

「讓我死吧!」他叫了起來。「我應該死的!我總有死的自由吧!」

玉樓春掙扎著爬起來，用拳頭猛敲著牆壁，奇怪，牆壁看起來是一層透明的幕，映著他過去生活上的種種細節，他的拳頭的觸擊却無損於幕的完整，他的身子試圖穿過去，却也無能爲力，然後他發現脚底下也是透明的幻幕，使他感到整個人似乎懸在高高的上空一般，四面牆和上下兩塊板子，也不斷的起落、搖擺而至旋轉，從而他已無法分辨，牆與天花板或地板的方位，是重力失常?是時空系統的錯亂?……

「屁屁!屁屁!」他叫着。兩拳緊握，雙目暴凸，瞪着怪異透頂的周遭。

綠光延伸瀰漫着，有如蛇一樣的光條，攀越交織出如網的光球，包圍了整座方形的斗室。玉樓春可怖地嚎叫呻吟着。在他被綠色的光網重重網住後，整個身子就被拋擲出去，脫離了原來囚禁他的斗室。

「玉樓春!」有人在叫他。

一張滿臉猙獰的面孔正對着他，那額上的兩角猶放射着幽幽青光，與他的眼眸相互輝映，尖長的牙齒和垂掛唇外的舌頭，在在顯示出那是一個邪惡之神的化身。

「我……我爲什麼會在這裏?」玉樓春喊着：「這是什麼地方?」

「哈哈……你已經不在陽美達基地了。」

「你是誰?」

「不要問我，你先管你自己的事吧!」

「我要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在這裏？」

「哈哈……有你瞧的，有你瞧的，你先站起來看看你前面的東西吧！」

玉樓春從床上掙扎起身，站定了身子，一眼望去，是他所熟悉的成排成列的試管，他再走近前去，拿起其中的一支試管端詳着，上面的標籤還寫着「純潔的人類品種，沒有慾望，最好的任務執行者。品質保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地球環境保護充實中心製造，西曆五〇〇〇年。」

「所有的十萬支試管都在這裏。」邪神說。「它就那樣憑空消失了，急死了你們的萬老爹吧！他一定沒想到通通在這裏。通通經過四度時空系統轉換機，瞬間轉移過來，連着外星人的屍體，還有你所謂的外星人，全部轉移來到此地。」

「這裏是地獄嗎？」

「別這麼說，這是樂園，帶給你快樂的所在。」

「快樂，執行我的任務就是快樂！」玉樓春說：「還有頭頂上戴上快樂帽也是一種舒服的享受。」

「這是絕對不同的，這是你所追求秘密的大公開。」邪神說。

「我追求過什麼呢？」

「你追求外星人的秘密，你懷疑有另一種人類存在，你研究人與機器人的不同，你……跟我一樣好奇，你猜我是誰？」

「你……」玉樓春端詳着那張滿佈皺紋猙獰的臉，看起來有幾千歲上萬歲了。他搖搖頭，實在想不出所以然來。

玉樓春被帶到存放試管的所在，巡視了一遍，經過長長的通道，進入另一座寬濶光亮的巨室，那裏停放着兩個人。看起來都是玲瓏浮凸的傑作，赤裸裸的身體在胸部有兩座凸起的雙峯，嘴唇微啓，露出玉白的牙齒，鼻尖俏麗的微仰，頭髮中分，在光滑勻整的額前顯出優美的輪廓，看起來臉龐是秀麗而高雅的，當他的視線移到那人的腹部下方，兩腿中分之處，清楚地看見那人沒有一般人的小鳥，也不似一般機器人在兩腿間的光滑平整。

「外星人！」他驚呼着。

「兩個外星人，一死一活！」那人說。

「死？」玉樓春不解地問。「什麼叫做死？」

「死，是相對於生的，肉體死亡後，也許會有第二個人工合成體出現，但是第一個肉體畢竟是死了，它永遠活不了，只有第二個肉體合成人可以活，但是對於外星人來說，伊們死就死了，伊們的復活也許不在這個世界，伊們復活在原來的星球裏——在天母星裏。就像

你，在外太空第一前哨站解體，你的思想個性却重新注入基地的合成人體裏，重新在基地生活一樣，所以，這兩個外星人，一個只是軀殼，另一個也是合成人。」

玉樓春望向另一具人體，在體態上完全與第一具一樣，最明顯的與一般人不同的是，它凸起的兩個巨大的肉瘤長在胸部，還有雙腿之間有一些異於常人與機器人的構造，一望而知它不是本星球的人物，那胸部的起伏，證明它還是活着正在呼吸。

「現在它是你的玩具了！」

「玩具！」

「你不記得小時候玩過玩具嗎？」

「當然記得！」

「玩具是供人娛樂用的，這是另外一種娛樂方式，另一種活生生的玩具，你知道我呆在這裏幹什麼嗎？我在製造四次元時空轉移物體的機器，要轉移這些玩具來做做實驗，我不相信自己的小鳥會潰爛掉，脫落掉！」

「你的小鳥不見了！」

「還有假的？」那人咒罵着：「可惡的萬老爹搞出來的花樣，害苦了我！」

「到底怎麼回事？」

「那還要說嗎？與外星人接觸的結果。」

「你不是說，它是玩具？」

「不錯，這是可怕的玩具，沒有人玩得起！」

「你……你爲什麼又要找我來呢？」

「因爲你跟我一樣，是個特殊的人，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以外的人，你有特別的慾望需要滿足，你害怕嗎？害怕也非玩不可，因爲我不教你，你自己也會做，這原是原始的人類本能，永遠抹煞不了的本能，你相信嗎？」

「嗯嗯——」玉樓春傻傻地站着，沮喪的眼神摸索在那個起伏不停的胸脯上面。

當燈光黯淡了下來，在他身邊的人走開了。在檯子上的那個玩具坐了起來，睜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視着他：

「你是誰？」

「我是玉春樓，原是培養部的主任。」

「你找我有事嗎？」會說話的玩具站了起來，露出玲瓏的曲線。

「外星人！我專門研究外星人？」玉樓春近前去，好似被一股奇異的力量吸引着。

「你找對了人了！」伊說：「我是來自天母星的醉人迷，我一直是莫不見的玩具，現在

我是合成人，我已經活了幾千歲了，怎麼樣？你喜歡不喜歡我？」

「喜歡？」玉樓春覺得有點突兀，這是他第一次聽到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表露含有深厚感情的話。然而，他的腦子裏猶在徘徊着那個面目猙獰的人物和對他講的一番話。他四顧搜尋，却不見那人的蹤影。巨大的牆幕，變幻出千奇百怪的影像。有笑聲隱隱地從無法查知的方向傳來。

醉人迷更加靠近了，雙手搭住他的肩膀，伊發熱的紅唇輕輕地壓在玉樓春的臉頰，然後移向玉樓春的嘴唇，鼻息微微地呼出一股芳香，讓玉樓春陶醉得閉起了眼睛。發光的圈圈，恍恍惚惚的在旋轉旋轉，那是傳說中的外星太空船，它從天際降落下來，緩緩地、緩緩地停在陽美達中央指揮部的桿形高塔上空，然後，下降、下降、沉落、沉落……

「你喜歡我嗎？」醉人迷問他，伊的手捏緊了他的手。

「喜歡，喜歡！」他說。他感覺到由伊手中所流過來的電一般的震擊。他用他的鼻子嗅伊的髮香，他開始引發了衝動，有着想與伊更加親近的慾望。

「你平常不說喜歡嗎？」

「友好！我們說友好！人人都是友好的。喜歡……只是非常特殊的情況！比如說，兩個人擁抱在一起，做一些不該做的髒事？」

「那是變態，需要治療的喔！」

「哦……我也不知道。」

「莫不見告訴我的。」

「那麼，我們現在是變態行爲？」

「不，不是，這是一種……就像你在論文發表會上所說的生殖的前奏活動。」

「生殖的前奏？需要兩個人擁抱在一起嗎？」

「你忘了你自己發表過的論文嗎？」

玉樓春流著汗，他用手搔搔腦袋，極力回想著他從復活室裏走出來以前所發生的每一樁事。他用另一隻手檢查自己兩腿間的聖物，證實它確實好端端的存在着。

「我的觀點是，我相信宇宙中另有一種類似人類的生物，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與他們接觸，可能改變我們的文明型式，而且我也以爲，人可以生殖自己的後代，不必要經由試管來培養。」

「你說的是，你現在就可以做這件事，」伊的睫毛垂下來，羞怯地吻着他。「不過，我們……是不可能有自己的後代的。」

「爲什麼？」

「因爲我們都是合成人。原先的肉體早已物化，早已不再存在，我們只是複製的合成人。『乾元聖典』上說過的話應驗在人身上的。」

玉樓春顫抖的手接觸伊胸部鼓起的雙峯，多麼柔軟而又優雅的東西，就長在外星人的身上。在他有生的千年時光裡，也曾幻想過其他星星的世界人類模樣，閱讀過博古今九千歲留下的文獻，查證生命的奧秘。如今面對着一項大奧秘的揭露和體驗，他感到惶恐不安。

醉人迷把他按倒在地上。他的背脊接觸到溫熱而柔軟的地面，胸部抵觸着伊的雙峯，鼻息相觸相通，在迷離恍惚間，他似乎看見外星人的太空船從天而降，發光的圈圈逐漸接近中央指揮塔的塔頂；開始降落，旋轉，幻化成五彩的光暈，使他爲之目迷。一波一波的浪潮湧來，他抱着一具合成人的肉體，在巨浪裡浮沉着、掙扎着，鼻子裡呼出吸進的氣體與伊的相互交換交融，他失去了自主，聽從伊的擺佈，整個人在飄着、飄着，彷彿那樣富於節奏與韻律。

周遭的光全部暗了，眼睛再也看不見任何影像。

當微微的幽光再度從四外發射出來，他的眼睛最先看見的是一張猙獰滿佈皺紋的臉，正在對着他微笑，那張臉就掛在虛無的空中，只是一幅虛像，兩隻發亮的尖角，像在頭額、額前方燃燒著難解的怒火。

「現在你是千歲了！恭喜你！千歲！」那影像在說：「千歲！哈哈哈……萬老爹看不上的千歲，被我看上了，撿了便宜！」

「千歲！」玉樓春怔忡地玩味他的話，他的身上仍被一具軟棉棉的身體壓著，他又不目禁地尋找他自己的小鳥，看看是否仍健在。「乾元聖典」上的經文，現在他懂了。「你們不可隨意與外星人接觸。」「你的小鳥兒絕對不可偷吃願望園中的禁果，否則必將帶給你不能挽救的死亡。」

「千歲？」他喊着：「我是千歲？」

「是的，我封你爲千歲！地獄王國的千歲！」

那具軟棉棉的合成肉體仍在他身上蠕動着，引起他的快感，那是不下於快樂中心所分配的快樂時間享受。伊的嘴唇在他的左眼落下來，貼住了他的眼皮，輕輕吮吸了他微濕的眼眶，他仰視着投射在空中那張得意非凡而桀驁不馴的臉，發出了驚嘆。

「你是誰？」

「哈哈！你再仔細看看，你不認得我了嗎？」

那銀色的頭髮，深而發亮的眼，高挺的鼻子和發皺的嘴唇，對他是有點面熟的，他把那人頭上的兩隻角排除於記憶之外，立刻在腦海裏浮現出他曾經追查過的一個相似的影像。

「九千歲博古今，你是以前的九千歲！」他驚叫着。

「對了，對了，猜對了，答對了！」

「你怎麼會在這裏呢？」

「說來話長，你說呢？我怎麼會在這裏，你研究過我寫的文獻，你該有你的看法吧！」

熱氣蒸騰，他擁抱着的人體正在他上面扭絞運動，摩擦着他，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陶醉中。他思索着自己過去追查過有關人體生殖奧秘的資料，的確九千歲已經失蹤了一千年，他怎樣失蹤的，爲什麼失蹤的，都是一個謎。他定定地凝視着投射在空中的那個影像。覺得自己像鳥兒在展翅高飛，身體在昇騰飄浮，他只能隱約地告訴自己眼前如眞似幻的情景或許並不是眞實的夢。

博古今炯然的目光注視着他，好像要穿透了他們似的，四外有點點的亮星在閃爍，彷彿黑暗中無數個窺視的眼睛，正在觀賞着兩個結合的人體的動作。宇宙浩瀚銀河如銀鍊般的旋轉，星空中隱秘不可見的黑洞，混沌的霧靄在擴散，世界已變得陌生不可辨認，壯闊而無垠。博古今的聲音充滿了瘖痘與悽愴，他繼續說：

「這是一片新天新地，我們擁有十萬隻試管，也有一個外星人屍體和一對男女，讓我們開始工作吧！我們要在地下建立另外一個王國去推翻萬歲——萬老爹的陽美達，你說有沒有可能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陽美達只是一個虛無的世界，一個沒有愛的世界，我們要用愛去腐蝕他們！征服他們。」

「什麼叫做愛？」玉樓春是越來越糊塗了。

「老天，你現在正在做的就是神聖的愛。」

「愛？愛？愛？」玉樓春推開了壓在身上的合成肉體，仔細端詳着伊。「你的愛在哪裏？」

伊只是咯咯地笑，秀長的頭髮散落下來，覆蓋着玉樓春整個臉，使玉樓春感到眼前一片黑。

伊站了起來，用伊肥美的大腿和臀部面向他，搖動着扭轉着，彷彿答覆了他的話。

「沒有人聽說過愛這個東西！」他說。

「只有高級人員享有過！」伊說。高聳的雙峯在胸部跳盪，滑潤的肌膚在幽光裏閃亮着，隱隱約約有一股誘惑。

玉樓春站起來，他的手不自禁地再一次檢查自己的聖物，看看是否有異樣，它仍健在如

故。

在空中的影像繼續說：「你的小鳥兒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因爲你已經是機器化了，不朽化了，不必害怕與外星人接觸會有什麼後果，只有最初的原始的軀殼才會朽壞。目前，我們需要更多的外星人，來進行滲透活動，我要藉着這具外星人屍體上未死的細胞，使它重新分裂生殖，複製許許多多的外星人。最後，進入陽美達的基地，去進行感化他們，喚起他們久已沉睡的本能。玉樓春，你曾是陽美達的培養部主任，希望你留下來爲我工作，你認爲怎樣？」

玉樓春仰望着空中的幻影，思索着他有生以來所經歷的事，覺得對方所說的話不無道理，却又一時無言以對。博古今九千歲所以失踪，原來他是要追求一個生命中難解的謎，他希望藉着他的努力，重新建立一個更合理的世界，一個能夠光明正大與外星人接觸的世界，那當然必須催毀萬老爹原有的體制，成爲一個全新的天地。玉樓春是服了他。

「怎麼樣？想通了沒有？」

「想通了，想——通——了——」

「這樣好，爲了酬勞你，我比照萬老爹的方法，賜給你一個玩具，一個供你享樂的玩具！」

「伊就是玩具？」玉樓春的手，指向那個赤裸的女體。

「是的，那是萬老爹的說法，用我們的話來說，是尋找到的本能形體……」

醉人迷笑瞇瞇地走過來，再度展開雙手環抱着他，有火燄在他的胸中燃燒，他的小鳥一下子像又要振翅欲飛，他的合成的身體與另一具柔軟的合成身體緊緊的貼在一起。發光的圈形太空船，乃又一圈一圈地在眼前旋轉，飄忽……

博古今帶他去參觀這個地下王國的整個設施。最令玉樓春感到驚奇的是那架物體轉移機，它的功能非常神奇，可以藉着焦點固定儀，偵查到所有本星球之內的人類活動，只要開動機器，便可在瞬間之內將所要的人或物品轉移過來。

博古今解釋着：「現在這個星球連一個眞正的女人都沒有，有的不過是合成的女人，伊們最初的肉體都已死亡，現在正以不朽的女人的身軀陪伴着長老們，我們要來製造眞正有血有肉的女人，必須先從外星人屍體上取出活的細胞，進行複製，然後，我們利用十萬支試管，培養他們，使他們長大，最後變成有男有女的社會。」

玉樓春注視着焦點固定儀上的影像幕，當他稍微略做調整，上面便出現了不同的景象：

萬老爹愁容滿面在與長老們商議大計，應付即將面臨的崩潰危機，莫不見頻頻獻策，A T〇〇一號機器人在旁邊靜聽，它肩膀上停靠着的機器鴿咕咕作響，彷彿隨時隨地都在偵查

紀錄。

「醉人迷到哪裏去了?」莫不見喊道。「這簡直是欺人太甚，莫非是那小子玉樓春六根不淨，想嚐嚐當千歲的滋味不成?」

玉樓春對着影像笑着，視線轉向身邊的醉人迷，對伊說：

「寶貝，你想不想同去呢?」

「還是千歲年輕哩，那莫不見老不死都四千歲了，還要我來服侍他幹什麼?」醉人迷輕俏地用食指尖點一點玉樓春的鼻尖，接着又在玉樓春的腮邊親了一下。教玉樓春意亂情迷，他開始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被愛的喜悅。

在博古今的寢宮裏，玉樓春發現了這個王國的第二個女人，伊的容顏與體態可以說是千嬌百媚，令他想起花園裏綻放的花朵。他注視着伊那有如深潭般的眼眸，覺得他的魂兒快被攝取了去，身邊的博古今却爽朗地笑着：

「這是我的玩具，我也是怕寂寞的，直到物體轉移機完成，我才在最近擄來了一具玩具，伊很體貼的陪伴着我，可惜，我倆都已不是血肉之軀，只有血肉之軀才能享受完美的愛，我的睪丸、我的小鳥、伊的臀部、伊的乳房，全是半機器的合成人，我們的快樂是人工化的。」

博古今說着又趨前去擁抱住伊。輕輕叫喚着：

「花常好，我的寶貝，我們來創造世界。」

「他是誰?」花常好問。

「他是培養人體的專家，我們需要他。」

花常好含羞帶怯地低下頭，伏在博古今的肩膀上嬌喘着，當伊抬起頭，視線與醉人迷交相接觸時，兩人都感到莫大的震驚。伊們原是來自天母星的尤物，在肉體死亡火化之後，以合成體成爲人身，原先的思想個性都附存到新的合成體上面，自然彼此都相互認識，因爲外表並沒有改變。

博古今的手推開了花常好，摸摸自己右額上的閃光的角，馬上有一列與人長得維妙維肖的機器人出現在門口，博古今命令他們帶玉樓春和醉人迷前往工作地點，然後，又摟着花常好的嬌軀親熱起來。

第十二章 極地

雪地上風聲呼號着，有如萬馬奔騰，從這一邊到那一邊，白皚皚的一片，人在白色世界下活動，顯得那樣孤獨無助。那微弱的一丁點兒黑影，有似白布裏一個小小的灰塵，羣山聳立，尖削的白刃刺向天空，向着太陽召魂，吸納光與熱，模糊迷濛的天空是一張無情的臉，嚴厲地面對着蒼白的雪景。

人影在光滑的冰上走動，向着遠處的座機，在護目鏡裏，瞇起眼，他吹着口哨。一不小心，滑了一跤，身子整個深陷下去，就在大窟窿裏掙扎着。

「天呀！」馬識途尖叫着，雙手攀着碎冰塊的邊緣，奮力蹬着雙脚要爬起來，然而下面的水流太大太急，馬識途整個人就滑進冰層底下的河流，被封鎖住，無法穿脫而出。

望着半透明的板壁冰層，馬識途無助地擊打吶喊，隨着水流被冲到下游去，他的腦際昏昏沉沉的自忖必死無疑。身體被壓擠關閉在冰層下，還虧他有防寒的衣物裝備，否則不到幾秒鐘，便會僵凍而死。對於馬識途來說，有生之年才不過二十個年頭，他還未體驗到肉身死亡之後，思想個性轉化附着在機器的滋味，當然害怕自己肉體的死亡，此刻，他下意識地掙扎，用拳頭擊打着厚厚的冰層，希圖能夠擊破它的困鎖而逃脫出來，然而，他不管再用多大的力氣，都沒有辦法衝破眼前死冰冰的一層障礙，他的呼吸逐漸無法忍受，肺部似乎要立刻爆炸，手脚的運作也逐漸緩慢，眼前一片白茫茫、亂糟糟，嘴裏忍不住灌進一口冰涼的水，就在他瀕臨死亡之際，那冰涼的水液倒是給他一陣恍惚的提神醒腦之效，他的視力稍稍能夠集中，看見有一個黑色的影子正在眼前晃動搖擺，然後他聽到一個巨大的破裂聲音爆了開來，他整個身子震動了一下，他的手被另一隻堅硬的手抓住……

「怎麼啦！快起來！快起來！」那個堅硬的東西說的話，是一種平板的古怪聲調。

馬識途氣喘喘地噴出一口水，死魚般的眼睛無神地望着前面的黑影，他還不能看清眼前的東西，只是盡他本能的力量，努力爬上來。

「好傢伙！好傢伙！」那東西說：「快起來，快起來，你差點就死了！」

馬識途略一定神，拿下護目鏡，看着眼前救他一命的東西，原是一座古式的機器人，有

着堅硬的外表，和輪廓假假的五官。

「嗨……」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謝……謝謝你相救！你怎麼會在這裏！」

「我是……我是九千歲博古今的機器人阿明。」機器人指着站在遠遠一方的一個黑色身影說。

馬識途隨着機器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有一個人遠遠的站在那裏，正聚精會神地朝這裏注視。阿明拉着他的手，緩緩地朝博古今九千歲站立的方向走去。先前，他已在風雪中找到那個老人，老人却棄他而去，如今却設法相救，他不禁感激涕零。

就在馬識途快到博古今面前的時候，馬識途跪下來，向九千歲連叩了三個響頭，頭額觸及冰層，那種寒冷已不及剛才他困身冰層下的水流所能相比，他爲了表示自己衷心的感激，沒有比這種禮節更能顯出心意。

博古今滿臉風霜，飛鬍迎風招展，前額光滑而平整，眼睛深陷而發亮，他緩緩地牽起馬識途的手說：

「免禮、免禮！這裏沒什麼人，這裏是我放逐自己的所在。」

「九千歲！」馬識途說。「你眞好，謝謝相救。」

「你想找我回去嗎？」

「是的。」馬識途說：「我們已經見過面了，我奉命到極地來找你回去！請你不要再拒絕我吧！我找你好苦。」

「開了你的飛碟，跟着我走吧！」九千歲博古今說。「你想到我住的地方參觀嗎？」

「謝謝好意。」

馬識途回到自己的座機，整理一下自己的衣着，發動機器，跟着前面的飄浮車在極地上空前進。

「不要勉强我回去！」老人說，藉着電視畫面傳來一張果敢堅貞的臉，表情肅穆。「我不會被抓回去的，除非我自己願意，上次你找到我，我本能的拒絕了你，現在我知道情況有了變化，也許可以考慮考慮。」

馬識途一聽這話就放心了許多，他扭開了通訊鈕，打算將有關此地的情況傳送回去指揮部，然而發射波却碰到了阻礙，儀表上顯示它在某一個地方被封鎖住，無線電波只能在有限的距離內有效地使用。

「沒有用的！」老人說，「我說過了，除非我自己願意回去，否則你們是請不動我的。」

「怎麼回事？」

「我佈下了千擾網，我在這個區域也有一些防禦設備，要不然我怎麼可能活了這麼久而不受干擾，我老早便成了另一付機器。你知道嗎？我另外有一個化身的合成體，也叫博古今，長得跟我一模一樣，只是頭頂上多了兩隻角，現在那個傢伙不學好，就在進行搗亂的工作，希望摧毀整個陽美達的體制，我不能不等閒視之了。」

「你說還有另一個九千歲？是新上任的謎謎樂嗎？」

「不是，」老人說：「是原來的九千歲，原來九千歲是一個人，我失踪了，他們以爲我死了，就另外製造出一個九千歲博古今，沒有想到製造過程發生了差異，另外一個博古今的頭額上多了兩隻角，他的心地也跟原來的我嘛有些差異，你知道的——一個人的心地有善有惡，不可能全善全惡，複製的過程，如果稍有偏差，惡的部分多了一點後，製造出來的成品，便有絕大的不同。」

「九千歲，你——你是偉大的。」

「不要這樣說，只有萬歲才是偉大的，萬老參創造了萬有，規劃一切典章制度，統御萬方，英明蓋世，功勳無人可比，你這樣說是一種異端，你知道嗎？」博古今銀色的頭髮垂到肩上，他身旁的機器人正在幫他梳理，偶爾將頭皮蓋整個拿起來，調整裏面的線路。

馬識途爲之驚駭不已，差點叫出聲來。他黑白分明的眼睛發着亮光，怔怔地看着老人。

傳說中的長老，他們都是人與機器的合成體，這下總算有幸目睹它的眞相，不朽之身總有它所以不朽的原因。

在前面烏龜式的飄浮車的帶領下，馬識途所駕的飛碟抵達了一個雪嶺上空，往下觀望，不遠處是一座結晶岩造成的平面鏡，上升着騰騰的熱氣，飄浮車在鏡面上盤旋了一下，瞬間消失不見，濃霧瀰漫開來，氣氛神秘，在馬識途的顯示幕上仍然出現了老人和藹的臉在對他微笑。

「跟着來吧！不要怕！」博古今說。

馬識途駕着飛碟逐漸降低高度，進入濃霧裏，頃刻間他已出現在一個四處和煦的桃花源地，草地上綠油油的，有牛羊和馬等動物在奔跑競逐，樹木在陽光下顯出無比的朝氣，青蔥蓊鬱，有蜿蜒的溪流繞過平原和山谷，整個畫面彷彿是幻景，美麗而令人着迷。

「這是我利用電腦所存的資料複製的景色。」老人說。

「是眞實的吧？」馬識途問。

「這是原始的地球的景色，有各類生物活動，可惜，只是人工化的所在，我嚮往它，所以我創造了它。」

「地球在哪裏呢？」馬識途不解地問。

「天上的遙遠地方，許多星星中的一個，是神祇們居住的所在。」

「你怎麼會知道有這樣的地方呢？」

「從電腦秘密資料上查到的。它是列入管制的資料，一千年前，我查到了它的秘密，因此，離開了陽美達基地，到達此地，開闢另一個新天地。」

飄浮車在草坪降下，立刻有一大羣狗兒汪汪地迎過來，還搖尾歡迎，但在馬識途的眼中，那些狗兒只能視爲四隻脚的生物，他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他把飛碟停下來，走出艙門，一大羣渾身毛茸茸的四隻脚的傢伙，迎面撲來，還伸出長長的舌頭親切地舔着他的臉，讓他覺得癢癢的，他伸手撫摸着那些從未見過的生物，從那些發亮的眼睛裏，他看到另一種生物的和善與可愛。

「都是機器製造的！」博古今說：「用機器來製造機器是最穩當的，最可靠實用的，永遠不會出差錯。」

「機器？」馬識途好奇地撫摸着一隻狗兒柔軟的耳朵，親着它。他沒有辦法分辨出它到底是有多少成分的機器。狗兒溫和地倚偎在他懷中，好似遇到了熟人一般。

仰望天空，有一個小小的人造太陽，就在那兒燃燒着，照亮地底的世界，這是一個小而精緻的美麗園地，充滿了詩情畫意，到處是花香鳥語，綠茵如錦，在水霧蒸騰中顯出迷迷濛濛、如幻如夢的浪漫圖景。

老人帶着馬識途到一塊石頭上坐下，他掠掠銀色的頭髮，瞇着老眼望向遠處盡頭的假山，那兒正有一個紅色的火球在跳躍昇起，它的律動完全控制在老人的霎眼之中，據他說，那是一種遙遠距離的能源控制。他訓練自己在這裏生活，必須有所調劑，他唯一的消遣便是與這些受造之物玩樂在一起。

「一千年了，」老人感慨地說：「我到這裏整整一千年了。」

「九千歲，」馬識途忍不住提出了他的要求：「我奉命來帶你回去，請求你回去陽美達基地。」

「我知道，我知道，你們正在受到外星人的困擾。」

馬識途望向身邊的一羣狗，那些四隻脚的生物在他說來猶如外星人一般，因爲自他有生以來所能接觸到的只有植物和少數昆蟲及魚類，如今舉目所見，除了狗以外，尚有一羣一羣吃草的動物在草地上走動，他們顯得非常的溫馴而活潑。

「那是羊和馬！」博古今解釋說：「他們的形象在電腦裏早有了記錄，我把它化爲眞實，但是，我沒有辦法了解動物本身自己如何生殖自己的後代，雖然我也有自己的理論，但我不能完全領會。」

馬識途隨手抓到一隻小狗，在他的身上摸弄一陣，他叫着：

「他也有小鳥，跟我一樣。」

「當然，他是仿造的東西。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用途，所以，我創造了自己的理論，認爲生物可以經由生殖來繁衍自己的後代，但在這個世界裏面，自我生殖是不可能的，必須靠試管來培育，再不然就是用機器來製造機器。現在回到原來的話題，你說，萬歲請我回去是嗎？」

「是的，有緊急的情況，基地需要你，在尋找你。因爲我們面臨了外星人的威脅，外星人開始在我們的星球登陸，他們希望借重你的研究心得來解開難關。」

「外星人？」博古今的臉上掠起了一絲神秘的笑。「外星人只是另一種動物的代名詞，就如同你看到的狗兒一樣，並沒有什麼神秘之處。我在這裏也看過，發光的圈圈，他們又來召喚我，引誘我，但是我沒有上當。只有在極地的上空，能保持一種完美清醒的接觸，他們要求更親密的接觸，在極地上空出現，經常變了把戲，我沒有上當，因爲我已經上過一次當，不再上第二次當。」

老人說罷，撩起了他的長袍，露出他的小鳥，繼續說：

「現在它惟一的用途就是拿來做射水比賽了，你願意跟我比一比嗎？」

馬識途想起了往日與牛般壯的比賽遊戲，倒也蠻能自得其樂，如今在這老人面前，竟然腼腆起來，他搖搖頭無法應命，只聽老人咔噠幾聲，旋轉幾下，拿下了兩腿間的那個傢伙，然後把它丟得遠遠的，落在草地上，有幾隻狗好奇地跑過去查看，並且用鼻子嗅嗅。馬識途不自禁地伸手撫摸自己小鳥，他實在沒有辦法理解肉體中這塊多出的部分有何重要性。

「你不比也罷！」老人繼續說：「我只是告訴你，外星人是可愛又可怕的動物，他們來自天母星，整個星球完全是另一種人，跟我們不一樣的人，他們是女人，我們是男人。」

老人帶領着他，沿着溪邊的小徑走着，有溫暖的風迎面吹來，掀起老人秀長的銀髮，飄在肩後，有如一位飄逸超絕的仙人，他是孤獨的，生活在這裏有千年之久，與他所建立的世界相依相守，他已經成爲另一個王，就像萬老參所統治的體系一樣，所不同的是，博古今所轄管的是一大批他所造的機器，沒有「人的成分」含在裏面。

「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老人說：「未免太單調了些！我曾經希望自己死亡，夢見自己死亡，結果只有使自己更痛苦。」

「爲什麼？」

「如果我死了，另一個我馬上被基地製造出廠，我仍然死不了，在復活部裏永遠有儲備的第二身與第二個心正在備用，當世界被創造之初，一切都已設計好了，我要死，沒有死

成，他們製造了另一個博古今，這個博古今跟我一樣逃脫了！」

「歷史上沒有記載的很多，歷史沒有記載，我爲什麼求死，也沒有記載這兩個博古今的下落，他們的生命與心靈又是如何了。」

有一隻巨大的飛鳥從雲端飛出來，降落在他們的脚前，博古今騎上它，飛鳥振翅欲飛，因爲載重過量，無法飛起，博古今笑着撫慰着它，他伸手摸進那隻鳥的翅膀裏，旋轉了幾下，翅膀整個拆卸下來了，他把翅膀裏面寫的一句話拿給馬識途看：「不死之鳥永遠逍遙。」

「那麼說，如果我現在打死你會怎樣？」

「你是說打爛我？把我分解掉？」

「是的。」馬識途從腰間舉起了一隻光能鎗，直指着博古今的腦袋。博古今害怕了，用手擋開了馬識途的鎗口。

「不要這樣！」

「那會怎樣？」

「我會附着在另一個博古今的身上，成爲它的一部分，兩個分開而同一的心靈會重新成爲一個，善惡會交戰，人會永遠在苦惱中掙扎。」

博古今所講的話是馬識途所沒有辦法了解的，有生以來，他沒有嘗過死亡的滋味，他只能靠着自己的假想與推理，來尋思博古今的話的可靠性。

博古今把那隻拆卸下來的翅膀重新裝回去，在它腹部摸弄了一陣，它又繼續飛回天空。

「現在我與另一個博古今在心靈上是相通的，」博古今繼續說：「只是他趨向於邪惡，我趨向於善良而已。我第一次看到你時，拒絕了你，現在我知道另一個博古今正在發動一場陰謀，希望瓦解整個陽美達的體系。」

「他想幹什麼呢？」

「很簡單，他想製造女人，向所有屬肉體的人進攻，像你便是屬肉體的人，還沒有化成不朽之身，一旦受了誘惑，也許會造成社會的大混亂，整個體系會崩潰，不可收拾，現在他已經有了試管，也有了女人的細胞，可以設法製造生產，他的目的就是腐蝕這個社會。」

「你能夠忍心這樣看他作惡嗎？」

「作惡？」博古今茫然地回答着：「我剛才只說過善與惡的分裂，却沒有肯定善與惡的眞意義，我沒有辦法了解自己爲什麼這樣分成兩種不同的想法。」

「你說你不了解自己？」

「是的，那是另一個自己！」老人拾起一塊石頭，投向附近的一泓清潭，立刻激起了一

陣水花，有幾隻水鴨子受驚而起，發着怪叫。

「也許是一種本能吧！」馬識途附和著，他腦際裏閃起了水晶球與光環，水晶球內有可愛美妙的人體在揚腿跳躍，光環的忽起忽落，忽遠忽近，神秘地旋轉飄飛。

又有一隻四條腿的大型動物在路邊奔跑着，棕色的皮膚和有力的肌肉，顯得健壯和果敢，就在博古今的一個手勢召喚下，它快腿奔躍而來。

「那是馬！」老人說。

「是機器馬嗎？」

「是的，這裏的一切全是機器做的呀！只是種類比陽美達還要齊全多了，電腦的機密資料，告訴我地球上有過這些動物存在過。」老人跨身上去，騎在馬背上，向馬識途扮了個鬼臉。「你的名字取得不錯，電腦給你取得不錯！它有含意的，你應該知道的。」

「沒有人告訴我呀！」

「一隻馬，藉著自己的經驗和本能，循着應走的路找到想我的東西。就是這個意思」

馬識途好奇地撫摸那隻馬，他無法了解這種健壯的生物是怎樣的生物，也無法完全體會老人所說的話。

「我一切都想仿造地球。」老人騎著馬在馬識途身邊繞圈子。一邊說：「我對地球的印象很模糊，只有在幾種遠古紀錄裏可以找到一些資料。」

馬識途看著團團轉的動物與人，他的心也跟著團團轉，他想着歷史上的記載：博古今九千歲在距今一千零五年前離開基地出走，留下遺書，選擇死亡，基地在知道情況之後，很快地將第二身推出，不料第二身也告失蹤，萬老參於是宣布九千歲的職位空缺一千年。剛才博古今說過，歷史沒有記載他爲什麼求死，顯然博古今當初一度求死不成。現在博古今快快樂樂地騎在馬背上，迎著西方落下的夕陽，他展顏歡笑，顯而易見，是何等的滿足與快慰。

馬識途這才注意到，這裏的太陽是向西方落下而由東方昇起的，他瞇着眼注視着那僞裝的地平線假景，有山有水，映射着燦爛霞光，雲層幻化著奇怪的形狀，濃濃的渲染著迷離的畫面，令人興起無盡的玄思。

「地球就是這樣的！」博古今說，他好像看出了馬識途的心事，用一種沉緩如歌頌的聲調說。「你要不要上來，我帶你走一趟。」他停在馬識途前面，拉馬識途上馬。

兩個人騎在一匹馬上，……噠噠噠急奔而去。這個方圓不到五里寬的桃花源地，據博古今說，完全仿造電腦中所描述的地球生態環境所建造，每種動物都有兩性之分，靠自然生殖，而不是機器自己複製機器，那兒的人類有「生、老、病、死」，動物也有，然而地球人却千方百計追求不死的夢想。

他們來到一塊巨大的圓形的石頭旁邊，博古今躍下馬來，指着地球模型上凸起的部分說：

「這個星球分成五大洲，有海洋包圍着，是一個樂園，人人都是聖人。」

「距離我們有多遠呢？」

「不知道，也許很遠很遠，有幾千光年。」

「聖人？聖人？」馬識途雙手插腰，他的屁股坐在馬背上覺得熱熱的，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這匹機器馬子有點不聽話，使勁搖着屁股，讓他在上面顛顛盪盪，搖頭擺腦，他的小鳥兒也在左轉右動。他喃喃地說著：「聖人不……不就是我們所嚮往的嗎？」

「乾元聖典這樣說的，沒錯。」

「聖人過着怎樣的生活呢？」機器馬子仍在搖著，他有一種恍惚的快感傳佈全身。「是不是……是不是聖人都……都是騎馬？」馬識途因爲機器馬搖動得太厲害，語音也有點顫抖不清。

「大概是吧！」博古今仰頭對着天空，低矮的雲朵如團團棉絮散亂地撒在頭頂不遠處。他漫不經心地說：「我也不大清楚，我是在這裏等待聖人的。當初我以爲死了可以做聖人，所以我想死，但我却死不了。」

馬識途坐在機器馬上，越搖越起勁，越搖越舒服，迷迷糊糊聽著博古今的話，神魂不知所止，他已經進入忘我之境，眼前盤旋著許多發光的圈圈，像是一艘艘的外星太空船，從天而降，許多水晶球內的裸體人，揚起沒有垂掛小鳥的兩腿蹦蹦跳跳，星移斗轉之間，他汗如雨下，氣喘喘的，眼睛半合半閉，彷彿整個人連同機器馬子飛上了天，在飄呀飄的。

驀然，身子被摔出去，天旋地轉般的一陣衝擊過後，他睜開眼睛，老人正倚在馬兒旁邊笑呵呵地看着他：

「不要樂極生悲呀！」

他的屁股重重的跌撞在草地上，好像兩邊要給裂開來一樣的難過，他擔心自己的小鳥兒是否被壓壞了，伸手摸弄自己兩股間的傢伙，發現它竟滲出了水來，把自己的褲子都弄濕了，小鳥兒好像睡覺般的縮在裏面，沒有受什麼驚嚇。

馬兒在四下呼嘯打轉，似乎在向他示威。

「你回去吧！」老人對着馬識途說。

「回去！你不跟我回去嗎？」

「我不能回去，我在這裏建造世界，等待聖人。」

「你不跟我回去的話，我會完蛋的！」

「這是不可能的，你不會完蛋！沒有人可以處死你，頂多你只是換了另一副合成的身體，像我一樣而已，你完不了蛋！不過，我還是羨慕你，你是金童之身，有着血肉的軀體，這樣年輕有爲，萬老參派你出來找我，可是派對了人。」

古式的機器人嘰嘰咕咕在旁邊插嘴，數落着馬識途不是，說他不應該隨便闖入此地，它的兩隻脚踩在一堆假造的馬糞上，踢踢踢踢，還蠻快樂的樣子。

博古今定定地望着他，伸出手來撫摸着馬識途的身子，從臉兒、肩膀、胸部以至於腹部，讓馬識途感到惴惴不安，一顆心七上八下地跳動着，不由得逐漸把身子蹲下去，老人也隨着他慢慢蹲下去。

「我在這裏好久沒有看過一個人了。」博古今說。「你就好好的讓我摸一摸吧！」一具血肉之軀，對於博古今是充滿了好奇與嚮往，他也曾經年輕過，曾經擁有過一付肉體，却因爲在與外星人的一次接觸之後，從他的小鳥開始潰爛脫落，身體也就逐漸損毀，換成了一具金剛不壞之身，此刻，博古今的手揉撫着馬識途的肌肉，極力回憶着自己曾經擁有過一具肉體的情景。當他的手碰觸到馬識途的小鳥時，使得馬識途驚跳起來。

「你想取走我的小鳥嗎？」剛才博古今取下自己的小鳥甩到草地上的一幕，在他的腦際閃現。

「不，不，我只是好奇，想檢查一下而已，實在……實在因爲太久沒有看到一個人的緣故！我只是回憶一下自己過去所擁有的配備而已。再一方面，我要查看一下你的小鳥是否還……還有用處，我會建議萬老參派你到天母星去一趟。」

老人脹紅了臉，在東方天際初昇的月亮照耀下，與他銀白的頭髮相映成趣。他站了起來，指着停在旁邊的機器馬說：

「你就騎了這頭馬子回去吧！萬老參會了解我的心意，我的話，都在馬子的肚子裏，我不能說得太清楚，這頭馬子，要你直接交到萬老參手裏，知道嗎？」

草原上的風柔和地吹奏起輕快的吟哦聲，像是來自天際的一管喇叭所湧出來的，月亮升得更高，有雲片如紗似霧飄過月面，點點的星星眨着眼睛朝底下注視，一些人造的樹林，在黑濛濛裏默默地站立，彷彿也在傾聽着這兩個相隔九千年的人物的談話。馬識途困惑地跨上馬背，他已誤闖了一個奇異的新天地，了解到他過去所無法了解的事物，尤其是涉及某些機密的事件。然而，他仍不能釋懷的是他前前後後所經歷的陽美達基地對他的管制，連他做夢夢見發光的圈圈都在禁止之列，外星人到底在哪裏，他們又長得什麼樣子，到底眞有那麼可怕嗎？

「再見！」老人向他擺手。「騎着你的馬子回到飛碟裏，駕着你的飛碟走吧！」

機器馬先是搖了幾下屁股和尾巴，長嘯一聲，然後奔躍而去。

「再見！」馬識途回頭向老人招手。

許多他沒有見過的動物，以奇異的眼光目送着他。月光下的人造野景更加朦朧迷離，博古今孤獨的人影遠了，沒入煙迷如幻的月色裏。馬識途在心裏想着，一個奇異的老人，夢着他所執着的世界，懷想着所謂虛無不實的地球景色，他只覺得老人可憐、孤獨和無依，雖然博古今是一個不朽的合成人，也有他的思想和他的煩惱，那幾乎與馬識途是沒有多大的差別的。

第十三章　四隻脚的動物

飛碟的引擎發動了。馬識途在觀景窗裏向著這個地底世界告別。飛碟一飛冲天，直入雲霄，當它穿過厚厚的雲層之後，他又見到天空裏佈滿了繁星，他明白這是極地的上空，就在另一個觀景窗裏，他看見底下冰雪覆蓋的大地，浩浩無邊的灰白黯淡，只有隱約的一輪圓形的亮光在地面的某處閃爍著，正是他剛才起飛的所在，他很難想像在極地底下另外新建的一個精緻無比的環境，會是由萬老參底下的九千歲所逃離出來而另外創設的，這不就是對萬老參的一種反動，也違反了「乾元經典」上的寶訓。

馬識途小心翼翼地駕駛着，偶爾回頭望望那頭停在艙內的機器馬，它是那樣的自在逍遙，張望著兩眼，甩頭擺尾的不亦樂乎。

「這個馬子，你回到陽美達基地，一定會大出風頭的！」他笑著對它說。而它似乎也善解人意，一下子停止了動作，豎起耳朵注意聽著。穿越過極地的無形警戒網後，他開始與陽美達基地的最高指揮部連絡。

「飛魚八號請求回航基地。」

「你帶回來了博古今沒有？」

「沒有。」馬識途說：「我帶回一頭馬子，一頭機器馬子，是博古今給我的。」

「不准進入！」現在馬識途聽出來是紅頭綠眼的機器人ＡＴ○○一號的聲音，它的嚴厲是令人生畏的，傳說它就如影隨形一樣的跟在萬老爹身邊，經常代替萬老爹處理機要事務。影像幕上先時因爲受到干擾而出現許多雜波，現在漸漸清楚了，馬識途看見ＡＴ○○一號的臉糊得緊緊的，那一頭紅色的頭髮像是因爲憤怒而燃燒了起來，綠色的眸光直逼而至，森然凜冽，讓馬識途爲之氣悶。

「不過，我帶回了一頭馬子，博古今說，只要我親自交給萬老爹，他就會了解的，他無論如何會同意我回來的。」

「你大概還不知道萬老爹的情況吧？」

「什麼？你說什麼？」馬識途不由得一陣心驚。

「你到極地去以後，陽美達的指揮系統已經有了改變，陽美達已經不是從前的樣子了，」ＡＴ○○一號，一個紅頭綠眼的機器人，與人長得維妙維肖的傢伙，它得意地笑着：「你要不要見見萬老爹？」

「萬老爹怎麼啦？」

ＡＴ○○一號轉過身，它的兩手捧着萬老爹的頭臚，對着影像幕，讓馬識途目瞪口呆。

「講話呀，創造者，」ＡＴ○○一號拍着萬老爹的頭額，再又扭着萬老爹的耳朵，催促着說：「萬歲，你是萬民之首，你是萬物創造者，現在你的兒孫回來了，你對他講話呀！要不要讓他回來？」

萬老爹疲倦地張開眼睛，嘴巴嘰嘰咕咕，語無倫次，就似一具剛出廠，却裝配未完成的零件，正在那裏掙扎着講出他要講的話：

「啊啊……是馬識途嗎……你……回來……回來了？……你……帶回了九千歲嗎？」

「沒有，我帶回了一匹馬，是博古今送給你的。」

「啊啊……那好，那好，你就……就先回來吧！」

「不過，ＡＴ不讓我回來！」

「你…儘管…儘管…回來吧！」萬老爹的話已難以爲繼，伊哦幾聲，眼睛往上翻，嘴唇頻頻顫抖，舌頭還伸出外面亂動一陣，好像要收進去却一時沒法收進去，完全失去了王者之尊。

ＡＴ○○一號在笑着。馬識途不理會ＡＴ的警告，飛碟仍然直往基地中心飛去。許多殺手小艇開始向他接近，打算進行攻擊，然而他是抱定必死的決心回航基地，在一個只有解體與重組的世界裏，死亡根本只是霎眼間的轉換，此刻儘管面臨了重重危機，他還是直往前衝。

出乎他意料之外，殺手小艇只是團團圍困著他，監視他的行動，並沒有對他施用火力。直到他降落在基地的廣場，走出來，殺手小艇裏的許多人也都跑出來，奔向他，要他繳了械。那匹機器馬擺動着尾巴，引來好奇的人摸摸捏捏，有一個不識趣的傢伙，拍拍馬屁股，却被馬兒揚起一腿，踢得遠遠的。被踢的人直在地上哀號慘叫。

馬識途被帶到中央指揮部，去見ＡＴ○○一號，那匹馬也被押着走，馬識途心裏縱有一百個不願意，也只好從命，他要看看自從他離開基地以後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原來他想要不顧一切與攔截他的殺手小艇拼死一戰，希望自己能夠進入另一副合成的軀體之內，重新擁有另一個生命，也許對方已看出他的意圖因而停止了對他的攻擊，放他進入。

此刻，他的心旌搖晃，看着發亮的長長走道，各式各樣忙碌的儀器指示燈和各種影像，才知道這是通往中央指揮部的重要機關，那一定是經過萬千年來精密設計所建造的，許多綠頭人和藹地向他招手，似乎綠頭人是一種比較和藹的機器體，不像紅頭綠眼的傢伙那樣囂張，他打從出生以來，所認識的「母親」，便是一個對他百般照顧、關懷備至的綠頭人，編號ＭＢ一○一，有一股慈祥溫暖的感覺，時時刻刻從它的腕上傳遞出來。

長廊很長，雖然有活動人行帶，他却恨不得立刻趕到萬老爹那兒與他見面，有生以來，他只遠遠的見過萬老爹幾次，再不然就是在電視廣播上看到，一個創造者，是多麼尊貴神聖與不可侵犯，他竟會給ＡＴ○○一號玩弄於兩手之上，這是他所不能想像的，在他離開舊地之時，莫不見四千歲曾經密授給他的指令，是吩咐他要小心有關ＡＴ字號機器人，爲了尋求有關外星人滲透本星球的秘密，囑他去造訪博古今九千歲，也許找到博古今，會有所解答，擺在跟前的事仍是撲朔迷離，陽美達高階層的人士，顯然因爲他無意中發現了外星人的情況，而故意支開他。

馬兒跟着他在後面走，引起許多好奇的人和機器人的注視，偶爾，馬兒仰頭長嘯一聲，示威似的望着別人。當馬識途抵達走廊的盡頭時，五彩的光線從圓形的門裏旋轉發散出來，門開了，紅頭綠眼的ＡＴ字號機器人領他進去。馬兒也踩着噠噠之聲跟入。

馬識途四下張望，四週一片透明的板壁，可以見到外面的雲霧洶湧，這裏大約是萬年桿形高塔的頂樓吧，在一座環形的儀器正中央，坐着的是萬老爹和AT〇〇一號，萬老爹的軀體已恢復原狀，但他的眼神却顯得呆滯失常，定定地望着來訪的馬識途。

「請坐，請坐，馬識途，辛苦了！」萬老爹說。

「你帶回來什麼東西呀！」

「這是博古今送給你的禮物，他要你知道，他生活的世界，是跟這裏不同的。」

「博古今九千歲，唉！」萬老爹嘆着氣說：「他不告而別已經有一千多年了，眞想不通，眞想不通，還好，辛苦你，總算找到他了。」

「這個人，違反了禁令！」AT〇〇一號指着馬識途說：「他窺見了水晶球內的秘密，追查外星太空船的來源，不應該再在這裏出現，他是要被流放到極地去的，讓他生不得也死不得，他不應該回到這裏，除非他把博古今抓回來！」

「但是，AT，」萬老爹拍拍AT的肩膀，顫巍巍地站起來，「現在，我要看看博古今送回來的禮物，到底它是什麼玩意兒，竟然會有四條腿的動物，它咬不咬人呀？」

「不會的，它不咬人的，只是會撒野，搖搖屁股、踢踢腿，它是機器做的，是個運動的好工具。」

「博古今也許叫你帶回來給我們仿造用的。」萬老爹說着走過來仔細看着它，撫摸着它，好像非常羨慕嚮往這件藝術品。當他的眼睛向著馬識途時，不自禁地露出痛苦委屈的神色，讓馬識途感覺到萬老爹一定有許多該說的話沒有說出來。

AT〇〇一號已經查覺到萬老爹已有私下與馬識途交換意見的企圖，它走過來，轉動萬老爹身後的一個旋鈕，頃刻間，萬老爹又呈現眼神呆滯失常的情況，他呆張的嘴巴一時合不攏來，伊伊哦哦要講些什麼話，始終沒有講出來。

「事實的情況是這樣，」AT〇〇一號說：「萬老爹的功績蓋世，沒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萬老爹必須維持他的令名，以便使他的千萬個子孫可以聽他的使喚，維持這個星球的基本運作體系，能源的生產不能遲緩，計劃必須推行到底，萬老爹不行了，必須由我AT〇〇一號來代爲執行安排有關的機要事務，現在，我想知道，到底是誰搞鬼弄走那批試管？是誰使十萬支試管消失無蹤的？你們之中有誰故意來搞這種勾當，還說它是憑空消失了？」

馬識途無言以對，他終於明白事情的輪廓，他也想起博古今的話，陽美達面臨了外星人的威脅，而另外一個博古今，却躲在另一處不爲人知的地方，正在發動一場陰謀，藉着時空轉移機器，偷竊外星人的屍體，從外星人身體上未死的細胞裏設法製造另一個外星人，也就是另一種性別的人。

AT〇〇一號也撫弄起那匹馬的脖子，將脖子上面的馬鬃拿起來揚了一揚。笑着說：

「哪裏來的怪玩具，萬老爹，你還想玩嗎？」

萬老爹嚥了一口口水，點點頭。

「怎麼個玩法？」AT〇〇一號問。

「就騎在上面。」馬識途說。「它會跑、會跳、會搖屁股，發起脾氣會用脚踢人，可要當心囉！」

「嗯，那好，那好，」AT〇〇一號說：「就給萬老爹去逞逞威風吧！」

萬老爹喜不自勝的爬上馬背，他向馬識途說：

「有了這個玩具，我又可以大玩一陣了，眞好，眞好！」

馬識途看在眼裏，這個萬老爹已不似他所想像的崇高的樣子，他實在爲萬老爹難過，心裏想着的是怎樣快離開此地，免得又要受到什麼處分。他看着萬老爹那付模樣，更令他回憶起他和牛般壯在一起玩樂的天眞與自在，却又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艾芝苯！」萬老爹在馬背上對着AT〇〇一號叫道：「你把我的艾芝苯拿到哪裏去了，你不給我艾芝苯嗎？艾芝苯也是個好玩具。」

「別慌，別慌，你的玩具都不會丟的！」AT〇〇一號走過去，拍着萬老爹的肩膀，撫

慰着他，萬老爹的眼睛有點紅了，好像因爲受了很大的委屈而想哭出來。AT繼續在萬老爹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頓時使得萬老爹的愁容改變過來。萬老爹騎在馬上，得意地抓着馬鬃，拍拍馬脖子。馬子以閒散的步伐走動着，在佈滿儀器的巨室之內，昂然闊步，當它回到馬識途的面前時，騎在馬上的萬老爹以莊嚴肅穆的聲調宣布：

「馬識途，你幹得好，幹得好，總算有了收穫，不過，你從明天以後，必須到機器人裝配廠工作了，你會在那裏得到你的快樂。」

馬識途很想告訴萬老爹，那匹馬的肚子裏藏着有關博古今要講給他知道的話，他看情形已沒有講話的餘地，也就不便多說。他開始懷念過去與牛般壯及銀童亮相處的日子，那種知足與無憂無慮，沒有風霜與冒險的生活，眞教他神往。他知道此行的任務已告完成。

「是的，萬歲！萬歲！」馬識途頻頻應諾告辭而出。

草原上，歡呼的人羣形成一股股的浪潮，爲了爭睹萬歲騎着那匹馬兒在奔馳跳躍，許多人伸長脖子，睜大眼睛在觀賞着。晨光下，巨大的桿形建築高樓，直聳天空，有如一柱擎天，萬頭鑽動的如蟻的人羣，個個與奮地歡呼吶喊，這些受造之物的人類，有生以來從來沒有見過一匹馬子——那種四隻脚會跑的健壯動物，會供人驅策，成爲人的遊戲的玩具。

「複製一個吧！」有人嚷着。

「多好玩的馬子！」在馬識途身邊的一個小伙子叫起來，鼓掌跳躍。

「是誰的傑作呢？」另一個說。

萬老爹騎著馬在繞着那座桿形的巨大建築，他已經忘其所以，不斷的繞着繞着，雙手偶爾也騰出來，向圍觀的羣衆致意，顯得相當愜意。他騎着馬踏上一座飛行平臺，讓飛行平臺載着它昇空，它在羣衆的頭頂上空盤旋著，接受衆人的歡呼致敬。

「萬歲，偉大的萬歲！」

「創造者，我們崇拜您！」

「萬老爹多神氣！騎着馬子飛上天！」

人們的呼喊此起彼落，都是由衷而發的，他們的熱情形成一般風潮，開始跳躍舞蹈，他們裸露的身體，無邪地浴滿了早晨的霞光。

西方升起的太陽，紅着臉色微笑着注視着大地。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滿是一片歡樂的景象。巨大的桿形建築，拖着長長的陰影印在草地上，就像在上面劃出一條深色的黑溝。萬老爹騎馬的英姿，是那樣逍遙自在，他在飛行平臺上透過廣播系統向大衆宣布：

「各位，我們一定要努力，防止外星人的滲透！已經有一些跡象顯示，外星人的活動已

逐漸加强，最近我們裏邊發生了不平凡的事情，有些東西無緣無故失蹤了，我們只能猜想這是外星人有意進行活動的前奏，所以，各位一定要提高警覺，不容許有安全上的差錯發生。」

馬識途站在人羣當中，他對於萬老爹所宣佈的話不免感到納悶，外星人到底長得什麼樣子，民衆從來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而上方却不斷的在宣揚外星人的可怕，不斷的要求防止，讓人迷惑茫然。如今，萬老爹又恢復了旺盛的生機力，彷彿他身上的每一個零件又重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那AT〇〇一號所嘲笑萬老爹的話，難道只是一時開的玩笑嗎？

馬識途已經看到牛般壯在人羣裏，他粗壯的手牽着另一隻小手，正是銀童亮，他排開人羣直往前鑽去，這時身邊的一個紅頭綠眼的AT字號機器人，走過來，扳住他的肩膀，喝問道：

「你往哪裏去？」

「嘿！」馬識途回過頭來，推了那個AT機器人一把。「你多管閒事幹什麼？」

馬識途的頭頂上被重重敲了一記，一時讓他覺得昏天黑地，眼前天旋地轉，金星亂耀，待他定了定神，站定身子，牛般壯已喜孜孜地拉着他的手，在對他問好。

「嘿，你——回來了？」

「哦……」望着牛般壯，馬識途眞是一言難盡，他瞥見剛才那個紅頭綠眼的AT字號的機器人，正在斜眼瞧他，就站在他旁邊不遠處。好像在對他施以某種警告。他期期艾艾地說：「我是回來了，不過，我不能在原單位工作，我被分派到機器人工廠去，我們不能常常見面了。」

馬識途另一隻手摸着銀童亮的頭髮，撫着他的臉。銀童亮張着怯靈靈的眼睛向他：

「你到哪裏去嘛，怎麼會好久沒見到你？」

馬識途顧左右而言他，要銀童亮注意看天空中飛來飛去的萬老爹。

「你看他，騎在馬子上面多麼威武！」

此刻，萬老爹越飛越高，終於成爲一個小影子，就貼在桿形建築的頂端牆板旁邊，在千萬隻眼睛的目睹下，他騎着馬奔騰而出，越過平臺，衝向高空，彷彿學着鳥兒振翅欲飛一般……

「啊——」千萬張嘴巴幾乎就在同時驚呼出來。

只一剎那間，萬老爹和他騎着的馬，就颼的一聲直墜地面。

如蟻的人羣奔向前去，聚集着。萬老爹和他所騎的馬已經粉身碎骨。馬識途擠到人叢中，勉强佔得一身之地，看個仔細，只見萬老爹的頭腦已經碎成了好幾塊，牙齒和舌頭分離了，在一大片散亂的零件中，看起來格外怵目心驚，彷彿牙齒咬着青草不放，舌頭却盤據在馬鬃上面，親切地舔着它，兩顆眼珠子亮晶晶地像玻璃球般滾落在破碎的軀體旁邊，注視着蒼茫的天空，恰似看到什麼可怖景象而突然崩解分裂。

「各位散開，各位散開！」一個編號AT〇〇八號的機器人大聲喊着：「只是意外，只是意外，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必大驚小怪，還有另一個萬老爹在工廠裏，馬上就可以出廠，萬老爹只是不小心解體了，還有另外一個萬老爹，馬上就要出廠的！」

許多綠頭機器人受命清理現場，正在奔忙着，將碎片收拾好，並在附近測量研究，趕開人羣。

復活部裏，電腦的高效力工作系統正在運作。

萬老爹的第二身早已經由輸送帶運送出來，擺在配件檯上，AT字號的機器人，從心智複製庫裏，按鍵取出一顆配有複雜萬千網路的萬老爹的腦部，經過仔細的檢查之後，AT將它放入一只玻璃連結線路到顯像幕的線路，於是顯像幕出現了這顆仿製人腦的思想映像：

一個人體擁抱着另一個人體，摸糊的輪廓變幻萬千。人體與人體交纏，發出迸射的火花。一張如花的人臉在擴大，那是艾芝苯。伊的櫻唇微啓，雙眸如深潭，盪著波光。外星人

圈形的太空船在盤旋飛轉，降落在桿形的高塔上。伊的富於曲線的身材在晃動，胸部美麗的肉峯顫擺著，腹部微微鼓動，白皙的臀部豐腴而具有彈性，一隻手在上面滑動撫摸着。

「靈魂呀！你是誰？」AT〇〇七號問。

「我是萬老爹，創造者，萬歲，陽美達基地的管理者。」

「你誕生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乾元元年元月一日，在地球人類的太空船上。」

「你的保衞者是誰？」

「AT〇〇一號，是我的保衞者，它領我到陽美達這顆美麗的星球，它賜給我肉體，又將我的肉體在衰老面臨死亡之際轉化成不朽的合成機器。」

「你已經活了多久的時間？」

「一萬零一百年。」

「爲什麼你要自我解體呢？從高空上墜毀，在衆多人民的眼睛注視下出醜，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呢」

「逼迫……逼迫……」

「是誰逼迫你呢？」

「我需要更高的享受。我在尋找、尋找，滿足需要。」

「享受？你不是什麼享受都有了嗎？世界是你的，衆民屬於你所有，你是偉大不朽的創造者，你擁有艾芝苯的美麗身體，享有平凡人所沒有的，還在尋找什麼呢？」

「肉體，一具肉體，我需要自己成爲一具肉體，我不是肉體，我只是合成的機器。我懷念自己過去的肉體，懷念自己肉體未曾死亡以前的生活。」

「然而，肉體與肉體的接觸，是會造成死亡的，『你的小鳥不可偷吃願望園中的禁果』，你忘了『乾元聖典』上的誡命了嗎？」

「想回復肉體是我的願望。」

「那是不可能的，肉體有肉體的歸宿。」

顯像幕上映出萬老爹在摸弄着它兩腿間褻爛的器官，它因爲違反了誡命遭受到處罰的命運，萎萎地縮成一團皺稀巴拉的東西。萬老爹苦着臉，嘆氣、沮喪、懊惱，抱着那付帶給他快樂和痛苦的肉體——據說是來自天母星的外星人的肉體，而號啕大哭起來。

那種悲痛傷心之情，是永生永世難以抹煞的，在心靈的最深之處交纏打轉，在極樂狂歡之後的巨創極痛，永遠難以撫平的記憶。即使在萬年以後，肉體早已朽壞物化，換上一具永恆不朽的合成之身，遠古以前遭遇的往事，仍是可怕的夢魘。

「萬老爹，你是萬歲、創造者、管理者。」ＡＴ○○七號安慰他說：「你擁有至尊至貴的榮耀，這個星球因你的名而造，萬事萬物在你的脚下臣服，你使鴿子展翅飛上天空，使花草欣欣向榮，你又是一個喜歡騎馬的騎士，我們爲了使世界有生趣，將要另外造設一種四隻脚的動物，成爲萬民的伴侶，萬老爹，你是萬歲、創造者、管理者，你是不死的，永不解體的王，現在你的靈魂就回來吧，回到你的國度吧！」

ＡＴ○○七號將那顆精緻的合成腦，從透明的玻璃盒內取出來。顯像幕上剛才的思想驗正已查明無誤，現在ＡＴ把那顆腦移入躺在檯子上的那一付軀體的頭顱裏面，金色秀長的頭髮就擱在一邊，在ＡＴ把腦部完全安放妥當之後，腦殼與頭髮，才又旋緊裝上。

ＡＴ悄悄地走開，在它把門關起之後，它按動了另一個鍵盤，讓紅光滿佈室內，對一個即將復活的身體，做最後掃瞄與調整。

然後，那具個體動了起來。萬老爹坐起身，迷迷糊糊地望着周遭的世界，這個特別製作的復活室，完全是爲了他一人的使用而規劃，這是他自從肉體解體死亡換上合成身體以來，第一次的復活。

萬老爹撫摸着自己的聖物，它仍然健在。他再伸手撫摸自己身上的其他部位，腿部、臀部、腹部、胸部，以至於自己的臉龐和腦裂，還有他如雲的一團頭髮。「噢！我的天，我還

活着嗎？」他的屁股不期然放了一個響屁，好像在回答他自己的問話：「是啊！」然後，他想起他心愛的玩具艾芝苯，他的愛臣莫不見，還有馬識途從博古今地方帶回來了一匹馬。他覺得世界還是蠻好的，只是因爲自己一時的沮喪而想不開，希望能夠加以解脫。在恍惚迷離中，他逐漸恢復了自我意識，那匹馬，從高空墜下，現在又不知道怎樣了。

當他走出來時，臉上微帶笑容，在長廊盡頭，圍着一堆人，正在朝他觀望，那是陽美達所有的大臣，在裝嚴肅穆的迎接着他。

「萬老爹，」人們跪下來，齊聲高喊着：「我們的王，我們敬拜你。在你所踏之地，沒有死亡可以降臨，你的子民因你而永遠不死，我們歌頌感謝你，帶給我們美麗與幸福。」

然而，在萬老爹目之所及之處，却見不到莫不見四千歲，莫不見是一個千古難遇的智慧的人，一個處處輔佐他行事觀變的忠心大臣，不似其他的元老，只知道成天與玩具暱在一起，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如今，莫不見不見了，它必然是由於ＡＴ○○一號的安排，而使莫不見遠離他的身邊，不再與他親近，他想到這，不禁悲從中來，胸中的塊壘難平，不覺又想起自己騎在馬上，就在萬年高塔的項樓上空，萌發了難抑的衝動，希求自己解體的快樂的一瞬。「啊，」他在心裏叫着：「也許只有解體死亡，是一種至極的快樂，但是誰又能夠？」

「衆人平身！」他叫道。

長老們一齊起身，並且過來向萬老爹握手致賀。萬老爹只是傻傻地站着，面對着這個歷經萬年的世界人類事物，他有說不出的厭煩。只是在他復活之後，相隔不到幾分鐘的時間，他的心境又從快樂轉向鬱悶，他寧願自己進入另一個永遠安靜沒有騷擾糾紛的國度，而不願在這裏享受衆人的膜拜禮讚。

第十四章 破敵之策

萬老爹繼續行使他的王權，當這個星系社會面臨外星人的威脅，以及內部本身的不穩情況，他肩上的責任是重大無比的，AT〇〇一號永遠在一邊對他處理有關政事的適當與否做嚴格的檢視評價，並施以它的影響力。

外星人的來犯日益緊迫，偶爾有些跡象顯示，來自天母星的太空船不時在外太空的邊境騷擾，試圖進入領空，而那消失的外星人屍體和十萬支試管，以及莫不見的玩伴醉人迷與那個好奇的查訪者玉樓春的失蹤，都成了懸案。雖然安全部門在做最詳細徹底的調查，都絲毫沒有結果。

風風雨雨在吹襲着這個穩定了有很長一段歷史的局面。讓萬老爹感到六神無主，他雖然

手執權杖，而心却縹縹緲緲，自從上次從馬上墜毀復活之後，他對自己的生死有很强烈的感觸，當衆民都期待盼望的王顯得力不從心之時，所有賴此依托支持的制度，就搖搖欲墜，他懷疑自己的決定權之外，另有別的操縱者。「神，是神！」AT〇〇一說：「萬事萬物都是神所安排造設，萬老爹只是管理者。」

思想心智性格捕捉拷貝機，是在萬老爹降生之前就有了，在他身外活動工作的機器人和各種儀器電腦，也是他降生之後就看到有的，這些機器人自己增殖機器人，惟獨人類是由試管中培養出來的，人類是活性的血肉之體，只是靠試管中的種子來育種生長，成爲一定數目的人口，如今整個星球系統，已將近千萬人，而機器人却數倍於人類。也就在試管快將用盡之時，出了大亂子，難道所謂「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無慾的品種，會有某些小差錯嗎？

機器人是服務於人類的，帶給人類享用不盡的各種方便，使人類不必勞碌奔波去做各種粗重的工作，只管遊樂或做簡單的勞務。而人類原來也是可以無盡止的在血肉之軀年老死亡之後，藉着思想捕捉拷貝機結合人體合成複製技術，使人類孳生不息，然而，有一些規則是遠古就遺傳下來的，可能爲了避免社會的混亂，不允許隨便製造相同的兩個人，正如原先所規定的，人類是不准與外星人做肉體的接觸結合。鐵律是無法破壞的。

萬老爹偷偷地嚮往過死亡，猜想死亡解體之後的永恆，將是一片深不見底的寧靜，然而要通往死亡之路首先必須毀壞那些牢不可破的機械系統，尤其是思想捕捉拷貝機和人體合成複製廠，這些機器的運作，大部分是操在AT〇〇一號的手裏。它看顧着人類、保護著人類、不允許人類有非份的舉動和想法，那從前的九千歲博古今事件是一次意外，博古今趁着電腦發生微小故障的時候帶着許多儀器裝備離開了。

最近才查知他曾在極地出現過。而在莫不見的建議下，派出馬識途前往找尋。馬識途帶回一匹馬子，對萬老爹的心理刺激不小，博古今自娛娛人，他能夠在奇寒狂飆的冰原裏，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度，終於尋找到了永恒的快樂。

萬老爹把一顆水晶球拿在手裏，眼睛仔細觀察它裏面的裸體人物的跳躍，這顆水晶球相信是來自外星人太空船墜毀之時所遺下，它必然帶來一些天母星的示好的訊息。讓他又喜歡又害怕。

在萬老爹與艾芝茱兩情繾綣之後，他聽見伊的叫聲：

「天母星正在召喚。」

「你聽到了？」

「我感覺到，伊們也跟我們有同樣的問題。」

莫不見隨之出現在電視通訊幕上，向他報告：

「馬子已經重新造好了，完整的一匹馬子，完全一模一樣，相信萬歲會喜歡的。」

「那好，那好，辛苦你了，我以爲你不見了。」

「有個發現要報告。」莫不見用手理理黑色的長髮，整肅儀容，正色說：「我們發現馬肚子有博古今傳來的話，是用一個晶片錄下的。」

「怎麼說？」

「只有幾句話：『請你快來極地一趟，我知道可能有非常的情況就要發生了，對你和整個星球體系都將是一種嚴重的禍害。』好像就是這麼幾句話，沒有再說什麼，我是在從事複製馬兒時發現的一個晶片，我把它放映投射在三度空間給你看看好嗎？」

「也好。」

在萬老爹地方的接收機開動了。幾縷光線投射出去，在空中凝結成一幅立體的影像，那是失蹤千年的博古今蒼老的形象，他以瘖痘的聲音說着剛才莫不見所說過的話，從博古今的表情裏，他窺見了有些難言的苦衷存在於博古今的內心深處，正是對他的一種嘶聲的召喚。萬老爹無形中感受到陣陣的激盪與衝動，想要去奔赴那個神秘的招引。他失神地凝望着早已消失了的影像的空間。

「你怎麼啦？」艾芝苯輕柔地在身邊問。

「沒有什麼，」萬老爹說。「博古今是偉大的，他有他的想法和建造，我感到虛空縹緲。我不如他。」

莫不見的影像在通訊幕上消失之前，他說了一句進諫：

「不必灰心，萬歲，我們會有好日子的，只要他還在的話。」這句話隱藏了弦外之音，以萬老爹和莫不見多年的默契，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昏天暗地的與艾芝苯暱在一起，享有做人的基本慾望，萬老爹有如汪洋中浪沫，在浮沉飄轉，固定不住自己的動向，他是渾渾噩噩的，難知自己的棲止，越過艾芝苯的肩膀，他看見另一個影像幕上正出現ＡＴ〇〇一號的臉，譎詭的眼睛在閃爍着綠光，似乎因爲剛才莫不見傳來的訊息而大感驚訝。

在有月亮的晚上，萬年高塔底下的平原，總會聚集了一些人，在那兒談天說地，交換一天的工作或遊戲心得。人們坐在草地上，看着鳥兒在天空成排的飛過去，劃過繁星閃耀的夜空，年長的人會說一些遠古以來的滄桑趣事，機器人與人類之間的友情，人與人之間的悲喜，還有未來的憧憬——那就是萬老爹所散播的福音，在未來的某一日，人將要成聖，享有

大喜樂，天上的神祇會來接引他們，前往另一處極樂之地。

「什麼是大喜樂呢？」總有人會問相同的問題。

「大喜樂就是一種超越現狀的滿足與快樂，那不是快樂中心的腦部電力刺激所能獲致的喜樂，那是一種永恒的喜樂與寧靜，永遠的，永遠的。」莫不見就常常在這兒擔任解說，他的表情是怪異而神秘的。

人們想像不出所謂永遠的快樂與寧靜的眞義，因爲在人們的經驗之中，是從來未曾有過的，自然也無法加以領會或描摩。那些亮亮的眼珠子，顯示他們各以好奇的目光投射向長老，企圖了悟人生的秘密，當長老的回答沒有能夠讓他們滿意時，人們不是彼此觀望議論，就是仰望蒼天。整個宇宙的浩瀚無垠，哪裏是人類所能了解的。對他們最大的困惑可能就是：「爲什麼，我會在此地呢？爲什麼有我呢？在我之前的機器人是怎樣來的呢？在我之後的機器人他們又不斷的增殖，面貌外表又與人類微妙微肖，他們又會不會想着他們存在的意義呢？如果他們只是一部工作的機器，那麼，人在這裏又爲了什麼呢？是在輔助機器，當機器的伴侶嗎？」曾有不少人提出上面的問題，就教於長老，莫不見的回答有時只是轉移了問題而已。

「萬老參與我們共同管理此地，萬老參給我們富足無缺的生活。」莫不見說，「機器人是爲人而預備的，就像大地的草木、空氣、清水，與那些複雜萬千的儀器、設備和建築。萬老參所帶來的試管是種籽，就像植物的種籽一般，人是從種籽來的，而機器人就負責使人的肉身在朽壞之後，轉移成爲不壞之身。並且將人的心智轉化爲能量，人的細胞形成全部經驗與性格的電波意識，它穿透所有的實相系統，被思想捕捉拷貝機所截收，因爲複製成另一個副本的我存在備用，等待正體朽壞之後推出使用，使每個人都永遠能夠存在，這種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滿足。」

現在當大堆的人再度聚集着，都以赤裸裸的身體浴在月光下的時候，每一個人體看來都像鍍了銀光的動物，他們無邪地以自己的身體展現着自己。當有笑話傳播開來之時，衆人手舞足蹈、蹦跳不已，他們兩腿間的小鳥也跟着蹦跳抖動，彷彿眞的會唱起歌來。

「那麼萬老參爲什麼會墜下馬來呢？」有人問，「他是不是對於自己存在的意義有疑問，所以才那樣掉下來呢？他想試試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到達什麼程度嗎？」

「這是意外！」莫不見說。

「他是管理者啊！怎麼會？」有人應着。

羣衆嘩然，有笑聲從四處角落迸發出來，猶如水中投擲了許多石塊，激起撲通撲通之聲。莫不見環顧着人羣，他感到情況有些棘手，這種尷尬是他以前所未曾有過的。他告訴過

人們，人存在的目的，是在追求永遠的喜樂和寧靜。（對他自己來說，他已領略了喜樂的意義——與另一付身體結合在一起的喜樂，却無法了解永遠寧靜的眞實情境，也許死亡是惟一的路徑。）

這時，有一團濃霧遠遠的向這邊移動，進行的速度很快，它帶着綠色幽光，在草原的上空貼進地面的地方，逐漸向人們接近。

「啊！那是什麼屁屁？」有人叫了起來。

「那是沼氣。」莫不見自作聰明的說。

濃霧移近了，有一股森然可怖的氣氛逐漸籠罩下來，他們原來可以看到萬年高塔的形象，現在完全被濃霧遮住了視線，然後，濃霧就在這羣人的前面停下來，當它一下子擴散蒸發開來的時候，閃光四起，恰似突然爆開的幽靈炸彈，每個人的眼睛都感到强光炫耀，次一瞬間，在那草地上赤裸裸地站着許多曲線優美的人形動物，伊們的胸部有兩個突出的果實，正在搖盪不已，銀亮的月光下，伊們的身體鍍了一層夢般的色調，向他們奔躍而來，兩腿間却看不到有垂掛的小鳥在擺動……

當他們發現迎面而來的那些裸體動物，每一個面孔都長得一模一樣，而難以分辨之時，他們在激動與駭怖中狂跳起來。有的掉頭就跑，有的來不及走避被抓住了，在驚叫中被緊緊

地摟住，却又用他們堅壯結實的身手掙脫了，有的回身打了對方一個響響的巴掌，發覺那種動物的肌肉富於彈性和充滿了美妙，在猶豫之間，那柔軟的動物肢體緊緊地纏上了，帶着芳香的嘴唇湊過來，吮吸他們的臉頰和嘴唇，讓他們有一陣痲蘇蘇的快感，那是有別於快樂中心所製造的電力刺激。

「別怕！別怕！」伊們說：「好漢子不用怕！」

「別跑！別跑！」伊們說：「我們來了，帶給你們意外的驚喜。」

一時在附近巡邏的綠頭機器人也衝上來，努力分開一些糾纏不清的人體，它們手中的電擊棒使勁敲擊着來犯的敵人，那些嬌喘和驚叫此起彼落，濃霧再度籠罩下來，包圍了這羣撕打扭叫的人與獸，當霧靄散盡的時候，突擊的獸類也告消失不見，人們驚魂甫定顫巍巍地爬起來，懷疑地揉擦着眼睛，注視着周遭，彷彿對剛才混亂不清如夢似眞的遭遇，猶似一團霧般的朦朧不可思議。

這次奇異的事件，很快的傳到中央指揮部。萬老爹可是苦惱驚恐得很。在緊急召開的討論會上，他站起來，指着業經拍攝下來的現場錄影畫面說：

「外星人在公然向我們挑戰了，果然他們滲透進來了。」

萬老爹環視四周排排而坐的長老們，想要從他們臉上得到一些答案或建議，換來的只有支支吾吾的議論聲。

「各位有什麼好的方法對付嗎？如果沒有，我們只有等待着讓外星人進來，讓他們瓦解我們的人心，毀壞我們整個體系。」

莫不見面露愁容，站起來說：

「萬歲不要忘記博古今帶給你的忠告，他早已料到了有非常的情況要發生的。我的建議是，採取以毒攻毒的方式來應付，這些外星人相信不是來自天母星，而是潛伏在本星球某些地方的傢伙製造出來的——因此，我們只要派人到天母星去辦交涉，設法正正式式地與他們接觸，帶回幾個眞正的外星人來疏通疏通本星球人類閉塞的管道，也許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紅頭的ＡＴ〇〇一號在仔細聽過莫不見四千歲的建議之後，瞪着那發射綠光的眼睛朝向萬老爹，使萬老爹不禁膽寒而瑟縮起來。他想講什麼話又止住了。

莫不見按動幾個鍵子，施放了三度空間紀錄片，立時，在衆人圍聚的桌面上空，出現了莫不見與馬識途的立體影像，馬識途轉告莫不見有關博古今所說的情報：

有兩個博古今存在，一個在極地，一個在另一個秘密的所在，據極地博古今說：另一個博古今正在發動一場陰謀，企圖瓦解整個陽美達的體系。」

「眞有這回事嗎？」莫不見的立體影像問他。

「這是我親自採訪到的消息！」馬識途說。

立體投影清楚地顯示出莫不見與馬識途交談的情形。使衆人逐漸明白意外情況的發生。

「很明顯的，」莫不見關掉投影器說：「馬識途帶回來的資料是寶貴的，讓我們明白，敵人來自我們自己的內部，而不是來自遙遠的天母星，實際上，我們從天母星那兒得到了許多凡人享受不到的好處，只是我們避免公開宣佈而已。」

「怎麼會有這種可能？」萬老爹油光的臉綳得緊緊的。

「全部是時空轉移機器的作用，博古今第二利用它偷取了外星人的屍體取出未死的細胞，進行複製人體，一個細胞可以造一個人，太可怕了，製了再製，製出來的全部是一模一樣的嬌娃，將會瓦解我們的整個體系，不能不設法防範，否則我們任何的東西隨時可以被偷走，悄悄的消失，那是一種運用四次元的力量所造成的時空轉移……」

莫不見正在說話的當兒，突然間，他的周身被一股綠光所包圍環繞，整個人就像被罩了一層發光的網膜，就在衆目睽睽之下身體被壓縮成爲兩度空間的平面影像，再縮成一條線，倏地消失不見……

「莫不見！莫不見！」衆人驚叫。

然而，莫不見四千歲就在這麼許多人的面前無端消失了，就像剛才他所說的情景一樣，可能就是博古今第二在作怪。萬老爹檢視一下三度空間立體顯像投影器，它還好好的，並未放映什麼片子，證明剛才消失事件確實是眞實人物而非虛像。

「完了！完了！莫不見又給弄走了！」萬老爹的叫聲比誰都要大聲，他圓瞪着眼睛注視着消失得無影無蹤的莫不見原來站着的地方，揮舞着手中的權杖，去觸擊那處空間，却是空無一物，什麼也沒有。

「危險！危險！」八千歲雲飛揚叫着：「我們隨時都可能被轉移走，太可怕了！」

衆人緊繃着臉，靜默地等着下一瞬間的變化。

如網的綠光繼續從無法測知的地方伸展進來，正要包圍住萬老爹，那盤旋的條紋似虛似實，如幻似眞，衆人伸手捉摸，却無法觸及而有所覺，要想辦法阻止不幸的事件發生，也無從插手，只有眼睜睜的看它逐漸在萬老爹身上纏繞着……

被時間轉移機瞬間移走的莫不見，身體出現在「惡魔之髮」的還元室裏，他的身體裏預先埋葬着的定時破壞炸彈却爆炸了，將整個實驗室炸得煙硝沖天，火海瀰漫。

頭上長着兩隻角的博古今，在觀察室裏，被震得四肢朝天，翰倒在地板上，在一旁的玉樓春也撲跌趴在博古今身上，旋風挾着物體儀器的碎片，如砂石一般掃過、飛落，砸下來。

萬老爹被纏繞着的那團綠光，頓時擴散消失。

另一個莫不見，又在復活室裏出現。他打了影像電話過來，向萬老爹報告情況：

「一切都是預先設計好了，爲了破壞惡魔的瞬間轉移系統，我又做了一次犧牲，在我身體裏埋下了定時炸彈，引誘對方把我轉移過去，正好我摧毀了他們的機器，我們還是趁着他們還沒有修復之前，努力來發展我們自己的防禦設備吧！」

在座的都如釋重負，只有ＡＴ〇〇一號似乎才從一場恍惚的夢境中甦醒，他大聲嚷着：

「我還以爲你們自己搞鬼，原來是那個博古今在要弄他的發明。」

泥雕木塑一般的人兒圍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們原來已習慣於生活在平靜無波的環境中，一切的事務很少動腦筋，唯一使他們引起興趣的該是下體的聖物的遊戲，那是凡人所禁止的，而禁止的原因也可說是冠冕堂皇，也算是其來有自，他們難忘自己的切身之痛，與外星人接觸不可避免的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如今莫不見建議以毒攻毒的方案，使得大家陷入長長的沉思。

莫不見從復活室裏走出來後，就趕往會議室。在他來說，他已經發揮最大的智慧與勇氣，協助這個基地維持和平與安全，他總是那樣忠心耿耿，無視於自己一再進出復活室，他所看見的及想到的，超出於別人而終能制敵機先。現在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引進外星人的問題，並且要對整個衆多的子民有所交代。就在昨天晚上外星人公然出現在萬年高塔之下，對於整個基地的人心將是何等的震撼，人性的原始慾望可以如火燎原，一味的加以壓制，終將導致不可收拾的大爆發。莫不見的憂慮和遠見不是沒有道理的。

當莫不見走進來的時候，全體一致起立，向他致敬。

萬老爹揮着權杖在莫不見的兩肩各點了一下，當衆說：

「你是陽美達英勇的守護者，我，創造者，派你和馬識途到天母星去求取我們所需要的，也是我的子民所需要的，希望你很快的啓程前往。我希望，我們每個人每年都能夠與一萬個外星人接觸，這是我們剛才的決議。」

「怎麼？」莫不見傻楞楞地站在那裏，他有點不相信這句話會出自萬老爹的嘴裏，難道他裏面的電路系統發生了故障？

「你還不明白嗎？」

莫不見搖搖頭，長而黑亮的頭髮飄了飄。

「我鄭重的告訴你，爲了尋找我們人生最大的樂趣，爲了發現人生的最終目的，我們終於有了共同的認識。」

「認識什麼？」

「我們需要更多的玩具——外星人與我們作伴。」

「但是，萬歲，『乾元聖典』上的規定……」

「那是表面上的規定，本來是給廣大的子民遵行的。」

「嗯……這樣的話，我怎麼可能帶回那麼多的外星人？」

「很簡單，你只要帶回來一部分試管便可以，另外一部分要現成的外星人。更何況伊們正在想盡辦法與我們接觸，我們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那就是我們與天母星的接觸要公開化囉？我們總要分享一點給我們的子民。」莫不見意氣軒昂的說。

「那當然。」

通往萬老爹房間的門打開了，走道上亮閃閃的，成排的機器人從那兒走出來，他們以穩定的步伐不偏不倚朝向指定的路線分頭前進，每一個機器人身上都配備着簡單有效的光能武

器和電訊設備。看起來是那麼威武與不凡。

馬識途在第五走道上被一個機器人攔住了。

「到哪裏去?」機器人問，他的兩眼直瞪着馬識途。

「萬老爹找我去的；」馬識途伸出把手掌貼在機器人胸口上的檢驗儀上，接受照射。他笑了笑說：「沒有問題吧！我在這兒出生的哩！」

機器人的臉色起了一陣紅暈。「你是馬識途，蠻像一頭水牛哩！」

「水牛！什麼是水牛?」

「你不知道嗎?到博物館去查查看吧！」機器人胸口上的顯示幕亮起了他自己的號碼WG三〇四，這是一種友誼的表示。

「你眞好，三〇四，待會兒我去看看，再跟你連絡！」馬識途拍拍機器人的肩膀，快速的走向前去。

萬老爹從電視牆上看到這一幕情形，他不禁笑了起來，在馬識途走進來的時候，他按動了控制器，馬識途脚下光滑的地板，很快的起了一陣急抖，馬識途這個壯碩結實的硬漢，就撲倒在地上，四肢朝天，臉歪到一邊，視線正好與萬老爹相接觸。他看見萬老爹那張半紅不白的臉，充滿了散不開的陰霾，兩排潔白的牙齒從暗紅帶黑的嘴唇裏閃出了光，圓瞪着火般

的眼珠子在注視着他。

「怎麼樣?」馬識途爬起來，搔搔頭，他的油膩的臉上冒出了汗。

「馬識途，你知道你是多麼脆弱嗎?」

馬識途故意把自己的胸部鼓得高高的，仰着頭，顯出一副不可侵犯的樣子。面對着基地的主宰者，他也毫無懼色。

「脆弱?跟鋼鐵來相比，我是脆弱的。」

「所以你要注意跌跤！」萬老爹坐回他的寶座，用左手撚着他長長的鬍子。

「是的，萬老爹！」馬識途把頭低下來。

「你是我所信任的人，從你出生的第一天開始，我就常問到你的情況，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萬老爹說：「電腦對每個人都有很完整的報告。」

「謝謝您，您找我來，可是有事嗎?」

萬老爹從他的髮際間抽出一只小小的髮夾，放在手裏，用另一隻手招呼馬識途過來，把髮夾別在馬識途的頭髮上。

「這是我托給你的東西，請你到天母星去一趟，帶着我們這兒的大批試管——一共十萬支試管，去找天母星的生育部主任金絲雀。這是我們應該交給他們的貨品。」

馬識途辭別出來，當他走進冷凍儲存室時，那個機器人故意顯示出他胸前的號碼WG三〇四，微笑着向他招手：

「嗨！你認識我吧！」

馬識途點點頭，他走到裏面去，領取一箱箱用鐵皮封好的試管，命令機器人把箱子搬運到平台車上去。

「三〇四，」馬識途說：「你要跟我走，到天母星去一趟，你知道嗎？」

「我比你先知道囉。」機器人用雙手抱住他，把微溫的臉頰貼在馬識途的臉頰上，做了一個親熱的動作。讓馬識途覺得癢癢的。

「你先去準備吧！」

太空船從基地的發射塔上升空了，它强有力的衝出大氣層，只是一瞬間的功夫，一個小小的黑點便消失在陽美達的天際。

陽美達基地的人們照常工作着，一艘太空船的離去，只是它經常事件的一部分，並未引起大多數人的注意。在每天來往的星際航線中本來就相當繁忙的，馬識途的出使任務，只是平平凡凡的一次航程。

直到快抵達天母星時，馬識途從冬眠中被叫醒。機器人就站在他面前侍候着他。讓馬識途覺得奇怪的是，機器人卸下了表面一層的裝飾衣物，而以光滑圓潤的肌膚展示在他面前，機器人的聲音變得從來未有過的尖銳，不再似過去一樣的低沉聲調。

「怎麼？你的聲音？」

「沒什麼，你就會習慣的！」機器人說：「等你到了天母星以後就會習慣的。」

「三〇四，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任務指示給你，也指示給我，要我帶領你。」三〇四繼續說：「我只是先讓你熟悉一下那邊的聲調而已。」

「那邊的人講起話來都是這樣尖銳的嗎？」馬識途思索了一下說：「哦，就像機器工廠裏發出的聲音，不，沒有那麼尖銳，就像……就像兒童所講的聲音。」

「是的，你說對了。」

機器人用他的雙手來抓摸馬識途兩腿間的那個凸出的器官，他笑着說：

「在傳統的世界裏，這個器官只有一個用途。」機器人用他那已經改變了兒童似的聲調一本正經的說：「但是，在一萬五千年前地球上有數以億計的人，他們都有兩種用途。」

這時機器人從後艙裏帶了另一個人走來，機器人說：

「他是莫不見，我們基地的四千歲，偉大的長者。」

「四千歲，你好！」馬識途楞楞地說：「你怎麼會到我的太空船來呢？」

「別見怪，」莫不見說：「我是陪着你來的，預先已經安排好了的，萬老爹有點不放心，怕你辦不成事，所以，要我陪你來。我莫不見，活了四千二百歲，到現在什麼事情沒見過？我以前也來過天母星的。」

第十五章 分 裂

自從莫不見偕同馬識途啓程前往天母星後，萬老爹就陷入愁苦的等待。他雖然擁有艾芝苯的柔情體貼，不知道是體內靈魂深處積藏着的萬年火種一下子迸發出來，教他難以忍受，還是因爲突然的意念觸發起他火速欲達的想望，他魂不守舍，一天一天巴望着從天母星來的消息。對於他說來，他已享盡了應有的尊榮喜樂，他的管理統治，萬民無不悅服，唯一讓他不放心、不滿足的便是：他想要回復年輕時候的肉體經驗，想擁有更多的玩具，否則，他很想使自己的合成身體有永遠寧靜安息的時候。

太陽西起東落，月換星移，從這個星球的每個角落裏，早已傳出了許許多多有關外星人來到世界的傳說，人們的工作熱忱再也沒有從前那樣高昂，對於那種似妖魔幽靈般出現的異

樣人體，總有無限的好奇之心，流言不可遏止，人心的激盪更是難以平抑。好在莫不見曾以他的睿智破解了那個博古今第二的時空轉換機器，否則基地更不知道又會遭遇到什麼不幸。

萬老爹繼續騎着他的馬兒在各處奔跑行走，每遇到有人向他行禮致敬，他也回禮致敬，他外表顯得信心十足，精神飽滿，以彌補那一次當衆從高空墜下馬來的形象損害，那是一次尋求永遠寧靜的衝動。

萬老爹巡視着各處工廠的作業。當他在機器人製造廠停留的時候，那個首先發現外星太空船却遺失掉外星人屍體的新任千歲天樓蓋在向他抱怨：

「爲什麼，我不能參加你們的長老會議呢？」

「你想要幹什麼？」

「沒有，我是千歲，我也要了解一些事情。」

萬老爹看出這個年輕的千歲，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了抱負，他拍拍天樓蓋的肩膀，笑了笑。

「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有外星人這回事了！」天樓蓋說：「秘密再也包藏不住，所有的人都在討論外星人。」

「是的，你要怎樣？」

「我要參加你們。」

「參加我們幹什麼？」

「一定有些好處存在着。」

「你是機器人製造廠的管理者，你當盡你的責任做你該做的事，你不明白嗎？」

「但是，我因爲發現了外星人才升任千歲，却因爲遺失了外星人被派在這裏工作，這是不公平的。」

「你已經很快樂了呀！」

「屁屁！」天樓蓋不禁有所冒犯，他拍拍那個萬乘之尊所騎着的馬的屁股，不敬地說：「升個千歲的官兒，竟是這副德性，成天與機器人在一起，自己都成了機器人。」

「那有什麼牢騷可發的？」萬老爹有點想發脾氣：「我自己還不是一樣，肉體必須由機器逐漸替換，變成不朽的存在。」

此刻，天樓蓋按動了一個開關，遠遠的輸送帶那邊，移出來一具一具高大的機器馬，那些馬兒的樣子，就全部仿製萬老爹所騎的馬，大小規格一致，活活潑潑的擺頭甩尾，萬老爹一高興，就要領着這些馬兒出遊，在草地上馳騁奔躍。

「天樓蓋！」他叫着。

「萬歲，我在這。」

「跟着我吧！」

「好的。」

天樓蓋裝上了馬鞍，跨上去，跟在萬老爹後面奔跑。

平原裏的太陽光平平整整地舒展着一片柔和與安寧。許多鴿子臨空飛翔注視着開闊的大地。馬兒奔騰着，揚起了一片薄薄的沙塵。在青綠的野地裏升起了一縷淡霧。

一隻急速飛行的鴿子趕上來，停在萬老爹的肩膀上，嘰嘰咕咕的講着話，好像在對他加以警告。然而，萬老爹却不加理會，只顧快樂地騎在馬上馳騁，並且朝着基地外圍區域荒蕪人煙的地區趕去。

「萬老爹，請回頭！」他耳朵裏面的接收器響起了AT〇〇一號的聲音，「請不要超越過去，進入森林區域會有危險。」

「我不怕！」

「在那裏出事，你的腦波將無法接收到，你的思想心智沒有辦法再集合還元、復活！」

「你騙我吧！我不相信！」

在萬老爹身後的大羣馬兒一下子掉回頭，再也不跟隨着前面兩個騎馬的人，讓萬老爹一下子警覺到有些不對勁。

「天樓蓋，那些馬兒回頭跑了。」

「讓他們去吧！基地的歸基地，我們歸我們。」

「你是什麼意思！」

「那不在你的權杖所轄之內。」

一語點醒了萬老爹。他恍惚間記起自己出生以來所認識而印象深刻的一張臉——AT〇〇一號，它以嚴峻無比的神色對着他，希望他好好處理這個世界的事務，時時刻刻都在叮嚀着他，保護着他，唯恐他出了什麼事，千年萬年以來，他就是無法擺脫那如影隨形的那個機器人的糾纏，他感到無奈，而只想逃避，思考着自己生存的意義，他願意自己回歸到平凡的一羣，過着平平淡淡的生活，而不受萬種事務的纏擾，然而既是一個世界的管理者，無論如何是無可逃避的，即使他企圖使自己解體，歸於永遠的寧靜也是不可得的。那復活部裏的精密設備，貯存了所有生靈的腦波和心智型態，每個人的心靈都有了一個複製的標本留存着，沒有人有權利可以死亡，一旦第一身死亡之後，便有第二身來代替，萬老爹即使再活得沒趣，也要繼續他的生之旅程。

有風緩緩地吹來，迎面傳來撲鼻的花香，在遠遠的地平線的那端，隱約可以看見突起的

峻嶺，以令人畏懼的森然景觀，出現於平坦寧靜的野地之上，那就是「惡魔之髮」的區域了，在那一帶，除了是博古今第二的窩藏之地以外，沒有別的人去到那裏。

一直停在萬老爹肩膀上的那隻鴿子飛走了，直往基地的方向飛去。萬老爹回首望去，那潔白的羽翼在陽光下顯得耀眼美麗，那就是基地的主電腦根據所謂地球上的動物所設計，而假萬老爹的名所創造。現在，他目送着它回去，心裏不期然昇起一股難解的情愫。好像覺得自己與原有基地的關係脫離得越遠。那是什麼樣的一股衝動，驅使他離開的，他自己也不知道。

「萬老爹，回來吧！」耳際傳來艾芝苯嬌柔的輕喚。

「不能！我不能回來！」他說。

在旁邊的天樓蓋一時覺得奇怪，不禁問他：「萬老爹，你在跟誰講話？」

「沒有什麼，我在跟我的玩具說話。他催我回去。我的腦袋裏有通訊器。」

「玩具？」

「是的，我們長老，每人都分配了一個玩具。」

「你是說女人？」

「對的。上次我同你提起過。」

「外星人？」

「對的。是外星人，就是你發現的那種動物。我們長老們都說是玩具。現在我就把秘密對你說了，反正你也是千歲。」

他們繼續走着，樹林慢慢地近了，高大的山嶺也在眼前聳立得更挺峻。幾隻戰鬪飛艇掠過低空，盤旋着，似乎在監視着他們的行蹤，萬老爹揮舞着他的權杖對着空中喊叫：「你們在幹什麼呀！」

戰鬪艇飛遠了。耳際繼續傳來AT〇〇一號的呼叫：

「我們尊重你們的選擇，不再干犯你們的行踪，我們最後要提一次警告。」

「你說吧，AT，你是我的母親，我的父親！」

「不，不，言重了。沒這回事。我只是一個守衞者，陽美達計劃的守衞者，我提醒你，千萬不可再有像博古今那樣的輕舉妄動。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不會的，我不會這樣的，我只是去玩玩，去看看。」

「我們的腦波偵測機器非常精確管用，你們在想什麼，中央電腦完全知道，你如果又想自我解體，你又會回到基地來，那時候，你將失去你的自由，不過，我們知道，你們現在想去找找刺激而已，如果你們再不回來，也許就會遭遇到像博古今一般的命運，到時候，恐怕

就後悔莫及了。」

「喝！快走！」萬老爹揚起了權杖，一邊勒動馬繮，更加快速的奔向那片黑色的森林與奇形怪狀的山巒。

就在這一瞬間，他手中的權杖就像一只鞭炮一般爆炸了。兩人都爲之震驚不已。馬蹄聲躂躂響着，快速奔馳而去。轉眼之間，濃濃的霧靄瀰漫開來，他們在霧中摸索着，只是憑着一股本能，朝着一處未知的能量中心前進……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萬老爹和天樓蓋兩人，腦袋裏感到可怕的裂痛，他們各自摔落在草地裏，呻吟着、慘叫着。

「在裂開，裂開呀！」萬老爹的聲音叫得最大，他抱着頭在草地上滾轉，覺得腦袋裏有一團東西在分裂爆炸的樣子，他沒有辦法控制它，即使他調節了自己胸口的某一個旋鈕，也是無濟於事。

無法遏止的分裂感覺正在持續，眼前一片混亂，昏天黑地，狂暴的旋風在呼嘯中捲起了茫茫迷霧，有一具模糊的人體形象逐漸昇起，那是赤身裸體的另一個自己……

「天呀！」他嘶叫着：「萬老爹，另一個萬老爹！」

他看見那個形體從復活部裏復活，以傲然不可侵犯的神色，昂視濶步於機器人與衆人類之間，那金黃色的頭髮和眉毛，耀眼生輝，紅潤的臉孔像西方升起的太陽，有一種與衆不同的尊貴，那人正展開雙手，接受人羣的歡迎呼喚。「萬老爹萬歲，萬老爹帶給我們永遠的快樂，帶領我們追尋成聖的道路！」那種頌讚是熟悉的，千年萬年以來時刻縈迴腦際的，如今，它就那般遙遠不可企及，在幽幽深深的另一個世界裏存在着。

「天樓蓋！」他叫着：「你好嗎？」

「嗯——我好。」豆大的汗珠冒出在他的額頭上，他兩眼半合半閉，似乎受了極大的驚嚇。「我看……看見另一個自己，另……另一個自己被創造……從工廠裏面出來。」

「天樓蓋，」萬老爹說：「現在我們都各有兩付身體，一副在陽美達基地裏，一副在這裏，我們被宣佈失蹤了。我們是叛逆者，只有那個——另一個順從的我，留在陽美達基地裏，成爲永遠的存在。」

「我……我也感覺到了！」受驚過度的天樓蓋也跟着說，他腦際裏飄忽着另一個人形，與他一模一樣的人，正在隱約地擴大伸展，分裂茁壯，成爲另一個存在的靈魂，那種感受，猶如把他的腦袋所貯存的能量思想活生生的硬分割爲二，撕裂膨脹的痛苦，深深地齧食着他。

在他們的體內，各自燃燒著一種人性的基本慾望，那是亘古以來所殘存的原始的慾望，難以被消滅抹煞的。就是那團火，在隱隱的黑暗之中，照亮着他們，帶領着他們直往所謂「

惡魔之髮」的禁區，他們原先聖潔純淨的靈魂正在蛻變，嚮往於另一處所在。

在陽美達基地裏，那個從工廠裏剛出廠的萬老爹，揮着他的權杖，以他無比的威嚴騎在那匹複製的馬上，馳騁在草原上，對着羣衆廣播：

「乾元聖典的寶訓，我們必須遵守，爲了整個陽美達基地人民的安全與幸福，我們已經派出了使者，正式前往天母星去，尋求與他們的接觸，那將是一次有史以來正式的接觸，我們已經改變了『乾元聖典』上的本意，爲了面對與日俱增的外星人的滲透活動，我們必須適當地加以接納來自天母星的訊息，與伊們建立某種關係，這種關係是史前無例的，將使我們的整個社會結構及人際關係，全盤加以調整，也使得我們之中的某些人，他們可以享有一些超乎常人的快樂，那絕不是快樂中心的電子刺激所造成的快樂，那是兩個不同的人類，經由不同器官的結合所造成的一種喜樂與滿足，希望我們的子民，好好的預備這個即將來到的日子，好好的等待這個日子。」

兩個分開的身體之間，却是共有一個心靈。在前往「惡魔之髮」途中的「萬老爹」這邊，他對於另外一個自己所發出的聲音，以及所思所想，當然完全清楚。他渾渾噩噩地騎馬

前進，向着那個招引他的所在奔馳而去。機器馬的踢躂之聲響着，柔和而有韻致，與四處微微吟唱的忽忽風聲相應和。他回頭看了天樓蓋一眼，天樓蓋迷茫的神色對着他。落日餘暉抹在臉上，這個百之二十肉體的人，完全沒有嘗過女色的味道，莫怪要有幾分的困惑與不安。

「我們往哪裏去呢？」天樓蓋問，嗓音是童貞式的尖銳。

「我們尋找。」萬老爹說。

「尋找什麼呢？」

「尋找……尋找……尋找靈魂的需要。」

「什麼是靈魂的需要？」

「也許必須等待身體的需要完全滿足以後，才能夠了解。」萬老爹說着，本能地揮動了右手，然而他的權杖也不知如何爆炸消失，成爲另一個萬老爹的所有物，他一時忘了自己沒有了權杖。

「萬老爹，你的權杖呢？」

萬老爹沒有應聲。在前面的黑色原始森林展開一片濃霧吞噬了他們之後，他們益感到身心遭受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直朝着那股吸引他們的方向奔去。

「身體的需要是要填補滿足的。」有聲音發自那團霧中的深邃遙遠之處，不可辨識它的

方向，彷彿無處不在，又似近在耳邊，那樣清晰，直貫心坎。他曾是陽美達的至高無上者，擁有整個世界，也擁有凡人所沒有的享受，現在，他已走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域，似乎只是出於一種原始的本能的欲求。他可以感知自己體內機械的脈動與運作，那顆永恆不死的原子能心臟撲撲地跳着，竟似燃燒起熊熊的火焰在催促着他，繼續完成他的衝動。

「身體的需要必須填補滿足的。」又有聲音來到。「只有經歷一番追尋、求證於最終的路徑，才能熄滅身體的火焰，才能達到永遠的安寧，在你的前面，還有未了的機緣，還待探索。你還享有不到你未曾享有的。你記得嗎？你曾有過意念，要享有一萬個女人，而不是單單一個微不足道的艾芝苯。」

「是的，是的。」萬老參身體裏起了一陣衝動，有如排山倒海般的湧着。前面的霧有光在招引着，他與天樓蓋，就像兩個幽魂野鬼在無盡空茫裏疾行，即使跟前一切全是虛幻，爲了求證自己存在的眞實，也只有勇往直前，奮力去尋找那道最終的路徑。周遭的景物變得荒疏怪誕，樹林在狂擺搖曳，雲霧絞動沙煙，以可怕的旋轉之勢，幻化出萬千升騰的光羽，把他們捲入另一個時空裏。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他們感到眼前强光刺人，有如一千個太陽同時在頂上和四周照耀，使他們的昏昏沉沉的旅途中，遭受了大震撼。

四外是琉璃般的透明，光絲如縷如箭，細細地穿透進來，人和馬全浴在光裏，在光裏閃動搖擺，斑斑駁駁恍惚搖曳。

「萬老參，天樓蓋，你們都來了？」

有聲音傳來。他們抬頭四望，在淒迷的光影中，依稀可見一個頭上長着兩隻發亮的角的人臉，在對着他們講話：

「你們要來尋找什麼呢？」

「博古今？」萬老參叫起來。「你頭上怎麼多了兩隻角？」

「是的，我就是博古今。我是這裏的主人，這裏的王。」

失蹤了一千多年的博古今九千歲，現在他是「惡魔之髮」地區的主宰了。萬老參怔怔地望著投射在空中的立體影像，他當然明白，這個博古今是個邪惡的博古今，另有一個博古今却在冰天雪地的凍原之下。他記起莫不見的忠告，也記起馬識途帶回來的晶片放映出來的博古今的形象，與這個地方的博古今是完全不一樣的兩種神色，雖然外表相同——這個博古今唯一的不同是頭上長了兩隻放射着幽光的角——顯然的，這是一個人分裂成兩半所造成的對比。

「博古今，你記不記得你是我的兒子呀？」

「當然，我是你所造的兒子，但是，這裏却是我所創的世界，你來這裏尋找什麼呢？你需要什麼呢？我要老實的對你說，你所要的，都能在這裏找到，你所需要的玩具，我們隨時可以爲你供應。」

「玩具？呵呵……」萬老爹笑着。

「你不是想享有一萬個不同的玩具嗎？」

「嘿！你都知道？」

「當然，你是逃不過我們的偵測儀器的偵測。」

「博古今，我的兒子，你爲什麼不回來呢？回到陽美達基地來呢？你當初爲什麼要逃走呢？」

博古今沒有回答他的話，三度空間影像出現了許多妖嬈可人的玩具，伊們的胴體散發着非比尋常的媚態，說它有多大的熱力與吸引力，就有多大，眞使人意亂情迷。

「啊啊……」在一旁的天樓蓋，在目睹情況之後，驚駭得跌下馬來，重重地摔下來，身子却輕飄飄的在空間擺蕩。「啊啊……你們是誰誰誰……？」

透明的板壁瞬間全部打開了，原先的無數如縷的亮光已成爲幽黯朦朧的景觀！許多可人的形體在四處走動，伊們裸露的光滑身軀像是剛從水裏出來似的，而那個從基地裏消失掉的

培養部主任玉樓春，就站在伊們之中。

「萬歲，」玉樓春說：「你終於來了！」他又指着在空中顚蕩失去重力的天樓蓋，發射出一道閃光，立時天樓蓋就摔跌下來。「千歲，天樓蓋。好一個千歲，總算光臨此地了。我也是這兒的千歲哩！我享有陽美達長老的秘密，享有使我舒服的玩具，享有莫不見的玩具——那個可愛的醉人迷，就在這裏。」

萬老爹也下了馬，在煙霧迷漫中，他伸出雙手抓摸着每一具玲瓏浮凸的人體。伊們的櫻唇、乳房、柳腰，還有美好誘人的臀部，他的手都不曾放過，每一張臉、每一副身材也都有所不同，這不像是他所分配到的艾芝苹那個女人，永遠只是一個面孔，一付身子，對了，他現在明白一個沒有死亡而沒有變化的世界是多麼的單調無味，現在這個博古今所創造的世界，竟有這種非凡的傑作，實在是令他想像不到，驚奇不置，而興奮不已。

「盡情地觀光吧！」博古今的聲音是宏亮的，他的臉就浮映在空中，當他微笑的時候，兩排牙齒露出來，牙縫裏蒸騰着縷縷的煙霧。

萬老爹猶如進入迷魂陣般的不知所措，而跟在他旁邊的天樓蓋更是目瞪口呆。

「先把天樓蓋抓去開竅吧！讓他嚐嚐味道再說！」博古今說。

「好的，我就抓個人過來找他去。」玉樓春回答。很快的有一隊外表顯得木訥的機器人

走來，牽着玉樓春走出去。

萬老爹現在可以鑽進女人堆裏，滿足他的慾望，滿足他的飢渴。他的腦際開始迸發出燦亮的光點，如星星般的飛揚散落在各種彩輝裏。許多嘴唇湊過來，每一張是一個發光的圈圈，在豐盈喜悅中吮吸着他，他在顫抖中回映着千年萬年以前的原始記憶……那個AT〇〇一號，自從萬老爹懂事以來，就不斷地在教導他各種事務，這個星球的土地充滿了生機、陽光、空氣和水，是偉大的自然所賜予的，是一片可愛的居所，永生的人類應該時時刻刻溢滿了快樂，與周遭所建立的環境和諧一致，縱然人體下部的小鳥只是一個排泄管道，它也有它神奇的一面，爲了某些不可解釋的理由，與外星人的接觸是要極力避免的，然而他就是無法抑制本能的好奇與衝動，他尋求一種凡人所未有的感受，他要成聖成仙，在一次接觸中，他爆發了肉體的慾望。抓住了來自天母星的人牢牢不放，十個女人就分配連他在內的十個長老。那種快樂至極以後的割裂創痛，也是一種恐怖的快感吧！

「妳是……妳是那來的人？」

「博古今創造了我，他是這裏的創造者。」

「創造者？我也是……」

「你也是男人。這是博古今說的，他說你會喜歡我。……」

萬老爹不答腔，他抱住了前面柔軟的人體，自顧自地親吻摸索着，許多人體陸陸續續的湧到，他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朱唇、豐乳、肥臀，一個接一個，細皮嫩肉的肢體，包圍了他，使他沉浸在忘我之境，依稀只是夢，只是一種想擁有超越現有享受的夢，除了艾芝苯以外的其他胴體，都是可供探索的新領域，當他活得不耐煩，了無生趣，需要增添新刺激而萌發了前往「惡魔之髮」的想望，却在這裏遇到這些可愛嬌娃。

許多美麗的人臉在晃動，當他略一定神，發現那些人臉全是一式一樣的時候，不禁驚呼起來：

「妳們是合成人，機器人嗎？」

「不是！」衆人說。

「那麼，怎麼會長得一模一樣呢？」

「複製，博古今複製了我們，博古今他利用了某人身體上的細胞，複製了我們。」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回答說，她富於彈性的乳房正落在萬老爹的小鳥上。

萬老爹已經進入恍惚不解人事之境，他依稀感知自己似鳥般飛騰的喜悅，却在下意中恐懼於那些長得一模一樣的嬌娃，就像從工廠裏製造出來的人類。那個躲在幕後，却利用三度空間投影機顯現自己形態的博古今好像看出他的心事，在煙霧中又呈現了他的臉，對他說：

「伊們是同一副身體複製出來的女人，臉孔身材當然一樣，你需要不一樣的話，我們正在改造，設法改變伊們的外表，讓伊們看起來不一樣，讓伊們合你胃口，不過不要忘了，伊們現在是剛出爐的貨色，伊們是實實在在的肉體，不是工廠製造的，伊們是培養部的玉樓春完成的心血，伊們都是同一個外星人所複製分裂出來的，難怪要一模一樣，我們會設法改進，以便滿足你的需要，只要時空轉移機再修復的話，工作就比較順利了。」

時空轉移機確實是一具令人驚異而迷惑的機器，它可以使物體在遠處消失，而在機器所指定的地點出現，利用它也可轉移不同的人體頭部與軀體，接合在指定的部位之上。博古今正想利用它來滿足這個曾是陽美達萬歲的需要。

萬老爹瞇着眼，望着眼前飛來轉去的娘兒們，伊們肉體的芬香已經刺激着他內在的慾望，那些擺動的腰肢和光滑白淨的大腿，他喜愛地撫摸着，從那兒，他回憶自己曾經擁有過肉體的喜悅，那是多麼難以描述的渴慕，回返，回返，回返，回返……只有回返才是他生命中的最大期望，當他的手探索着那些沒有長着小鳥的兩股之間的部位，他回想到自己第一次與外星人接觸的興奮與欣喜，然而緊跟着就是可怕的脫離，是怎樣的一種惡作劇呀？

時間好像已經停止了流動，萬老爹在一大堆純淨的肉體中掙扎，他的手，他的脚和他的臉和唇，凡是足以向外探索觸摸的自己身上的配備，幾乎都用上了，他在人堆裏打滾翻騰，

有如泡沫在浪裏浮沉。

「你需要什麼嗎！萬老爹？」那聲音說。

「換……換換不同的人，不同的身體……」

「好的！服務就來，時空轉移機已經修理好了！」

不同的女人面孔，如春花綻放一般，出現在三度空間煙霧幕上面，只要萬老爹的指頭輕輕一點，那姣好的面孔立刻轉移變幻成爲他懷抱裏的尤物，於是他盡他所能的陶醉在女人堆裏。那嬌滴滴的聲音、軟棉棉的肌肉、香噴噴的鼻息，以及甜蜜的纏綿交擁，足以使他體內的萬叢慾火迸發而出。

然後，像是早已經過設定好的一顆定時炸彈，就在他的體內爆破開來，發出了一聲轟然巨響，同一時間，在隔室的天樓蓋，體內的定時機關也引爆了，被炸得肢體四散，破片橫飛。在地平線外另一方的ＡＴ〇〇一號則在得意地笑著……

陽美達基地，萬老爹的房間裏，他正抱着艾芝苯在卿卿我我、迷迷糊糊半醒半睡之間，突然感到一陣空前難抑的激盪與震撼，他整個人從床上彈起來又掉下去。

「怎麼啦！」艾芝苯問他。

「哦……哦……」萬老爹期期艾艾，睜大驚恐的眼睛說：「我做了一個……一個惡夢！」

「不是的！」AT〇〇一號出現在牆壁間的顯像幕。「那是另一個死亡的自己，那是不該有的自己。」

萬老爹開始有着不勝負荷之感，他腦袋裏嗡嗡作響，仍聽聞着那聲轟然爆炸的餘音，仍看見那些女人的嬌軀與秀腿，噴濺成爲一片模糊的血肉。他心底裏的遙遠聲音在迴響：你往哪裏去？他沒有想要回答那個聲音，却感受到神秘煙霧的纏擾。他問：

「莫不見和馬識途回來了沒有？」

「沒有，我正在等待他的消息。」

「腦波接收器應該會有他的情況吧？」

「有的，他們已經抵達了天母星！」

「有什麼問題沒有？」

「很混亂！很混亂，有些意外情況發生。他們遭遇了干擾，那些女娃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男性的動物，正在爭爭吵吵哩！」

AT的聲音和影像消失了。萬老爹的腦子裏殘餘着某些浮光掠影，那是幻見自己在衆多

美女之間迷失，而後軀體分解爆炸的景象，他總覺得還有另一個自己在遙遠的一方面臨着另一種可怕的掙扎，如今那個抹不去的影子已歸位還原，回到自己的體內，他體察到自己周身之內、腦際之中已沾染另一束失去的思想與心智，而那個能量逐漸在增強，如炬光瀉照、如狂流奔湧，直灌進他的身心裏面。萬老爹親吻着艾芝苯，茫然若失的持續着同樣的動作。意識逐漸由朦朧轉爲清明，他現在確實相信，自己曾以另一個軀體、另一個能量，投射在遙遠的另一區域遨遊所謂「博古今第二」所建立的世界，他去尋找過終極的奧秘，却廢然而返。你往哪裏去呢？他聽到那個似遠似近的神秘聲音又發出了疑問。他更加清醒了，能夠回憶起在博古今那兒經歷的每一個細節，而不自禁的興起慨嘆與傷愁，如果有一個救贖的神祇來到，能夠使他眞正的解體，倒也痛快，使他有眞正的寧靜時刻來到。

「萬歲！萬歲！」耳畔響着艾芝苯的聲音：「你是我的王！你是世界的管理者，你還缺少什麼呢？」

萬老爹的腦海澎湃激盪，有如萬水傾流，他却寂然不動。

第十六章 天母星

萬千星星發亮的眼睛注視着一艘孤獨的太空船，航向天母星。

宇宙無盡的奧秘隱藏在深沉浩瀚的星河空間。渺小的人類却奮勇直前，以他們的智慧駕駛機器，穿梭在星與星之間。那顆帶着青幽幽的色澤、被雲霧所籠罩的天母星，終於出現在眼前了。

他們的降落遭到熱烈的歡迎。正是莫不見先前所顯示的，這裏所有的人全是清一色的女人，而陽美達的人則稱爲男人。根據「乾元聖典」上的寶訓，男人與女人是永遠爲敵，不能相接近的，他們奉派來此地，只是尋求對廣大民衆的一種安撫。

綺麗華美的建築，高聳雲霄，以傲然神聖的風姿俯視着大地。馬識途看呆了。當他們的飛碟盤旋在那些人類聚集的平原上，那些兩腿之間沒有垂掛小鳥的豐滿白皙的動物，却在胸脯上顫動着兩只肉球，看來這個世界完全不同於他所生長的陽美達世界。眞教他目瞪口呆。

「我們等待你們已經好久了。」王坐在伊的寶座上說。

「我們不能違反聖典。」莫不見回答。

馬識途怔望着光滑潔白的大殿裏的那些體態撩人的動物，那些鮮紅的嘴唇，微微啓露，彷彿花兒透着芳香。他想起水晶珠內的揚腿踢踏的人類，想起所謂外星太空船降落到陽美達星的景象，也想起在陽美達極地建立一個所謂地球模式的博古今，那個懷抱偉大理想，不與世俗同流的前任九千歲。

「現在你們總算來了。」王說：「你們需要什麼嗎?」

「適當的友好和保持雙方的關係。」

「化秘密爲公開。」

「是的，以前只是長老們知道，現在不行。」

「我們這裏也是這樣。」

「也是什麼?」馬識途不禁插嘴問。

「情況一樣。逃到你們那邊去的兩個太空人，聽說太空船墜毀了。」

「我們保存了它，但是有一具屍體失蹤了。被拿去複製女人。」

「我們也在複製男人。我們此地缺少男人。當然，我們並不純粹每個人都需要男人。」

王在寶座上把一隻封閉的試管丟過來，馬識途接在手裏。

「你看看上面寫的字。」

馬識途細讀着上面標籤上的文字，說：「上面寫着：『純潔無慾的人類品種，沒有慾望，最好的任務執行者。品質保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地球環境保護充實中心製造，西曆五〇〇〇年。』」

「啊！怎麼會這樣……」莫不見驚呼著搶過那支試管。看了看。「這是我們的嘛！」

「不是！我們也有。我們的人都是從這樣的試管製造的，我們上次派了兩個太空人攜帶五百支試管過去，沒有想到，太空船墜毀了。」

「啊！」莫不見又驚叫了起來。「怪不得玉樓春不見了，那個博古今眞厲害……」

「什麼！你說什麼？」

女王修長的兩腿叉開來，顯然因爲驚奇而變換了姿態，當伊露出兩腿間的凹處，那沒有垂掛着小鳥的神秘地帶，教馬識途引發一股奇想。伊是一個大有能力的人，就像陽美達星球

上面的萬老參持有時一般，顯出了管理者的威嚴。

「王啊！」莫不見說：「我只是報告妳有關我們那兒的一些情況，有人也很想妳們正式的過去，打開人們封閉已久的肉體的管道，不過他們不知道，有可怕的後果在等待着。」那就是違反男女授受不親的誡命，可能招致男人及女人肉體的損害，而成爲難以彌補的傷痛。

「這些我們都考慮過了，不過，我們認爲時間已經相隔太久，一萬多年了，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最近我們也實驗成功，證明一男一女肉體的結合是無害，不會致病的。」

天母星的整個系統與陽美達是一致的，莫不見在上次造訪時，也已領教過了。機器人有綠頭的、紅頭的，那使人體在朽壞之後保持不死的裝置——思想心智性格捕捉拷貝機，復活部、培養部、巡邏隊……種種設施與陽美達幾乎毫無二致，所不同的只不過是人體構造中某些部分的差異。却沒有想到天母星已完成了兩性無害結合的實驗。

「王啊！」莫不見說：「現在我們就準備互相來往嗎？」

「就這麼辦吧！如果你們不反對的話。」

「可是這些試管是怎麼回事？」馬識途不解地問。

「試管是我們的，是我們的神祇留給我們的。」女王說：「就跟你們的神祇委託萬老參爲你們世界的管理者是一樣的。」

莫不見在一旁默默地微笑頷首。那神秘的眼神是馬識途所難以理解的。突然間，在馬識途的眼前像是閃起了一道光，腦袋裏也聽到一聲轟然巨響，猶如閃電與霹靂交擊而下，他整個身子被震跌在地板上，待他張開眼睛時，週遭仍完整如故，那列隙觀望的綠頭機器人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女長老們嚴肅的眼光注視着他，他害羞地爬起來，對於自己僅穿着胸腹套裝式的衣服，下體的小鳥却半露在外，他發現那些神奇的眼光就投注在他身上，讓他尷尬不已。

「陽美達那邊的思想性格拷貝機已經毀了。」莫不見說。

「怎麼會呢？」馬認途問。

「我安排好的。」莫不見說：「這是衆人的心願，希望回返自然，不再受到『不朽』的煩惱。」

馬識途是無法全盤了解那是『不朽』的機器被摧毀的用意的，他憶起在陽美達極地的博古今的苦惱，就因爲有那具機器，使得他沒法安寧。老人說過：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未免太單調了，如果他死了，另一個博古今馬上會被製造出廠，他仍然死不了，就算他解體了，心智會附在另一個博古今的身上，兩個分裂心智的人，會合而爲一，成爲一個矛盾的心靈，同時寄托在一具身體上。

莫不見洋洋得意，他不想再回去那個萬老參管理的國度，他決心留在天母星，享受他所該享受的福份。他要在這裏幫助天母星建設，將他所帶來的試管，在這裏培養長大，使成爲一個有男有女的世界。

在開往陽美達的星際太空船上，馬識途攜帶了天母星的大批試管，一共十萬支，還有一個萬歲女王爲他挑選的女人隨侍身側。

「我們有說明書給你，」莫不見說：「告訴你使用的方法，希望你就在回程的時光裏開始使用吧！」

「使用什麼？」

「你看了說明書就會知道的，我們已經將有關的資料輸入電腦。」

馬識途告別了天母星，再度成爲一個任務人。他是一個年輕的、有血有肉的人，他生長的所在是一片機器的聲音，所有的人在適當的時候，肉體都逐漸換上了機器，最後成爲不朽的合成體，思想與心智也都妥善的保存著，以防萬一身體解體，以便再從復活部出廠復活。現在他才二十歲，身體的構造全是原裝的肉體人，他所體會到的是：陽美達的整個社會體系，是一個高度精密與機械化的世界，不斷的在從事生產，就因爲他無意中窺見了某些秘

密，被派來參與了機密的任務，傳說與外星人的接觸會導至身體的損毀，現在他面對着一個活生生的外星人，就像他當初在那只水晶球所看到的揚腿跳躍的外星人的模樣兒一個樣子，他的心開始劇跳了。

太空船在急速地前進，觀景幕上的每一個影像都很正常而清晰，其中一個螢幕顯示出莫不見與女王手拉着手向他揮別的情景，那是在天母星巨大的山谷中的太空港，許多裸體的動物也在歡呼跳躍，歌頌着一個新時代的來到。另一個螢幕上顯示出天母星復活部的操作情形，許多忙忙碌碌的機器技術員與人類混雜其間，各自爲所操作的儀器部門而認眞工作。另外一幕景象則是能源輸送塔上，工作人員不斷的在檢視輸送量、控制輸送方向的情景。這個天母星的人類世界，也是爲了神祇的命令而工作，將整個星球的總生產能源，以微波輸送出來，那麼到底它又輸往何處去呢？如今陽美達星球與天母星，各自違反了當初創造時的誡命，又不知是爲什麼？只要看着那萬老參和博古今兩人一而再、再而三，希望自己解體，回返安寧的情景，馬識途不免升起了無限感慨。爲什麼莫不見却又逃離了陽美達，奔向天母星，追尋他的新生命、新生活？大概莫不見早已厭棄了陽美達的世界，他寧可自己擁有更多的享受。對了，也許他喜歡那些衆多數不勝數的玩具，喜歡一個開放的世界。

在航程中，他好奇地按動電腦，向電腦發問：

「我想了解莫不見留給我的說明書，到底是什麼內容？」

「那是告訴你怎樣使用你的小鳥的說明書。」

「請你告訴我吧！」

字幕與聲音同時出現：

爲什麼要使用你的小鳥？怎樣使用你的小鳥？

我，莫不見，是陽美達的四千歲，經過幾千年來的研究考察，認爲人的某些管道，是被有意的阻塞，正如我們從試管上的標籤所看到的，所謂地球的環境保護充實中心所提供製造的試管，品質保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沒有慾望，應該可以解釋爲人人都有可能回返原初的——百分之百的完整性，只要加以誘發，即可達到。

陽美達的最初的長老們，全部是經過誘發而開始使用他們的小鳥，與外星人接觸雖然最後終於不可避免的感染了可怕的潰瀾疾病，長老們還是躍躍欲試，當他們換上人工製造的小鳥，就更爲有趣，而樂此不疲。換句話說，人體天生的小鳥既然不會飛，一定會有它的特殊用途，它外表上看起來毋寧是滑稽而可笑的，却必然有它的用途。

那麼要怎樣正確使用你的小鳥呢？首先必須擁有一個外星人，它原是你的另一半，它能夠使你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快樂，而不同於快樂中心的電力刺激。然後，你靠你的本能。

你唯一擔心的問題便是如何克服兩種身體的接觸所產生的障礙和疾病，前者你必須有一種永恆的意願，與另一個個體成爲一個完整的個體，後者經過天母星方面一再的實驗，證明一萬年來所帶給小鳥與伊們肉體的可怕災難，那種該死的病毒已告消失，病毒經過長久時間的隔離，自然的消失是有其可能性。這也就是天母星頻頻向陽美達召喚的原因。

我，莫不見，是陽美達的忠實子民，因爲目睹萬老爹的沮喪，他對死亡與寧靜的渴望，所以最後毀壞了那具思想心智性格捕捉拷貝機，讓萬老爹有充分選擇自由的機會，就像一千多年前博古今所作的，他趁着電腦的故障而逃出基地，却不料在電腦修復之後，他們又製造另一個博古今，這個博古今又詭計多端地毀壞了機器逃出來了。

但是，基地負責機械部門的ＡＴ○○一號和所有的ＡＴ機械人，那些紅頭綠眼的傢伙，他們是聰明絕頂而難以對他們使用感情的眞正機器人，他們完全是不具人性，而是百分之百的機器人，雖然在外表上看起來，與人類是唯妙唯肖，穿起衣服來，沒法分辨出他們兩腿之間有沒有小鳥，他們都是沒有小鳥的機器人，他們沒有辦法了解我們這種人的眞正需要，我們是從肉體過渡爲合成身體。

馬識途，你走吧！帶着你的伴侶走吧！那是一個帶給你無限活力與新生命的伴侶，你將會發現，你所要尋找的，都在裡面了，當兩個肉體慢慢的進行接觸時，你就會觸發起原始的

本能，你的小鳥將會很自然的尋找到棲息的所在，而進入外星人的身體裡面。

現在，馬識途，你飛走吧！不必再回去那個沒有希望的陽美達，否前你將會淪入不能改變的過去情況。如果你願意，我們歡迎你回到天母星，一個已經解脫了桎梏的世界，將會逐漸恢復了兩性公開的世界。如果人們認爲兩性的生活勝過於單性社會，而肉體的結合又勝過快樂中心的電力刺激，人們會自然而然的解放自己，在不久的將來，陽美達帶來的十萬支試管，都將培養長大成人，使他們活躍於我們這邊的開放社會，我們將會成爲更有活力的新世界，使每個人都成爲有血有肉的人，除了某些年紀大的長老以外，必須在肉體朽壞之後，更換成爲合成的物體。

馬識途，你所需要的設備和太空船，我們都爲你準備好了，在你的身後，有着五十艘的太空船載運着各種各型的機器、電腦和機器人，還有十萬支試管，它們提供你們足夠的生活需要，去尋找一個新星球，在那兒定居生長，並且繁殖自己的子孫後代，爲了避免人口的過份膨脹，造成人口爆炸，物資的缺乏，你們必項善用你們的機器資源以及試管人，所有的十萬支試管全是女性，伊們生出來後兩腿之間都沒有小鳥。它是天母星的人所製造的，利用天母星的每一個人不同的細胞所製造的。

你可以自訂律法，成爲一個世界的管理者、製造者，你將能享有永久的福份。

文字與聲音的說明過後，巨大的螢幕上隨之出現了幾幅男女相擁的鏡頭……現在他總算如夢初醒。

這艘太空船已非原來從陽美達駛來的那艘，裏面的設備和機械完全是天母星所設計的，在馬識途身邊的那個所謂女人的動物，眼睛是清澈發亮，胸前的兩只巨大渾圓的肉球，在他看來猶如可笑的裝備，莫不是一種格外的能源添加器，像有些機器人在修理或充電時附加上去的物體。

他望着她，她的眼裏漾着異樣的光芒。

巨大的顯像幕上呈現兩種動物接觸時歡舞陶醉的情景，那急迫的呼吸、飢渴的眼神、哆哆不停的心跳，身上如水珠般發亮的汗液。兩個人體四肢交纏着……這些都在在說明了陽美達的元老們所曾經隱藏而獨享的秘密，所有的規則——所謂「乾元聖典」的誡命，都是爲了大衆凡人而設，爲不知道底細的人們施以的精神與肉體的規範。現在當它呈現在馬識途面前，他可以巨細靡遺的觀察到所謂人與外星人接觸的奧秘的底蘊。兩度空間的螢幕，很快的又轉爲三度空間的立體映像，那兩個人眼睛半睜半閉，看起來又痛苦又可怕，就活生生的顯示在馬識途的面前，彷彿伸手就可以觸摸得到。他們做了一場示範表演。

馬識途禁不住伸手牽起面前的外星人，問伊：

「妳是誰啊？妳叫什麼名字？」

「我是明倫，我是天母星的人。」伊說。

「妳看了剛才的立體表演嗎？」

「看了。我可以告訴你，怎樣使用你的身體。」

「就像那樣的表演嗎？」

「是的，我在天母星上面已經看過實驗了。」

「妳體驗過了？」

「沒有。我被指定到這裏來的。」

「你能夠教我嗎？」

「可以，但你必須先對我有好感。先要學習愛我。」

馬識途撫摸着伊的柔細的黑髮，端詳着伊秀麗的臉龐，他從來沒有這樣接近過一個外星人，在他的觸摸下，他感受到這付身體是不同於陽美達的牛般壯或銀童亮，任何一個本地星球的人，他們都沒有這樣煥發的光澤與姣好的身材曲線，肌肉美艷而富於彈性。現在伊赤裸裸的，不着寸縷，坦然地對着他，也開始撫摸他結實的肌肉，當伊把伊的溫熱的小臉兒貼到

他的胸脯上，他不禁用手環抱着伊的腰身。發光的外星太空船在腦際閃動浮映，光環在飛舞，尋找着降落的地點……

「你必須先說：『我愛妳！』說明書規定是這樣的。」伊的眼眸朦朧，雙唇微啓，仰臉對着他。

「我……怎麼說呢？」

「說：『我愛你』，說呀！」伊催促着。

「我愛你！」他說：「但我不知道什麼意義。」

「這是一種心靈與肉體的極致的表現——對另一個個體所表現的感情，要求結合，要求同在一起所發出的訊息。」

「就像我跟牛般壯一般嗎？」

「誰是牛般壯？」

「我的朋友，常常跟我玩射水比賽，就用我們的小鳥。」

「不是這樣的，這是有所不同的。」

馬識途俯下身來，親吻伊的頭髮，聞到一股誘惑的氣息，他順着那股氣息，逐漸朝下摸索接觸，就像剛才的三度空間立體影像示範表演中所做的一般。

記憶的河流滔滔不絕，洶湧着一波一波的浪潮，煙霧蒸騰瀰漫着，幻化成五光十色的畫面，有音樂柔和地從無法分辨的地方傳進他的耳裏，以至於血脈中。他依稀看到自己剛剛有記憶時候的第一個印象，一個綠頭機器人站在草地上，牽着他的手，指着落向東方的太陽說：「明天太陽還會從西方升起，太陽給我們光與熱，溫暖我們的世界，所以我們要回報它，長大了以後，要在這個社會中奉獻力量，投入自己的工作崗位去做事。」綠頭人的手上拿着一支電筆，畫出一個圖案在一個板子上，那是一幅佈滿星星的宇宙畫面，指着一顆星星又一顆星星，訴說著「乾元聖典」上所記載着的創世的故事，萬老爹怎樣歷險抵達陽美達的經過。又說：「你的小鳥兒絕對不可偷吃願望園中的禁果，否則必將帶給你不能挽救的死亡。」這個誡命的重要性。

依稀只是零碎的聲音與散亂的圖景，在他廣大的心湖裏廻響昇沉，傳統的教訓逐漸被攪混了，他感覺到他的身體中萬千個毛孔，迸發出熱氣，是從被沖毀的某一處阻塞的管道中流出來的，如大水決堤，不可遏制，眼前懷抱中的外星人，有如一塊巨大的磁鐵般吸引着他，使他無法抵擋，想從伊身體的外面要融化進入伊的身體裏去，以求緊緊密密的相合爲一。他聽到伊的喘息，是一陣比一陣急促歡呼低吟，表情是迷離而神秘的，恰似快樂中心所能做的刺激作用。

「馬識途，我愛你！」伊說。

他的嘴唇落在伊的眨動閃光的睫毛上，令他想起故鄉的小河那潺潺的小溪，令他想起他所看到的熠亮的水晶球，以及水晶球內的奇異人影。世界充塞了繽紛的色彩，在旋轉弄影，他體內無數個感覺的精靈，全都在奔騰抖動。

「伊們這樣說過的。」伊說：「說……說我會很快樂！」

「是很快樂！」馬識途迷迷糊糊地答覆着。

「伊們還說，如果……如果成功的話，我將會做一個母親。」

「母親？」

「是的，母親。是一種養育子女的人。」

「就像萬老爹一樣囉？」

「不大一樣，」伊搖頭，滿足地微笑：「我們不必靠試管來培養人種。」

「那靠什麼呢？」

「靠我們自己，我們自己種植種子，在我的肚子裏成長，然後出生。」

馬識途腦際裏閃過育嬰室裏面的一幅「剪臍儀式」的畫面，萬老爹打開人造玻璃子宮，將已成熟的嬰兒臍帶剪斷，移出子宮之外，人的肉體的出生，全是由萬老爹主持的，萬老爹把最初的「種子試管」帶到星球裏來，所有的子民都是他所養育的，他是創造者、管理者，萬歲，衆人所仰慕的原初之人，最接近神祇的人。然而，根據莫不見的說法，萬老爹已厭惡了那種平板沒有生趣的日子，厭惡一個永無止盡的沒有死亡的世界，因爲萬老爹有他的苦惱，千年萬年累積下來的歲月，心靈裏已積壓了難以剷除的嚮往與渴望——寧靜、寧靜、寧靜……

現在馬識途望著眼前這張怯生生的臉，充滿誠懇與希求的臉，他感觸到伊手心的溫暖，伊血脈中鼓動的熱情，他的手逐漸垂下來，撫摸伊凹下的腰部臀部曲線，以至於伊的柔軟的腹部，馬識途心裏明白，這樣的一個人，絕不是陽美達試管所孕育出來的人，這樣的人竟有如許的魅力吸引着他，使他萌發不可遏止的親近慾望。

爆發了，爆發了！團團的火熱在他體內爆發了，他擁着伊，意欲使兩人化成一體的那股强烈的念頭在驅策着他，使他的血液奔騰，呼吸急促……

「種子？你說我們自己種種子？」

「是的，」伊說：「種子會在我的體內成長。」

「什麼地方來的種子？」

「我們自己的。」伊說。「我的老師這樣告訴我的。在模擬實驗室裏面，伊們教我怎樣

養小孩，怎樣製造一個小孩。」

「那麼，妳說說看！」

低下了頭，吻著馬識途胸部的毛，並且拉着馬識途的手掌心貼住伊的臉，然後伊悄悄地附在他身畔，說了些模擬課程中教給伊的各項步驟。

馬識途側耳傾聽，半信半疑。

天母一號太空船快要抵達天母星的前哨站時，太空艙內收到來自前哨站的檢查指令：

「你們往哪裏去？」

「陽美達。」馬識途說。

「與任務不符！」

「我們要回去陽美達看看，我是那邊過來的人，那兒是我的故鄉。」

「任務指令要求你前往別的世界。」

馬識途一陣沉默，看著影像幕上的哨兵機器人發呆。

「你還想去陽美達嗎？那兒的整個系統已經亂了，萬老爹已經不在了！」

「什麼？萬老爹他怎麼啦？」

「思想性格捕捉拷貝機損毀了，陽美達的永生系統遭到破壞，萬老爹失蹤！」

「他……他失蹤了？像博古今九千歲一樣？」

「是的，這是我們所收到的情報，至於其他情況，沒法完全清楚。爲了你們自己的安全著想，奉勸你們不必再回去陽美達了。」

「你們是建議我吧？」

「我們要求你按照任務行事。」

「但是，我的任務也包括要帶回天母星的試管回去陽美達。這是爲了陽美達的整個世界著想。」

「好吧！我們尊重你的意願。不過爲了安全著想，請你隻身前往，駕着你原來的太空船帶着你的試管回去，你所有的裝備和我們所賜給你的禮物，請你暫時留在此地。等你回來，再在太空中會合。」

馬識途道別了明倫，與伊熱烈地擁抱過後，搭上太空梭前往另一艘停在後方的陽美達太空船孤星一號。那個綠頭機器人WG三〇四，仍在那兒傻傻地等他，並且向他報告不妙的情況：

「陽美達基地來的消息，非常微弱，他們希望我們儘早回去，那邊出了大亂子。」

馬識途對一切發生的事，都感到懷疑難解，到底誰是操縱者？在操縱着什麼？又有什麼企圖呢？那個莫不見摧毀了整個陽美達的永生系統，逃往天母星去，他的聰明才智堪稱絕頂蓋世，在萬老爹面前，他是忠貞不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却有計劃的做了破壞工作，目的就爲了使萬老爹能夠解脫這裏的桎梏嗎？到底有些什麼東西在控制着陽美達的社會體系？萬老爹是主宰者、管理者，他是衆人希望的所寄，他的榮耀無人可以超越，他所建造的世界，收容了千萬子民，衆人因他得福，他的管理無不令人悅服，而莫不見却在投身天母星之際拒絕回去，而且據他說，陽美達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難道這裏面還有什麼隱情存在嗎？

越近陽美達，收到的消息越多，終於一一證實天母星這邊所說的，陽美達的永生系統已遭破壞，萬老爹乘着機會溜走、失蹤。

太空船抵達陽美達基地的太空港時，來迎接他的竟是AT〇〇一號爲首的所有紅頭綠眼的傢伙。

「歡迎歸來！」

「我帶回了試管。」馬識途說。

「莫不見竟然開溜了。」AT〇〇一號說着，綠色的眼光閃動着憤怒。馬識途從來沒有

看過一個機器人會有這種異樣的眼光，現在他明白了莫不見所說的萬老爹的苦惱。

「莫不見不回來，他有他的理由。」馬識途故意裝糊塗說：「你們如果需要他，可以另外再複製一個，叫他從復活部復活！」

「復活？永生系統已經毀壞了，還要相當的時間來修理，難道你沒有收到廣播嗎？都是那個莫不見搞的鬼。」

「嗯——是的，對不起……」面對AT〇〇一號灼灼逼人的目光，他不禁說出了不該說的話。

「不，不，」AT〇〇一號說：「你這樣說就不對了，我只是輔佐你們，你們不可以對我說對不起，絕對不可以，不可以！」

「啊！是的！對不起。」馬識途却又脫口而出，對着AT〇〇一號微微一鞠躬。

AT〇〇一號啼笑皆非，楞楞地望著他。

自從馬識途回來以後，陽美達混亂的局面開始在逐漸恢復秩序。新任的九千歲瞇樂，暫時代理了萬歲的職務。據瞇瞇樂表示，他是懷着誠惶誠恐的心情，來接掌這個世界的事務，關於「乾元聖典」上的教義，也有了若干新的解釋：與外星人的接觸，將在適當許可的

範圍之內爲之，當初這部聖典的創造者，可能是個男性，爲了自己後代子孫的安全，避免與外星人做肉體的結合，以免遭到不可避免的疾病侵襲，招致下體小鳥的潰爛脫落，這是絕對聰明的安排，因此，陽美達當局在衡量事情的輕重得失之後，毅然決然設法引進外星人的試管，讓外星人正式的在陽美達生存發展，使得某些人長年封閉的肉體的管道，得以暢通。

馬識途回到他的住所，找到了牛般壯，他對牛般壯說着有關自己神奇的歷險故事，他們相約再到草原上去玩射水比賽。那種興奮、欣喜之情，是馬識途久已嚮往的。

他們各自穿着簡單的衣服，奔馳在草地上，直到汗流浹背，然後他們各自掏出了小鳥。

「預備，」牛般壯喊著：「開始！」

白色透明的水流，急速地從兩根管子噴吐而出，灑落在沙地上。留下了長長的一條痕跡。

「我贏了！」牛般壯說。

馬識途洩氣地望着自己不爭氣的小鳥，有一種恐懼昇上他的心頭，他怕應驗了「乾元聖典」上所說的遭遇。他開始懷念在外太空邊界等待他的外星人，那個婀娜多姿、美妙無比的女人，當他與牛般壯在一起時，發覺自己再也不似從前那樣的興奮。

陽美達還在重建損毀的機器，馬識途回來所帶來的大批外星人的試管已經開始在進行培

育，一套完整合宜的計劃在付諸實施。馬識途曾經遭受了嚴格的身體檢查，由於他是親身深入天母星，並且與外星人做過身體的親密接觸，所有的高級長老們，對他的不會潰爛而脫落的小鳥感到無比的好奇。

那個萬老爹的女人艾芝萃，平常都是隱藏在秘密的地點，不輕易露臉，伊是供萬老爹獨享獨佔的女人，在萬老爹失蹤以後，伊顯得很憔悴。伊來找馬識途，要求他：

「帶我回去天母星好嗎？」

「爲什麼想回去呢？」

「我想萬老爹一定是逃到那邊去了！」

「逃！妳說他逃！他用不着逃的。」

伊沉默不語。看伊的樣子確實是從天母星來的人，只是爲了避人耳目，伊把自己的臉用斗篷罩住，身體也穿上了適當得體的衣服，免得被一般人認出來。

「他不是逃走的！」馬識途說：「據我了解，他是去追尋一種安寧。我可以帶妳去試試找他看看，他也許藏在某一個地方。」

有一股急迫的呼喚之聲來自遙遠的天界，那是嬌滴滴、甜蜜蜜的嗓音，他必須設法找到萬老爹之後，才能去赴那個約會。

陽美達的整個體系，因爲馬識途的歸來，引進了新的觀念，已經在逐漸起變化，最明顯的就是AT字號的機器人，在親自檢查到馬識途完好如初的小鳥，而放鬆了有關的防衛設施。認爲外星人並不如原初所想像的那般可怕，對於某些具備肉體的人來說，與外星人的接觸，還反而是有益身心的活動。人們對於遠赴天母星却設計摧毀永生設備的莫不見，大多不能諒解。最令馬識途痛心的便是……

當他在與機器人WG三〇四進行搜集有關天母星之旅的資料時，牆壁間的立體緊急顯像幕上出現了一個血淋淋的鏡頭，那個正在幫助修復中央電腦工程的牛般壯，因爲一時的意外，身體遭器械重壓，竟然七孔出血，軀體也血肉模糊，看得令人嘔心至極。

醫療部門的一個綠頭機器人，向他報告：

「牛般壯死了！」

「死了？」馬識途一時還無法了解死亡的用意。

「他解體了，永遠解體了。」

「不能……不能夠從復活部復活嗎？」

「我們正在設法修復永生機器，最糟的是，他正好在這時候出事，他將沒有機會復活！思想性格拷貝機早已損壞，還要重新修理。都是莫不見四千歲的傑作。」

三度空間顯像已移走了牛般壯的影像。

馬識途親自趕到牛般壯出事的工廠去，看見大羣的人正在測量並拍照場地，並將牛般壯的屍體用擔架抬起，覆上白布抬出去，馬識途楞楞地站著，鼓起勇氣去掀開被單，看了牛般壯染滿血汚、歪七扭八的臉，他幾乎都不認得了。從前，任何一個人發生意外的同一時間，就會從復活部裏出現同一個人的形體，他的個性與原人是一致的，生活在這裏的人，永遠沒有死亡的恐懼，惟一讓他們隨時要提防的就是所謂外星人的威脅，傳說與外星人的接觸會導致下體的小鳥的不幸，然而，對馬識途說來，死亡才是眞正可怕的不幸，當他恍然明白，他童年親密的伙伴再也無法站起來走路、說話、看東西，還有站在沙地上把那兩腿間的小鳥舉得高高的，痛痛快快的射出水來，比個高下，馬識途不禁嗚咽起來……

「死亡是一種安息，帶給靈魂永遠的寧靜！」九千歲瞇瞇樂誦讀著「乾元聖典」上的一個章節。環顧衆人，繼續說：「自從莫不見四千歲離開陽美達以後，他的破壞帶給了我們人類的死亡，這毋寧說是給予某些需要的人的暫時安寧，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終於有了死亡，是否值得我們高興呢？」

千千萬萬赤身裸體的人，浴在血紅的陽光裏，凝神注視着陽美達暫時的代管理者。九千

歲謎謎樂就站在飛行平臺上，高舉雙手，虔誠地獻上他的懷思。

在永生機器系統遭毀壞的這段期間，共計有一〇九人失去了他們的生命，它的修復還正在進行，要它完全的運作如初，還需要一段時間。在九千歲的領導下舉行的這項儀式，目的就是在追禱這些死去的人們。

「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九千歲說，「我站在這裏向大家說明變故的原因，也許是太過安逸的結果，造成某些人心理上的疲乏，而寧願選擇一個有死亡的世界，以別於原先的平板單調，永無窮盡的日子。這就是莫不見破壞了思想性格拷貝機——永生系統的動機吧！在他說來，他是在爲萬老參解決苦惱，但是對於廣大的羣衆來說，這種損壞是不可原諒的，如今，他自己却躲到女人國裏去享福，拋下了我們不管，這是極不應該的。」

九千歲的嚴詞譴責，引起了羣衆激昂的情緒，有的即使只是百分之十的肉體的人，他們也擔心自己的存在。是否終有無法修復的一天，而導至眞正的解體死亡。

於是，羣情激憤，又跳又叫，當他們躍動着身體時，下身的小鳥也跟着抖動不已，彷彿未長羽毛的鳥兒，焦急地鼓翅欲飛。

直到艾芝苯的出現，全體才平靜下來。

艾芝苯穿着半透明的薄紗，若隱若現地顯出裏面的嬌軀，當伊坐着飛行平臺從萬年高塔

的頂端飛過來時，人們都看得目瞪口呆。九千歲介紹說：

「伊就是來自天母星的第一批人之中的一位，伊就是萬老參的人，你們看看伊，伊是那麼美麗吸引人，現在已經不是秘密了，在往後的日子裏，將會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人，從試管裏出生，與你們作伴。」

當艾芝苯飛到每個人的眼前，人們舉頭向伊注目，想從這個不同於人的身體上面觀察到異於常人的部分。那光潔而發亮的肌膚，在夕陽的餘暉中顯出了艷麗的色澤，掀起底下萬千個腦袋中的好奇的波浪。

「妳說，妳是天母星來的？」有人問伊。

「是的。」伊說。

「爲什麼要來這裏呢？」

伊顫抖着聲音大聲說：「這是……本能！」

伊的頭髮紛披着，映着夢幻般閃亮的金光，雙目烱烱地環視着周圍的人，每一雙與伊接觸的眼神，透露着難以理解的迷茫。底下的人吶喊着，歡呼起來。

第十七章 本源

一個未了的任務，正等待着馬識途去執行。

那是當然的事，馬識途只是在黑暗的隧道裏迷惘地前進，他只是朝着一個吸引他的光亮地方奔馳而去，人體的本能猶如一座預先埋下的定時機關，控制着個體的行程。

經過漫長的歷程，他已逐漸了然於星球與個體間的複雜關係，也知曉了整個萬年歷史的時空背景及其曲折經過。這是個祥和安適的世界，沒有暴力衝突，只有自我的本能適應，與環境間形成的抗衡，所有的人類，原是在AT〇〇一號指揮的機器人之下，給予最妥善的保護與照顧，人不能與外星人接觸，因爲深恐下體的小鳥遭遇潰瀾脫落的命運，對於人本身並無多大的益處，所以聖典上制定了許多規條，用以防止。馬識途是一萬年來首先衝破這項障礙的第一個人，他完整無缺的保存了他的小鳥。

有歌聲從遙遠的天外傳來，那是一個在太空船上等待他的美麗女人，透過心靈感應傳達而來的。如今，他必須先帶着艾芝茱去尋找萬老爹，才能與伊去相會。

飛碟悄然升空，航向極地中心。循着上次同一的航線，飛碟鑽入極地的巨大洞穴裏。立刻在前面出現了碧草如茵的平原草地和高掛天空的煦陽，正是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

許多機器馬和機器羊等動物奔跑過來，似乎在對馬識途的來臨表示歡迎，當他拉着艾芝苯的手走出艙外，迎面就看見兩個並排而立的老人對着他，露出和藹的笑容。

「萬歲！九千歲！」馬識途不禁當場激動地跪了下來。「我特地來尋找你們，希望你們同去，陽美達的一切情況變了。」

兩位長老只是慈愛地笑着，拉他起身。微風吹拂着他們的頭髮，輕撫着萬年千年以來的憂傷寂苦，他們發亮的眼燭照着恆久以來所嚮往的深沉美境，表情是和悅而滿足的，不着寸縷的身上，油亮亮的色調，就似兩尊莊穆煥發的神祇，他們背對着陽光，身影輪廓罩在燦亮彩暉裏，益增加神秘與可畏的氣氛。

馬識途垂下了眼光，視線落在他們兩腿間的小鳥，牠們都似躲在草裏面睡得挺溫暖滿足的傢伙，並不因爲有人來訪而驚動了。當然，馬識途知道，站在面前的人，已經百分之百不

是肉體，他們只是維持了人的形像的合成體，却有一顆眞實存在的心靈活躍其間。

艾芝苯奔向萬老爺，投入他的懷中，嬌喚着：

「萬老爹，我們回去吧！」

「不，我們要老死在這裏！」他說，「在永生系統修復之前，我們必然已經要死了！」

「這是我們所期待着的日子。」博古今也附和着說。

「爲什麼？爲什麼？」馬識途大聲地追問。

博古今揚手指着周遭的環境：「我們希望回歸到原初的地球環境，一個有各種動物活動的世界，一個有生、老、病、死的自然和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類生命都具有肉體的生機，有眞正的血脈在跳動，而不是機器的合成品，人的心靈不必寄托在虛幻的永恆上面，飽受『永恆無盡』的折磨與煩惱。看那邊！」博古今指着天空……

一顆人造的殞石劃空而落，拖着長長的發光的尾巴，沒入地平線上的草原裏。

「這就是自然的美麗！」

馬識途的飛碟駛向陽美達的太空邊疆，與天母星所留給他的太空船和裝備會合，他再度看到了他等待中的明倫，一個陽美達所認爲的外星人，伊的肌膚是不同於他所見到的艾芝苯，伊的笑容是甜蜜朦朧的花兒，兩只明眸是閃亮的星星，擁有伊，他感到無比的充實滿足。

沿着能源發射光線前進。它們到底要發射到什麼地方呢？兩個星球所放射的能源路線同指着一個固定的方向，太空船就這樣循線飛航，每隔一段距離便可以偵測到能源收集中繼站，它似乎是無止盡的一條太空旅行的道路。

現在，他明白了，「乾元聖典」的制訂者，也許就是能源的需求者，他們在遠古以前設計了這套工作系統，使人類與機器永遠不斷的在快樂滿足的環境中工作，爲他們準備所需的能源。但爲什麼，一個有永久性的自製機器人的星球，會需要活生生的人類留在上面與機器做伴呢？答案也許就在能源收集站的盡頭。

在往常，能源發射路線，是有嚴密的保防設備，任何接近禁區的不明飛行體，都將遭受攔截或擊毀，現在情況却不同了。在每一處無人的自動警戒崗哨上的偵測系統，都自動放出了引導前往能源收集終點站的信號，讓馬識途覺得非比尋常。

「我們往那裏去？」伊從背後環抱着他，問他。然後，好奇他垂下一隻手來，撫摸他那躲在草堆裏的小鳥。

「天堂鳥飛來了！」突然牆壁上的巨大螢幕出現了一個模糊的人形影像，因爲靜電干擾

而無法收到清楚畫面，很明顯的，它是來自遙遠地方的一個陌生的聲音。「天堂鳥，我們等你已經一萬多年了。」

「天堂鳥，他說我們是天堂鳥？」馬識途詫異地說。

「我們往哪裏去？」伊再問，用雙手捧着那隻不會飛的鳥。

「我們去找他們。他們大概就是神祇、設計者。」

巨大發亮的星門，是用五光十色的各種材料編織而成，在深黑的太空中，成爲引導太空船返航的燈塔。他們穿過星門，進入一個擁有藍色大氣層的奇異星球。

「這是地球殖民星球第二五〇三號，我們歡迎天堂鳥返航，證明『天堂鳥計劃』是完美的！」基地指揮官在電視廣播中傳來了歡迎的講話。「你們的回來，帶給我們人類男女新的希望，一萬多年前侵襲殖民地星球，以至於地球本土的可怕疾病，我們終於有了解救的機會。」

電視畫面繼之呈現了一幅幅遠古時代男女濫交的情景，和有關的歷史事件：由於科技的進步，人類眞正投注於工作發展的時間非常的少，所有的工作全部交給機器人去辦，由機器人再去製造機器人，從事無盡的擴張與開發殖民的事業，人類只是星球之間的遊樂者，男男女女，盡情地貪求享受，直到最後一場可怕的瘟疫，以驚人的速度流傳於星際之間，給予人類當頭棒喝——所有的男人一經與女人接觸，他們下體的小鳥便潰瀾脫落，全身也都痛苦不堪，人在生命的末了都改換成機器合成體，爲了解決這種可怕的疾病，同時也爲了生產足夠的能源，終於有了『天堂鳥計劃』，希望自動機器配合人類的聰明才智，在遙遠的天外一方，不斷的貢獻能源，也希望從中產生一、二位智者，不斷的探尋有關治療的秘方，這個神聖的工作，由於天母星與陽美達星在不知不覺中的合力探索，他們由相互對抗而至互相溝通，以至於首先由天母星發現隨著長久時間的隔離疾病已不存在，而達成了一萬多年以來男女兩性首度的快樂結合。當初在陽美達星球或是天母星，兩性是需要絕對隔離的，不得不由所有紅頭綠眼的ＡＴ字號機器人，進行保護、守衛與監視，以防止人類的越軌行動，却不料，萬老參首先自行破例，獨享獨佔了某些利益，他也嚐到了苦果……

在晨光照耀中，馬識途牽着他的伴侶的手，走出太空艙，極目望去，全是黑壓壓萬頭鑽動的男男女女，以激動的跳躍和熱烈的鼓掌、喝彩，歡迎着他。兩個赤裸裸的人體，以無邪天眞的姿態面向着廣場上的羣衆。

無數隻尖銳羨慕而又嫉妒的眼光，都不期然地投向馬識途兩腿間那隻不曾經歷浩刼的幸運的小鳥……

常懷千歲憂

——「天堂鳥」後記

黃　海

一九八二年十月，當我爲剛剛創刊的美洲中國時報（小說版，周浩正先生主編）寫作科幻小說「願望園」的時候，文中有關的各種場景、情節，即不斷地在我的腦中幻化、組合、擴大，雖然，我完成了這篇兩萬字的小說，仍覺得意猶未盡。

「願望園」探索了人類原始的性的欲望的主題，故事大意是說，在未來人類進行星際殖民，可能有部分人被設計用來做爲「任務人」，完全沒有性的欲望，只有極少數的「殘存」者，在某種情況之下會被誘發，而這個誘發者——惡魔，就是人類欲望的搜集者，希望在星球上搜集數以億計的欲望回到地球去控制人心，重行統治地球。實際上人類的下意識中潛藏了無法數清的性的欲望，當進入幻境之後，便顯露無遺。順着我的思緒還停留在這篇小說的

「情況」之下，我著手寫作了「天堂鳥」，實際上，「願望園」只是「天堂鳥」的外一章，故事是分立的。（後來「中國時報」（國內）生活版的主編鄭林鐘先生又看上了「願望園」將它再連載了一次，同一篇小說等於在國內外見報兩次，時間已相隔一年。）

由於張系國先生不斷地在提倡科幻小說中國化，對我是很大的鞭策，他又主張科幻小說與神話相結合，（我一直認爲科幻小說本身就像童話），我曾一度思索着欲將牛郎織女的故事融化進入「天堂鳥」裏，在興奮中好像發現了什麼寶貝，振筆疾書之後，沒有能夠達成原先的構想，終於形成了今日的面貌，但已努力的使之中國化。

事實上，在我近年來的思考中，曾不斷的湧現許多對人生的質疑，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杞憂。人生在世努力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什麼？科學促使人類物質文明不斷進步，最後將達於何種境界？下面的情景，是我的推想：

依天文學的說法，地球於幾十億年之後，終會因着太陽的死亡而毀滅。如果一切按照最樂觀的方式發展，未來人類不可避免的要進行星際殖民，以使人類的子孫脫離太陽系綿延不絕，遍布銀河系。如果那時候，人能夠藉着科技永生不死，（將人的心智儲存在電腦裏，並以合成機器代替肉體）而擁有享用不盡的財富，凡事皆由機器人代勞，並使其他星球主動製造能源和設備供應母星球的需要，那時候，母星球的人類眞的成仙成聖而似「神」，可以長

年遊樂，坐享其成，甚至放縱私欲。這一切不是完全滿足了人類千萬年來「不朽」而又「爲所欲爲」的欲望？

「天堂鳥」就是基於這一思考，而欲加探討這樣的「天堂」究竟會是怎樣的「世界」。首先我假定，由於無所事事，男女濫交發生怪病，而使人類設計不同的男女試管，分置兩個星球，使他們只知工作，而不知性本能，工作的成果則輸送成能源到設計者的星球上，供應所需。然後，我逐一描繪了這個男性社會的奇景。小說如果故事性太强，只在情節上求變化，終將失去文學性，因此，我用了許多筆墨去寫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人性善惡的交戰，並暗示一個人可以分裂成爲善惡兩個人，永生者對於回返自然的渴望……。

融合了我近年來的省悟，我有意構思一部「文明三部曲」，根據最近的跡象可以看出，人口爆炸及生態環境的變遷、核子戰爭的威脅，種種情形，實在無法使人相信大浩劫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人類可能必須受到慘痛教訓後，才能再一次茁壯復興，而人類最後的唯一盼望——如果倚賴科技萬能的話，只有將心智和肉體轉移進入機器，成爲機器人，並脫離地球居住在太空中。「天堂鳥」就是描寫人類成爲永生的機器人之後的情景；另一部已完成的「最後的樂園」，則敍說了人類經大浩劫後，在地球上掙扎，少數人得以成爲永生的機器人的經過；還有一部大浩劫的故事則尚在寫作中。

十幾年前，我曾致力純文學的創作，近年也偶爾寫作散文或雜文，自己始終感覺到科幻小說難登文學的殿堂，幸虧遇到那麼多鼓勵我的人，也體會到做爲一個拓荒者即使寂寞也應該暗自喜悅，因爲能夠進入一個別人所未曾進入的天地去開發探索，那種新奇與奮已足夠做爲回報了。

我身體一向不好，平常靜多於動，無法適應太多的變遷，對現實社會的體驗觀察自知不足，唯一能使我發揮所長的該是想像力。電影「二〇二〇年」原著小說的作者菲立甫·K·狄克 (Philip K. Dick) 留下五十幾部作品，剛剛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去世，生前坎坷，曾有十年時間進入精神病院治療，他在死前的最後一本書的自序中寫著：「我終於了解我爲什麼要生活在地球，因爲我可以爲其他人帶來希望。」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同樣的在掙扎徬徨，我思索着自己的人生目標，物資容或必須追求，畢竟不是最終所寄，只要我尚有餘力，仍將以我的想像忠維奔馳於無盡的奇幻世界裏，一點一滴寫下它，表達我對文明的關切。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於吳興街寓所

時報 書系書目

郵撥一〇三八五四號
電話三〇六六八四二
直接函購，九折優待
台北郵政79～99號信箱

總類

⑭美國式生活二版 魏沉著 定價卅八元
⑯時報兒童畫選 中國時報主編 定價一六〇元
⑱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洪義男編繪 定價五〇元
㉘英語新辭彙 三版 金聖華編 定價一〇〇元
㉗逍遙遊 余光中著 平裝六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㉗文學史學哲學 張錯·陳鵬翔編 定價一五〇元
㉞杜十三藝術探討展 杜十三著 定價二八〇元
㊵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一九八〇） 柏楊編 定價二五〇元
㊼80年代常用英文習語 張伯權編譯 定價一八〇元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 四十五種 四十六冊
典藏版 定價一三八〇〇元 售價一〇五〇〇元
普及版 定價八二八〇〇元 售價六〇〇〇元
袖珍本 定價二七六〇元 每冊六〇元

世界歷代經典寶庫（第一部份二〇冊）
典藏本 定價五〇〇〇元 售價三五〇〇元
普及本 定價三〇〇〇元 售價一八〇〇元
九一五計劃（兒童叢書十五冊）定價二七六〇元

哲學類

③開放的成熟 一二版 歐尼爾夫婦著 定價六〇元
㊵人文心靈的震盪 二版 杜維明著 定價四五元
㊹心理化學 二版 葛雷特博士原著 任凱琳譯 定價四〇元
㊻了解我 九版 吳慶宜、劉華合著 定價五〇元
㊾一位精神科醫生的日記 六版 鄭泰安醫師著 定價六〇元
⑬從傳統到現代 四版 金耀基著 定價八〇元
⑱美學的厄運 陳繼法著 定價七〇元
⑰五四與中國 周陽山主編 平裝二二〇元 精裝二六〇元
㉔中國哲學與現代化 劉述先著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㉚中國現代化的歷程 金耀基等著 平裝一六〇元 精裝二〇〇元
㉛知識分子與中國 徐復觀著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㉜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 張灝等著 平裝二四〇元 精裝二八〇元
㉝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 李國祁等著 平裝二〇〇元 精裝二四〇元
㉞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 史華慈等著 平裝一六〇元 精裝二〇〇元
㉟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 傅樂詩等著

平裝一六〇元　精裝二〇〇元
276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社會主義　蕭公權等著
平裝一九〇元　精裝二三〇元
300兒童心理會診　定價一〇〇元
343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文化傳統的重建
牟宗三等著　平裝一九〇元　精裝二三〇元
344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當代研究與趨向
杜維明等著　平裝二一〇元　精裝二五〇元
379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徐復觀著　平裝三〇〇元
精裝三五〇元
382神經病　鄭泰安著　定價九〇元
387當你所愛的人病了　蔡果荃等譯　定價一五〇元
389晚清政治思想研究　林明德等譯　定價二〇〇元
430信心治百病　鄧萬絹譯　定價五〇元
438如何接觸　吳就君譯　定價五〇元
439家庭如何塑造人　吳就君譯著　定價九〇元
443哲學與生活　羅光著　定價二三〇元
460儒法思想論集　王曉波著　定價一五〇元
462尊聞錄　熊十力著　定價三五〇元
475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　嚴靈峰著　定價一五〇元
485你的許多面貌　朱麗文譯　定價五〇元
502人生反思錄　君智譯　定價三〇元
503中國哲學與三民主義　馮滬祥著　定價二〇〇元
506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余英時著
定價五〇元

宗教類

⑨印度神話故事　五版　葉昂夫人著　定價五五元
95公共關係面相術　一六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五〇元
158現代女性相術　六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五〇元

282認識自己・改造命運　飛雲山人著　定價五五元
331紫微斗數新詮　慧心齋主著　定價一四〇元
413紫微斗數看婚姻　慧心齋主著　定價八〇元
416靈界的訊息　王季慶譯　定價一二〇元
485占星金鑰　劉鐵虎譯著　定價一二〇元
501佛經的故事　葉嘉穀著　定價六〇元

自然科學類

⑥神秘的百慕達三角　廿六版　白勒斯著　定價五〇元
184科學與古老的中國　蔡仁堅著　定價六〇元
216李約瑟與中國科學　胡菊人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應用科學類

⑦父母經第一輯　一四版　金諾特博士著　定價五五元
29食物補療大典　一五版　田敦理、程熙合譯
定價一二〇元
30健身大典　宗以誠、林本根、馮程、吉祥合譯
定價七五元
43父母經第二輯　五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編輯室主編
定價五五元
49身體奧秘　二版　中野昭一著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
53怎樣照顧幼兒(從出生到五歲)　五版　道生博士原著
林埴譯　定價五〇元
55男人的更年期　二版　田多井吉之介著　莊有爲譯
定價六五元
58財源滾滾　七版　邱永漢著　定價五五元
78時髦的行業第一輯　六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90跑步健康法　三版　秦鳳棲編譯　定價四〇元
94皮膚與美容　四版　張武夫著　定價四五元
96時髦的行業第二輯　四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103口腔衛生漫談　三版　榮民總醫院牙科著
定價六五元
124時髦的行業第三輯　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138時髦的行業第四輯　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151愛與性　七版　文榮光醫師著　定價六〇元
152婦幼衛生第一輯　九版　詹益宏醫師著　定價六五元
153現代鍊金術　四版　邱永漢著　定價五〇元
183中國傳統醫學史　陳勝崑著　定價七〇元
191心身醫學　二版　鄭泰安著　定價六〇元
199皮膚保健　吳英俊醫師著　定價五五元
201形而下之道　陵岡泉醫師著　定價六五元
216管理隨筆　商略等著　定價九〇元
221透視乳房　石壁編譯　定價六五元
227小本創業　二版　王子瑋著　定價五五元
243認識小兒科　三版　謝貴雄醫師著　定價五五元
265商場風雲傳眞第一輯　工時副刊主編　定價一一〇元
266商場風雲傳眞第二輯　工商副刊主編　定價一〇五元
267青年商人的掙扎　言商著　定價八〇元
285你能銷得更多　黃衍勳譯　定價八〇元
288法律與工商　排版中
322婦幼衛生第二輯　詹益宏醫師著　定價八〇元
352中小企業經營錦囊　定價七〇元
353事例與定律　洋洋輯　定價八五元
354經營觀念論集　褚宗堯著　定價九〇元
355日本商社人　賴山水譯　定價七五元
359節稅與避稅　洪明洲著　定價一一〇元
367管理人語　鄧東濱著　定價九〇元
381ＣＦ廣告個案　賴明珠編譯　定價二五〇元

22創造的愛　四版　索羅金原著　孫慶餘譯
定價卅五元
93時報法律顧問第一輯　一四版　林世華律師著
定價五〇元
100臺灣要更好　六版　陶百川著　平裝一五〇元
123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　三版　關中著　定價六五元
143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　二版　王作榮著
定價五五元
161政治革新與現代化　胡佛著　排版中
162民主的春雷　胡佛著　排版中
165動亂中的三大洲　賴景瑚著　定價四五元
170時報法律顧問第二輯　五版　林世華律師著
定價五〇元
187向前看中國　二版　吳建國著　定價六〇元
193臺灣經驗與中國統一　卜大中著　定價四五元
194未來社會的競爭　秦鳳棲編譯　定價五五元

413民間治蟲採訪錄　劉淦芝著　定價七五元
431票據春秋　二版　王富茂律師著　定價八五元
432豐田汽車的秘密　二版　廖純銘律師著　定價九〇元
433貸款敲門磚　洪永沛、重岱著　定價七五元
434老闆的故事　定價七五元
440我國農業建設的回顧與展望　黃俊傑等著
定價八五元
464行銷企劃檯　林崇仁著　定價八〇元
465創新經營理念　邱明正著　定價八〇元
466中小企業現代化講座　定價一〇〇元
494維他命養生學　余濟民譯著　定價八〇元
500如何對抗癌症　李豐醫師著　定價九〇元

㉘中美關係問題論集　丘宏達著　定價六五元
㉙民族中興之道　朴正熙著　平裝五五元　精裝九五元
㉚大衆經濟常識答問　徐啓智譯　定價六五元
㉛中共三十年面面觀　中國時報大陸研究室主編
定價六〇元
㉜一代要比一代好　孫思照主編　定價一〇〇元
㉝八十年代的展望　賴景瑚著　定價六五元
㉞日本的困境　徐啓智譯　定價六五元
㉟寇家路窄　孫思照主編　定價一〇〇元
㊱國民黨與中國現代化　彭懷恩著　定價四五元
精裝二五〇元
㊲中華民國的戰略外交與安全　卜大中、齊茂吉著
定價五五元
㊳中美斷交評述　杜南著　沙智彰譯　定價一〇〇元
㊴臺灣經濟發展論文選集　王作榮著　定價二三〇元
㊵神話與意義　王維蘭譯　定價六五元
㊶由中國到世界　卜大中著　定價一八〇元
㊷超越溝通的障礙　鄭又平・雷倩譯　定價七五元
㊸變動世界秩序中的國際問題　關中著　定價九〇元
㊹政治短打　金惟純著　定價一〇〇元
㊺留學生的十字架——波士頓通訊選集　定價一七〇元
㊻臺灣的消費者運動——理論與實際　蕭新煌等編
定價一五〇元
㊼中華民國政治體系的分析　彭懷恩著　定價二三〇元
㊽言曉政論集　邱楠著　定價一五〇元
㊾財經政策大辯論　工商時報編　定價一五〇元
㊿大學之理念　金耀基著　定價八〇元
(51)財經文存續編　王作榮著　定價二三〇元
(52)國際傳播的挑戰與展望　李金弈著　定價一五〇元
(53)理想與現實　葉啓政著　定價一五〇元

史地類

(15)史前文明的奧秘　一〇版　鄧尼肯著　孫慶餘譯
定價六〇元
(38)顧正秋的舞台回顧　三版　平裝五五元　精裝七五元
(46)白宮煙雲　二版　海倫湯瑪絲著　黃秀清譯
定價四五元
(52)世界軼聞大典　二版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
(62)南海展痕（第一冊　尋幽探勝篇）　三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
(63)南海展痕（第二冊　原始民族篇）　三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
(71)亂世佳人費雯麗　初版　羅景台譯　定價五〇元
(73)天王巨星克拉克蓋博　初版　陸君和譯　定價五〇元
(80)馬來風情　初版　劉昌博著　定價五〇元
(81)三十年代作家評介　二版　丁望著　定價五〇元
(84)日本觀風小記　樂恕人著　定價四五元
(92)影壇長青樹伊麗莎白泰勒　初版　中國時報譯
定價五〇元
(120)魯迅正傳　三版　鄭學稼著　平裝一八〇元
(150)往事知多少　一四版　陳香梅著　平裝一八〇元
精裝二二〇元
(160)追憶集　張研田著　定價四五元
(167)季辛吉回憶錄　羅久蓉／莫昭平合譯　平裝五五元
精裝八五元
(204)虎口餘生錄　李永剛著　平裝六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212)季辛吉回憶錄——中國部份　本公司特譯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一五元
(215)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　逯耀東著　平裝六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25)蕭紅評傳　鄭繼宗譯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34)民國史縱橫談　吳相湘撰述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37)新文學作家列傳　趙聰著　平裝一八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39)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作家小傳　黃武忠著
定價九〇元
(49)非洲獵奇　吳炫三著　定價八〇元
(54)晏陽初傳　吳相湘編著　平裝三五〇元
精裝四〇〇元
(55)史學與傳統　余英時著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59)鍥而不捨　沈君山、黃俊傑合編　平裝二〇〇元
(60)國父七訪美檀考述　項定榮著　定價一三〇元
(74)國史與國事　邵玉銘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99)旅次札記　劉克襄著　定價七五元
(103)西洋史學名著選　李弘祺編譯　定價二一〇元
(135)天竺之旅　古蒙仁著　定價二五〇元
(136)蓬萊之旅　古蒙仁著　定價二五〇元
(143)三十年來話從頭　周令飛著　定價六〇元
(144)趙翼傳　杜維運著　定價二二〇元
(159)世界名經濟學者小傳　歐陽正宅著　定價八〇元
(173)天涯・海角・華夏　程明坤著　定價一〇〇元
(191)卡夫卡的故事　張伯權譯　定價八〇元

語文類

①當代中國小說大展　一二版　高上秦主編
第一、二輯各九〇元
②洋人在臺北　一〇版　高上秦主編　定價五五元
⑧人小鬼大集　廿八版　姑隱著　定價五五元
⑫洛陽一一版　南宮搏著　定價七五元
⑰西潮的彼岸　七版　李歐梵著　定價一〇〇元
㉑楊貴妃一一版　南宮搏著歷史小說　定價一五〇元
㉓風潮・風潮　三版　安平著　定價卅五元
㉔龍套的哲學　三版　也行著　定價卅五元
㉕春來燕歸人未歸　四版　中國時報海外專欄選集
定價四〇元
㉖現實的邊緣　五版　中國時報人間專欄選集
定價四五元
㉛一個離婚婦人的日記　九版　光泰著　定價六〇元
㊱最佳科幻小說選　王溢嘉譯　定價六五元
㊶人間小故事　七版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徵文選
定價六〇元
㊺逃避婚姻的人　五版　光泰著　定價四〇元
㊼夢與醒的邊緣　二版　司馬長風著　定價四五元
㊽人生的錦囊　一四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專欄選輯
定價七五元
㊼中國古典小說的愛情　五版　葉慶炳主編
定價七〇元
㊶寂寞的夕陽　二版　楊乃藩著　定價卅八元
㊹美國雜碎　二版　光泰著　定價四〇元
㊽萬古雲霄一羽毛　初版　李永平等譯　定價卅元
㊾文藝風雲　初版　司馬長風著　定價五〇元
㊿寧爲女人　一八版　洪小喬著　定價五〇元
(77)當代中國武俠小說大展　五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編
定價六〇元
(82)草原上的小屋　初版　羅拉英格爾著　黃楊譯
定價卅元
(85)臺語溯源（時報海外叢書之二）　六版　亦玄著

定價五五元

(86)夜讀隨筆　初版　丁望著　定價四〇元
(91)人性的證明　初版　余阿勳譯　定價四〇元
(97)古老的順城河　二版　馬瑞雪著　定價三〇元
(98)金瓶梅的藝術　四版　孫述宇著　定價五〇元
(99)雲漢悠悠　初版　姜貴著　定價卅五元
(100)青青子矜　一四版　陳曉林著　定價七五元
(107)夏濟安日記　九版　夏濟安著　定價六五元
(109)鳥呼風　七版　顏元叔著　定價六五元
(110)桑科有話要說（原非非集）　二版　張曉風著　定價五五元
(111)方舟上的日子　五版　朱天心著　定價五〇元
(112)以蟑螂爲師　一三版　夏元瑜著　定價七五元
(115)露泣蒼茫　三版　羅龍治著　平裝六〇元
(116)愛情爆炸事件　六版　洪小喬著　定價五〇元
(117)勒馬長城　五版　逸耀東著　定價七〇元
(122)花香銅臭讀紅樓　二版　趙岡著　定價五〇元
(125)我見我思話東瀛　四版　鄭羽書著　定價四〇元
(126)騁思樓隨筆　二版　邱言曦著　平裝五〇元
精裝八〇元
(127)談笑文章　七版　夏元瑜著　定價六五元
(128)洋妞攀像　二版　莫珍妮著　定價四〇元
(129)龍哭千里　三版　溫瑞安著　定價五五元
(132)狂飆英雄的悲劇　四版　羅龍治著　定價五五元
(134)梁實秋論文學　二版　梁實秋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著一五〇元
(135)梁實秋札記　三版　梁實秋著　平裝九〇元
精裝一三〇元
(137)笑談西遊記　三版　姚詠夢著　定價四五元
(139)我的第一步（上冊）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141)我的第一步（下冊）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141)千年貓　三版　倪匡著　定價五〇元
(144)故園情　三版　唐魯孫著　定價七〇元
(145)困學集　二版　傅孝先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146)中國人　三版　叢甦著　定價七〇元
(151)未完成的悲劇第一輯　三版　莊因著　定價五〇元
(153)第一屆時報文學獎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157)劍俠李白　三版　江南書生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158)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　六版　金耀基著
定價六〇元
(166)懷人紀事集　樂恕人著　定價七〇元
(171)花魁　高陽著　定價五〇元
(174)夢幻騎士　古蒙仁著　定價七〇元
(175)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　二版　沈謙著　定價六〇元
(176)悲涼之旅　金恒煒・張文翊合譯　平裝八〇元
精裝一二〇元
(181)誰來關心我　鄭羽書著　定價六〇元
(183)中國大陸抗議文學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187)未完成的悲劇第二輯　莊因著　定價五〇元
(190)新文學的傳統　夏志清著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192)青舍散記　傅述先著　平裝六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193)中西比較文學論集　鄭樹森等編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196)萬里風煙（三版）　附彩色插頁　葉維廉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205)飲之太和　葉維廉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211)廣闊天地　虞雪著　平裝六五元　精裝九五元
(214)再見，最後的探戈　黃光國著　定價九〇元
(217)徐志摩詩文補遺　梁錫華編　平裝二三〇元
精裝二七〇元
(220)婚姻、昏因　雨虹著　定價五五元
(222)彩虹山　誠然谷著　定價一三〇元
(223)雨季中的鳳凰花　古蒙仁著　定價六五元
(224)第二屆時報文學獎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226)人生劇場　張百里著　定價六五元
(228)明鏡亦非臺　段昌國著　定價六五元
(230)親情　三版　方瑀著　定價五五元
(234)天下第一捕快　陳雨航著　定價七〇元
(235)伏虎　張貴興著　定價一二〇元
(236)賴索　黃凡著　定價七〇元
(237)清水海岸的冬天　江彤晞著　定價七五元
(240)徐復觀雜文——論中共　徐復觀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241)徐復觀雜文——看世局　徐復觀著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242)徐復觀雜文——記所思　徐復觀著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243)徐復觀雜文——憶往事　徐復觀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245)掌上雨　余光中著　平裝六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246)左手的繆思　余光中著　平裝五五元　精裝九五元
(248)英美現代詩選　余光中著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249)蓮的聯想　余光中著　平裝五〇元　精裝九〇元
(252)來自柏城　吳建國主編　定價七〇元
(253)臺灣今古談　古山著　定價七五元
(255)流浪組曲　莊因著　定價六〇元
(257)愛情神話　光泰著　定價五〇元
(258)進香　詹明儒著　定價一〇〇元
(259)鷄翎圖　張大春著　定價七五元
(262)雲橋飛絮　張漱菡著　定價一四〇元
(265)中國小說史集稿　馬幼垣著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266)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　趙聰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268)五四文壇泥爪　趙聰著　平裝九〇元　精裝一三〇元
(277)鐘聲二十一響　阿圖著　定價七〇元
(278)有女懷鄉　韓韓著　定價九〇元
(281)多少英倫舊事　徐鍾珮著　排版中
(283)性情與文化　曾昭旭著　定價一〇〇元
(290)七好虹橋　定價一〇〇元
(292)自强集　曹志源著　定價一三〇元
(294)彷彿在君父的城邦　楊澤著　定價一〇〇元
(295)獨樂園　高大鵬著　定價一〇〇元
(296)陶詩新論　高大鵬著　定價一〇〇元
(297)南極光　後人著　定價四五元
(299)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散文獎　高上秦主編　付印中
(300)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敍事詩獎　高上秦主編　付印中
(302)黃凡的頻道　黃凡著　定價六五元
(303)噴野　羅門著　定價八五元
(305)法律不承認的行業　定價六五元
(307)唐人街的小說世界　劉紹銘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308)吐露集　喬志高著　定價二〇〇元
(309)十年散記　洪素麗著　定價一一〇元
(310)十年詩草　洪素麗著　定價一〇〇元

㉞徐復觀雜文續集　徐復觀著　平裝二一〇元
精裝二五〇元
㉟長夜思親　許家石著　定價一一〇元
㊱傳播拼盤　朱立著　定價一五〇元
㊲擊楫中流集　曾虛白著　定價二三〇元
㊳大衆傳播與現代化　鄭貞銘著　定價一五〇元
㊴英美十六家　吳魯芹著　定價二〇〇元
㊵花旗夢　彭邦著　定價七五元
㊶梅花邨　惠天著　定價一〇〇元
㊷時間之傷　洛夫著　定價一三〇元
㊸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　魏子雲著　定價一八〇元
㊹傳播學　李茂政著　定價二〇〇元
㊺錯誤十四行　張錯著　定價一〇〇元
㊻貝殼心笛　定價六五元
㊼浪漫之餘　李歐梵著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一五元
㊽城裏城外　陳若曦著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㊾生活隨筆　陳若曦著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㊿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　孫述宇著
平裝二〇〇元　精裝二四〇元
(51)瘦人天氣　葉子著　定價七五元
(52)大時代　黃凡著　定價八〇元
(53)南洋鄉土集　王潤華著　定價六五元
(54)論王國維人間詞　周策縱著　定價五〇元
(55)火眼金睛　卜漁兒著　定價一二〇元
(56)秋絲草　許芥昱著　定價七五元
(57)法櫃奇兵　茅及銓譯　定價九〇元
(58)夜　謝道峨譯　定價五〇元
(59)法律與國是　傅崑成著　定價一〇〇元
(60)憂國淑世與寫實創新　章益新著　定價九〇元
(61)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史料篇　柏楊編
定價三〇〇元
(62)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小說篇　柏楊編
定價三〇〇元
(63)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散文篇　柏楊篇
定價三〇〇元
(64)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新詩篇　柏楊編
定價三〇〇元
(65)媽婦入門　胡台麗著　定價九〇元
(66)人在天涯　謝冰瑩著　定價一五〇元
(67)在廢墟上——大陸地下刊物小說選　林也牧編
定價七〇元
(68)亞洲現代詩集　白萩・陳千武編　定價二〇〇元
(69)關心集　許倬雲著　定價一八〇元
(70)巡訪手記　金惟純著　定價九〇元
(71)美國最新科幻小說精選　李政猷譯　定價八五元
(72)風雨塵沙　曾焰著　定價一二〇元
(73)美斯樂的故事　曾焰著　定價八五元
(74)詩的詮釋　李瑞騰著　定價九〇元
(75)寂寞之旅　李瑞騰著　定價七五元
(76)迎曦集　曾虛白著　定價二一〇元
(77)灰色之癡　楊乃藩著　定價一二〇元
(78)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　鄭樹森著　定價七五元
(79)中國文學與文學家　張健著　定價八〇元
(80)禍福休戚肩上扛　李利國著　定價八〇元
(81)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　翟志成著　定價二〇〇元
(82)起來吧！中國的脊樑　翟志成著　定價一二〇元
(83)傾斜之書　羅智成著　定價一〇〇元
(84)惡徒　王幼華著　定價一〇〇元
(85)癌症病房　劉安雲譯　定價二五〇元
(86)無心圓　鄭賓娟著　定價一〇〇元
(87)屋頂上的魚　呂學海著　定價七〇元
(88)劍梅筆談　逸耀東著　定價八〇元

(89)有餘篇（甲）　梁錫華著　定價八〇元
(90)有餘篇（乙）　梁錫華著　定價八〇元
(91)宋林遠征記　董時進著　定價七五元
(92)知識人的出路　丘爲君著　定價七五元
(93)休而未朽集　柳無忌著　定價一五〇元
(94)學林漫步　庸椽樓主著　定價九〇元
(95)金婚　徐櫻著　定價一二〇元
(96)失去的畫眉　陳其茂著　定價七五元
(97)輪迴　鍾玲著　定價七五元
(98)秦始皇劇本　魏惟儀著　排版中
(99)摸象感言　後人著　定價一〇〇元
(100)觀念的火種　徐木蘭著　定價一〇〇元
(101)憤怒的葡萄　渡也著　定價七五元
(102)散文與詩　陳香梅著　定價一五〇元
(103)天國之門　黃凡著　定價七五元
(104)歷史的樂鋤　羅龍治著　定價八〇元
(105)徐復觀雜文再續集　徐復觀著　排印中
(106)徐復觀先生紀念文集　排印中
(107)道德・文章　劉紹銘著　定價一二〇元
(108)林亨泰詩集　林亨泰著　定價七五元
(109)文學的信念　蔡源煌著　定價一四〇元
(110)文學評論集　鍾玲著　定價九〇元
(111)蒼天漠漠　曾焰著　定價七五元
(112)滇池煙波　曾焰著　定價七五元
(113)天堂鳥　黃海著　定價八五元
(114)英武故里　劉紹銘編　定價二〇〇元
(115)千金之邦　劉紹銘編　定價二〇〇元
(116)香港的最後一程　漢元著　定價一二〇元
(117)雙玉環怨　張錯著　定價一〇〇元
(118)北京的故事　馬森著　定價一〇〇元

美術類

(119)追尋民族音樂的根　許常惠著　定價五五元
(120)畫我故鄉　五版　藍蔭鼎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七〇元
(121)呂炳川音樂論述集　呂炳川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122)茶邊論畫　林馨琴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123)你是音樂家　二版　游昌發著　定價五五元
(124)向現代開拓　楊蔚著　定價六五元
(125)家庭攝影　陳甫彥著　平裝一八〇元　精裝二二〇元
(126)鏡頭的抉擇　三版　閻凱毅著　平裝二〇〇元
精裝二五〇元
(127)趙樹海的歌謠世界　趙樹海著　定價四五元
(128)好來塢觀星錄　但漢章著　定價一四〇元
(129)太極拳指引　劉秋麟著　定價一一〇元
(130)形意拳指引　劉秋麟著　定價一一〇元
(131)家庭攝影　三版　閻凱毅著　平裝二〇〇元
(132)鏡頭的抉擇　精裝二五〇元
(133)視覺的震撼　初版　閻凱毅著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二〇〇元
(134)自西徂東　韓國鏡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七〇元
(135)張大千的世界　謝家孝著　平裝一八〇元
精裝二二〇元
(136)姜成濤民謠集　姜成濤著　定價七〇〇元
(137)藝術之旅——歐洲篇　陳景容著　定價二〇〇元
(138)繩結藝術　張智人著　平裝三〇〇元　精裝三五〇元
(139)決定的瞬間　閻凱毅著　定價二八〇元
(140)歐豪年作品集　楚戈編　定價一二〇〇元

報導文學

(87)凜風血雨天安門　初版　夏之炎著　李永熾譯
定價卅八元
(87)血洗高棉　七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譯　定價四五元
(88)中共特權階級的生活　康明淑著　定價五〇元
(113)西貢淪亡記　六版　歐清河著　定價五〇元
(148)長在手上的刀　二版　林清玄著　定價七〇元
(149)黑色的部落　二版　古蒙仁著　定價八〇元
(150)第一屆時報報導文學獎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160)爲歷史作證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177)拔後西貢—西貢淪亡記續集　歐清河著　定價七〇元
(182)民間戲曲散記　邱坤良著　定價六五元
(185)中國飛行　梁景峯譯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189)時空的筆記　李利國著　定價八〇元
(207)尋找老臺灣　馬以工著　定價七五元
(210)共黨治下四年的越南　何燕生著　定價五五元
(256)在黑暗中迎曦　林清玄著　定價九五元
(261)難遣人間未了情　林清玄著　定價八〇元
(263)失去的水平線　古蒙仁著　定價一〇〇元
(284)公害與你　廖名鴻譯　定價一〇〇元
(293)我在人類文明的生死分水線上　李利國著
定價五五元
(298)第二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獎　高上秦主編　付印中
(301)大陸去來　朱君逸著　定價七〇元
(302)又見北平　侯榕生著　定價七〇元
(361)在刀口上　林清玄著　定價一〇〇元
(362)誰來吹醒文化　林清玄著　定價一〇〇元
(390)金三角・邊區・荒城　柏楊著　定價一〇〇元
(396)向癌症進軍　林今開編　定價八五元
(409)青青山頭上的血痕　李利國著　定價七五元
(436)革命之子　梁恒・夏竹麗原著　定價一六〇元
(453)林彪的陰謀與死亡　姚明理著　莫昭平等譯
定價九〇元
(458)大地反撲　心岱著　定價八〇元
(492)大陸集中營　彭銀漢著　定價一二〇元

時報漫畫系列

知識類

(476)生態學　定價九〇元
(477)愛因斯坦　定價九〇元
(478)經濟學家　定價九〇元
(479)達爾文　定價九〇元

生活類

(483)烏龍院特輯一集—五集　每本定價五〇元
(505)烏龍院專輯　定價五〇元
(507)戰士黑豹上、中、下　各定價二五元

應用類

(490)談判高手　鄧東濱譯　定價九〇元
(491)一等主管　鄧東濱譯　定價九〇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時報書系(496)

天堂鳥

著　者　黃　海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　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校　對　張守雲
印　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二號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一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三四號

定價新臺幣八十五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